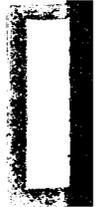


創作文庫

反政

張天翼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MG
I246
26



3 2173 9578 3

康文作集
(二)

改反

冀文張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

目次

成業恆.....	1
反攻.....	7
脊背與奶子.....	101
豐年.....	121
一件尋常事.....	103

成業恆

這是某君給我的小說材料。我偷了懶，拿原件來發表了。這已徵得了他的同意的。但人名地名叫我都改過。因爲之抄校一過，並捏造了一些姓名。

題目是我加的。又因原作者不願寫出他的真姓名，故只好由我署名，如果我把『成業恆』這假名字署上去，就像是欺騙讀者了，對不對。——天翼。

季倫志兄：

此次晉謁潘公，原想潘公給我一個位置，或給我向什麼地方介紹。結果是無法可設。不但此也，他還對人說，『成業恆有共產嫌疑』

1
『疑！』怎麼，我成業恆有『共產嫌疑？』

潘公也許因爲看我坐了將近兩年的監，就這麼疑心我。可是這次坐監的事你是明明白白的，不是麼？我們敵縣的土豪劣紳誣告我們，還用錢買通敵縣的保衛團，我們就冤哉枉也地被拘了兩年。我們都是敵縣縣黨部的執行委員，保衛團拘我們的時候還引起地方上的學生們的反對的。而潘公說我有反動嫌疑！

我家裏所有的產業給共產黨幹完了，家也燒了。我和共產黨有共戴天之仇，怎麼會是有共產嫌疑呢？

在敵縣委員任時，我們會抓住幾個土豪劣紳，因此他們仇視我們。土豪劣紳和共產黨一樣，是也要懲辦的。敵縣的土豪劣紳看不起三民主義哩：他們說——『三民主義的文筆不好！』你看土豪劣紳可

恥不可恥！怎麼，潘公也像土豪劣紳一樣說我有『共產嫌疑』？

不給我設法倒不要緊，可是疑心我有反動嫌疑，却非洗刷清楚不可。茲附上文件數件：內有我自己做的一篇剿匪紀實，記述我隨軍剿匪的事，蓋當時我有個提案，『執監各委皆須隨軍剿匪』。文章當然不好，不過表白我是如何的反共而已。（此文載黨聲週刊，敵縣縣黨部辦的刊物）。文件中還有敵縣三五日報上的一則新聞，敘我們被拘時當地學界及黨部之憤激。其餘是我被拘時寫的雜記。這些附件，請你轉陳潘公，即可了解我之非反動分子也。

潘公此次之不爲我幫忙，或即因爲疑心我之故。看了這些附件之後，他當能釋然，那時務請你乘機進言。你當然會肯的，是不是？你

是我的知己，我不瞞你：我真窘迫極了。我客棧裏欠了他好多花邊，老板天天逼我還。天天而且還得吃飯。不勝糟糕之至。因此無論如何，你要給我在潘公前吹噓吹噓。事無論大小，我都願幹。至於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而且在那些附件裏可見到一二。

這封信請別給潘公看見，否則他要不高興我的。

這些附件請你馬上就轉陳，愈快愈好。潘公如有何表示，請立刻寫信通知我。至託至託。

麻煩你許多次數，真是對不起。但我實在是出於不得已，否則我簡直沒有辦法。好在你是我的知己，諒不見怪。專此敬頌
公綏。

弟成業恆鞠躬。

附件看過，即請寄還。

附件一

登在黨聲週刊上的剿匪紀實

一

一個晴天霹靂——共產黨到了北鄉，我的家裏給弄毀了，房子燒掉了！

完了，什麼都完了！

美麗的家園。後山上的筍。塘裏的魚。溫暖的家。甜的米酒。院子。倉庫。我的房間。可是什麼都完了。

父親到哪裏去了，愛我們的但是很嚴厲的父親？給殺了麼？

我生長着在的家園呀：我可以記得院子裏有多少石板，也可以數得出屋上有幾片瓦。可是現在——

復仇，準得復仇！

黨部開會。

『執監各委都要親自隨軍剿匪。』

通過。

着呀，大家去。得抓幾個共產黨來，用自己的手斫他，用自己的手鎗斃他。血像放在開水壺裏燒着似地沸起來。手發抖，可不是冷：路上寸多厚的積雪，頂頭來的北風，可冷不着我。

大家伴着一營兵出城，往北四十三里，在劉家坪駐紮了下來。委

員同志們一個一個都回城裏去。我不走。

『成同志不回城裏去？』康營長問。

『我要跟你們剿匪到底。我同共產黨的仇……』

康營長掏出兩支煙來。

『聽說你府上已經……？』

『是呀，』我點煙。『我還想回去看看。我家裏有……這裏去有二十里。』

家裏成了個什麼樣子：天知道！想哭。想發脾氣。我要是抓到一個……

『那麼你正可報一報仇，』康營長吐了個煙圈。

『哼，正是這句話！』

『你冷不冷……你吃酒麼？』

『吃呀。』

話就談開了。他問了我許多家裏的事。他歎着氣，搖着頭：

『真可惜呀，經營起這樣一個家來真不容易。』

誰不是這麼說。可是現在完了，啊啊，完了！

『匪退了就可以……』給我斟酒。『你酒量倒很好。』

『這種酒我還喫不大來。我們家裏有種米酒真好喫，我平素總是

……』

『甜的，是不是？』

『有一點點甜。我們家裏很多很多，現在……哼哼，我真要抓個匪來親手辦他！……家裏燒掉了。什麼都毀掉了。……無論如何非報仇不可！……』

機會來了：步哨抓到了一個。

『報告營長：這是他身上搜出來的。』

唔，「捲紙——共產黨的什麼議決案。」

「成同志，康營長把一隻右手搭在我的肩上，『你的機會來了。讓你去辦，好不好。』」

『看，看我的！……操你媽，我得先看看這個是什麼貨色。』
心跳得差點兒沒奔出口腔來，制也制不住。

時候是下午四五點鐘，天可就黑了。那傢伙站在門裏，門外地上的白雪襯出他那全身的輪廓，非常清楚。燭光一搖一搖，就把那傢伙的臉子照得一紅一紅的。中等身材。闊肩膀。扁扁的鼻子。怎麼，這好像是……

再仔細瞪着眼瞧：這傢伙明明是——

「怎麼，這是你！……你是劉……劉……」啊呀，名字可記不起了。

「呃，康同志，我……呃，我不辦這案子。」

「爲什麼？」康營長張大着眼。

「這是我一個熟人。他是劉家坪的。他同我小時候是同學。他叫

劉……劉……劉什麼呀？記不起了。他叫做那個：劉……」

康營長翻着那捲搜出來的東西：

「這上面也許有他的名字，我們看看。……這裡……哪，這裡有個名字：劉……」

「唸，正是他：劉明，不錯，劉明。……怎麼，他是個什麼書記，嚇！」

二

審問。

我坐在房裏抽煙，靜靜聽着隔壁：康營長在盤問那劉……不錯！

劉明。他叫劉明招出幾個重要人物來。

沉默。外面呼呼的風。

「喘槓！」

槓子響。手忙腳亂的聲音。好傢伙，這貨色得喫點……可不是。

那劉明開了口。

「好，」康營長說。「那麼說出來。」

「我有個本家叔叔，他是……」

「什麼名字？」

「劉自安。」

什麼，劉自安？這劉自安我知道。他是個土豪劣紳。這劉明真滑頭，供了這麼一個人。可是劉自安也該抓他一下。

『成同志，康營長問我！『你可知道一個什麼劉自安？那劉明供出了他。』過了會兒：『你爲什麼不開口？』』

我笑。

『那劉自安——共產黨呢或者不是，不過他是土豪劣紳。我們倒正可趁此機會抓他來辦一辦。』

『不過……抽支煙罷……不過我們是來剿匪的，要緊的是幹掉共產黨，土豪劣紳倒在其次，是不是。』

我正點着煙，就趕快扔掉火柴，把煙從嘴裏拿下來：

『然而不然！土豪劣紳非辦不可：共產黨所以能夠這麼猖獗，完全是土豪劣紳的……他們的……土豪劣紳壓迫農民，所以他們就跟着

共產黨跑。……如果沒有土豪劣紳，也就不會有共產黨。從這一點看來，土豪劣紳也是我們的大敵人！……噲，非辦一辦不可！……怎麼樣？」

「真是一篇極好的演說。……話是不錯，不過……」
康營長抽着煙走來走去：想着些什麼。

「我告訴你：那劉自安究竟是不是共產黨我還不敢保。這劉明是共產黨裏的重要分子，他既然供了那個劉自安，我們總得……」

「好！」

第二天一天亮就從城裏把那劉自安抓到劉家坪來。老頭子，五十多歲，八字鬍子。這也是我的熟人：我們家裏還喫過他的虧的——欠

了他的債，受着他的逼，他家私一天天大起來。哦，你也有今天！

『我不是共產黨呀，』——審，他就哭喪着臉。『我是北鄉的團總，怎麼會是共產黨呢？……』

『你的娃兒親口供的，怎麼你說……』

『劉明是共產黨……我實在不是……我……成同志……成業恆同志曉得我的，成先生……成同志……』

嚇，叫我保？正要辦辦你這土豪劣紳！——踹槓！

『呃呃呃……我招我招：就算是共產黨罷。……』

『押起來！』

縣政府給了縣黨部一個公函，縣黨部給了康營長一個公函：證明

劉自安不是共產黨，當天下午可就交保釋放了。

三

我們喝着酒。

『成同志，你很恨土豪劣紳，是不是？』

『當然。我家裏也喫過土豪劣紳的虧的。土豪劣紳而且還是逼老百姓當土匪當共產黨，我們更非打倒他們不可。』

『你更恨共產黨，是不是？』康營長啜了口酒。

『共產黨毀了我的家，燒了我們的房子：你想想呢。』

『你是忠實同志。』

那不用說。

「好，」康營長拉住我的手。「這樣罷：那個什麼書記，那劉什麼，那劉……」

「劉明。」

「唔，劉明。劉明的死刑你去執行，好不好？」

「那有什麼不好！」

「真的？」

「真的。」

「他是你的朋友呀，」他笑。

「怎麼，朋友就饒了他？……操你媽，他們把……」

「哪，這里有桿馬鎗，」康營長指指牆上。「明天……」

明天我得親手幹掉一個仇敵！

抓一抓手：一言爲定。可是康營長笑着。笑什麼，還當我說着玩的？

一覺就睡到那明天。

那劉明給綁了大花結，一面旗子寫着罪狀插在他背上。一些兵押着他走，吹着號：拉大拉大低……

『成同志，昨天的話算不算？』

『我……我……別的共產黨我可以剝他成肉醬，這個是……這個劉明是……他同我從小在一起的。……』

『唔唔唔，康營長笑起來。『昨天酒喫得太高興，說起話來是很

那個的。……上馬罷。」

「我不會騎馬哩。」

「叫人扶着，」他跨上一匹馬。「上去的時候抓住馬頸上那撮毛上去。騎上了就把兩個膝踝子緊緊夾住。」

「唔。」

我們跟着押犯人的隊伍往東走了什麼三五里路。那劉明得在這兒

驗明正身，執行死刑。

「怎麼樣，成同志？」

「呃，別開玩笑罷。我連鎗怎樣放法都不知道。」

「很容易：哪，這麼對着。這個手放在這里。這個手指在這里。」

扳。怎麼樣，成同志，這回沒有什麼話說了吧。哈哈。」

「好，算我的！……管他是朋友不是朋友，是同學不是同學，總之是我們的仇敵！……拿鎗來！」

仇敵！……居然我自己手裏拿着了馬鎗對準了我們的仇敵！……

擎着馬鎗：鎗口離劉明的後腦只寸多遠。咬緊着牙，使勁地把右手食指那麼一扳。

我從來沒開過鎗。真奇怪：鎗機只一扳，一聲也不聽見響的，那劉明馬上就倒了下去。鎗不響他怎會倒呢，詐死麼？

接着——前面丈多遠的地上才一聲響：拍!!!叫人嚇一跳。

「成同志，你開鎗的時候手發不發抖？」

「哪里！」我大聲說。「我痛快。」

「我們回去喫盃酒給你壓壓驚。」

「酒是喫。怎麼說「壓驚？」」

「好好好，我說錯了，對不起。」

四

我們老黨在這兒麼？總得再多抓幾個共產黨呀。

我同着張排長帶一排人往鴨嘴山去。山下那村子裏非得抓一大把敵人來的。

「他們」看見我們去就跑掉了。」

不，有一條妙計：我們這排人可以扮做他們的樣子。得，就這麼

着。大家身上吊着一條紅布。唔，像得很。

走着走着近了鴨嘴山。雪全化了，只瞧見橙黃色的巖石和灰色的樹枝。我和張排長騎在馬上，望着前面。前面一些屋子上勻着一層薄薄的煙：他們在煮早飯哩。

前面有兩個老太婆。我們追了上去。

『喂，老同志老同志！』

她們站住了，打量着我們。

『老同志，區委在哪里？』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喂，』張排長放低點聲音。『我們是紅軍呀，我們有話要告訴區

委。……」

「我不曉得區委在那裏。」

「我們大家都是同志哩。前面的國民革命軍。……」

「什麼？」

我怕她們看出我們的破綻來：他們趕着我們叫「白軍」的。

「前面白軍離我們只有四五里地，」我插嘴，「我們要去告訴區

委。……」

「你們真是同志麼？」

「是呀是呀。我們是被白軍打敗了逃回來的。」

兩個老太婆互相瞧了一眼，一個就：

「跟我來罷。」

給帶到一所屋子門口。這兒有些老頭兒在說着話。還有些小孩子。門裏有些年青的跑出跑進。這些看樣子全是農人。

「找區委什麼事？」一個三十幾歲的男人走出門口。穿一件藍棉襖，腳下一雙草鞋。

「我們要報告軍情：前面四五里路就有白軍。……我們要見區委。……」

「我就是區委。……」

你！好，拿下來！

一把——十幾雙手一把就把他抓住了。

「其餘的傢伙在哪里？」一面問，我一面劈了他兩個嘴巴子。「乖地帶我們去，不然……」

「這里沒有。你們跟我過鴨嘴山。」

張排長和我又跨上馬。泥路上水濛濛的，馬蹄子踏上去就吱雜吱雜地響。

「張同志，今天我們要抓個過癮。太少了真不過癮哩。」

路旁一條小溝，裏面雪還沒化，就像一條白帶子。一片都是田，小樹也沒一棵。鴨嘴山就在面前了，高聳得像一塊板子似地在前面矗立着。

一個什麼書記，一個什麼區委。要是把燒我房子的土匪抓住，

那，哼，我得一寸一寸剝他的肉！

過了鴨嘴山還可以到家裏去看看。這條路我常走，我記得清楚山上有幾棵樹，有多少山阿。可是現在並不是安安穩穩回家去。現在我哪里有家？現在我……

轟隆!!!……

山震動了。田震動了。馬驚得跳起來：我們給摔到了雪溝裏。

敵人在山上架上礮打我們！他們怎麼知道的呀？

「中計了，中這傢伙的計了！這傢伙故意帶我們上山去的……」

逃了沒，那傢伙？」

「綁着哩。」

轟隆！……轟隆！……轟隆！……

「喂，你們兩個解他到營部去！……」

轟隆！……轟隆！……

「這裏掩蔽物一點沒有呀……」

「退到村子裏去罷……」

「張同志，包圍那村子肅清牠！……」

大家向原路走。四面都是火藥味兒。我們用了散兵線的形式包圍

了村子：拍！拍！拍！——三排鎗

村子裏的人正在喫飯，大家都捧着飯碗跑了出來。男子們四面瞧

瞧，似乎在看是怎麼回事。女人們拖着小孩子跑。可是她們跑不掉：

倒的倒了，抓的抓住了。」共帶走四五十名，綁的繩子不夠用。

審是我審的。

「你不是共產黨？」

「匪軍先生……」

「什麼？」

「匪軍先生，我不是……」

「什麼——你叫我什麼？」

「我們都叫你們「匪軍」。……你是個先生。……」

「豈有此理！……你們才是匪哩。……你說，你是不是共產黨？」

「我不是。……」

『你不招？……給我打！』

劈劈劈劈劈！——打軍棍。

『我是農民呀，我是種田的呀。……農民協會我是加入的。……』

『你爲什麼要加入共產黨的農民協會呢？你應當加入國民黨的農民協會。……帶下去！……你呢，喂，你——你招出來，是不是共產黨？……』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口供。這麼一個個審完，就把他們解到縣黨部，再從那裏解到省裏去。

這天晚上，縣黨部有幾位同志催我回縣城去，有重要的事待解決。於是我回到縣黨部。於是我的剿匪生活暫時告一結束了。

附件二

敵縣三五日報本縣要聞一則

縣黨部執委成業恆王伯陶，爲本黨最忠實之同志。平日反共最力，成委員且隨軍剿匪，曾手刃暴徒十數名。對於懲辦土豪劣紳，亦不遺餘力，乃土豪劣紳劉某等，卽懷恨在心，勾結本縣保衛團，十二日將成王二委員橫加逮捕，已誌本報。茲悉本縣各級黨部及學生會各團體，以保衛團濫捕重要黨員，頗爲憤怒，復於昨日（二十九日）開一聯席會議，討論營救辦法，議決：一，令保衛團立卽釋放並向成王二委員道歉。二，電呈省政府省黨部請撤換金縣長。惟昨日下午縣府已將成王二委員解省，想不日卽可釋放也。

附件三

三五日報社的緊要啓事一則(登在別的報紙上的)

敬啓者：敝社昨日忽來流氓十數人，自稱某旅軍官及縣政府職員，謂敝社偏袒成業恆等共黨，並侮辱地方長官，指爲反動，言已卽一齊動手，將敝社搗毀一空，然後呼嘯而去，致本報不能不停刊數日，惟愛讀本報諸君諒之。除呈請縣政府緝查外，謹此啓事。

附件四

在看守所裏寫的雜記(註)

(註)所謂雜記，其實是日記，但我只照原文直抄，不加改動，格式也是本來面目。又，這日記只寫了日子，不著月份，也是原文如此。

一天裏。

真糟糕，這樣一件事拖了這幾多時候：一直到現在還不釋放，可是不必怕：保的人多哩。

還可找什麼人麼？不錯，老許在警備司令部當執法處長，可以寫封信給他請他說句話。他很不錯，當縣長的時候和我很好。

二十九日

一到看守所，就有幾個犯人瞪着眼對我瞧。他們彼此低聲說了些什麼，又瞧着我。怎麼，他們認識我？唔，這些臉子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可是記不起。

「你還認識我們麼？」有一個問。

「我不認識。我……」

他們格格兒格格兒地笑起來。怎麼回事呀？

「你們是誰？」

「不認識麼？先生你是……」

「先生怎麼到這里來的？……不認識我們？我們倒認識你。格格

格格格……」

「你們是誰呀，到底？」

「哼，你不認識我們。我們還是你帶進來的哩。」

「怎麼，你們是……？」

「我們是劉家坪的呀。」

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是他們！呸，他們還是我抓來的，我親自審的，現在可……糟糕糟糕糟糕！

「喂，先生，你怎麼弄到這里來了？」

「唔唔。唔？唔唔，呃呃。」

「來坐牢麼？什麼案子呀，犯的是？」

「唔？唔，不過是銀錢上的案子。」——當然不能說真話。

「嚇嚇，銀錢上的案子！」

一日

同房間的許多犯人，他們是真的共產黨，是暴徒。他們五個人打

在一起——內中有一個鄭七是劉家坪抓來的。他們對我翻着白眼。

『你們要小心：這成業恆是土豪劣紳，』徐紹良當着我的面說。
徐紹良是頂橫暴的傢伙，身子又高又大。

『我怎麼是土豪劣紳呢？』我當然要辯白『我到這里來還是幾個土豪劣紳陷害的』。

鄭七裝了個鬼臉，很重地吐口唾沫：

『呸！』

『我真的是土豪劣紳害的。他們同我是死對頭。』

『這個土豪劣紳倒很會說話。』

口口聲聲說我是土豪劣紳！共產黨毀了我的家，別人說我是共產

黨。土豪劣紳陷害我喫官司，別人說我是土豪劣紳。碰來碰去都這麼倒楣，不知道前生造了什麼孽！

吳柁瞧着我，帶付可憐我似的臉嘴問我怎麼會到這兒來的。吳柁比別人和氣。

「我是冤枉的：我懲辦過土豪劣紳，劣紳就說我是共產黨。其實我是反共最厲害的。」

吳柁用右手抹抹臉，然後瞧瞧右手，似乎看抹下了些什麼髒東西沒有。

「你們縣裏的人不能證明你是忠實同志麼？」

「是呀，證明呀。可是土豪劣紳使了錢，打通了保衛團捉我；打

了我一頓就把我解省。」

他瞧了我一會，又四面瞧瞧，右手去抹臉。

「你帶來的那一包是什麼？」

「是些剿匪的文件：打算審的時候拿來證明的。」

「證明你是……」

「證明我不是共產黨。」

「真可憐，」吳柁自言自語。

「吳柁你真懦弱」，一個老郭說。他嘴角上有個疤的。

「這種人兩面碰壁，不可憐？」說了就笑。

這吳柁真莫明其妙：不知道究竟是同情我，還是挖苦我。這批傢

伙裏面沒有好人我是知道的。吳悌不過臉子和氣一點，其實當然不是個好傢伙。……掩，總而言之我交了暮庫運（註）就是了。天也命也，謂之何哉！

『成業恆！』徐紹良像長官喊兵士的那種勁兒。『過來！』

『做什麼？』

『叫你過來！』

『做什麼？』

『我們要醫好你的土劣氣：哪，去給鄭七搔脚呀！』

（註）「暮庫運」未詳其義，或許是算命裏面的一種術語。這三字不知有錯

否。——天翼。

「怎麼，叫我……？」

「你幹不幹？」

「我……我不……」

劈——我喫了一下嘴巴。

「怎麼，打人！」——忽然就有五六片手掌劈着我的腮巴子。——

「真無法無天了！你們這些共產黨！暴徒！土匪！你們……你們……」

七手八腳把我一拖就拖到鄭七面前，抓着我的手去搓鄭七的脚

杆——一股的江西豆豉（註）氣味。

「鄭七伺候過你們這種土豪，今天起，叫你伺候伺候他。……」

（註）原文誤作「豉」，想當「豉」之誤。——天翼

『我報告所長，報告所長！……』

『等你已經辦完這件事再去報告不遲。』

可是沒去報告。他們是天生的共產黨胚子，無知無識，等於禽獸。一隻狗咬了我還同牠去告狀麼？

晚上，老許的回信來了：我的事他盡力在設法，不過目前難關頗多，可是叫我別着急，大家知道我是忠實青年，嫌疑很輕，只是還要查明一下。信裏還附來了二十塊錢，給我用的。

『哈，這成業恆是警備司令部的！』老郭見了來信的信封就這麼叫起來。

『還有二十塊錢！』

「這姓成的要是敢掉一掉我們槍花就揍死他！」

不開口，我只當沒聽見。狗叫我還問他爲什麼叫麼？哈哈，狗叫，哈哈哈哈哈！

四日

老許又來一信：我歸法院審理，他們無從設法，我或將移送反省院云。未了問可要錢用，如要即開口，不要客氣。

見了警備司令部的信封，這批暴徒就說我是警備司令部的偵探。

這真笑話。

「我怎麼會是警備司令部的偵探？」

「哼，我們曉得的。」

『我是警備司令部的偵探，怎麼會關我到這里呢？』

『我們曉得的：你按月拿薪水，就到這里來坐坐，偵探我們。可是我們不怕，嚇嚇，不怕。』

吳紳就用手抹抹臉，嘴裏問着我：

『你多少錢一個月？』

『大概是二十塊錢以上，』老郭說。

『真要命，說給你們不相信。我既不是土豪劣紳，也不是偵探，

可是你們……』

徐紹良突然走到我跟前，用一根粗大的食指重重地指着我的額

頭，裝着鬼臉：

「大家小心這傢伙——小心！」

這忘八蛋！動手動腳……

「不要動手動腳。……」

「什麼！……還要揍死你哩，「不要動手動腳！」……去，乖乖兒地去給鄧七搔腳呀！」

我恨不得一刀斫死他。不，得剝他的皮。這幾個傢伙得一個個活埋。他們毀了我的家，燒了我的房子。什麼也沒有，什麼都精光了，人還得在這兒受罪。人家說我是共產黨，把我關着，共產黨却要揍死我，因為他們說我是土豪劣紳，又說我是偵探。真叫人糊塗，叫人不知道往哪兒跑。老天爺和我開玩笑開得太那個了。……

怎麼，氣餒了麼？

呃，得振起精神來！得認清自己的敵人，噯，土豪劣紳和共產

黨！

站起來，行了一下深呼吸。身體是要緊的；要留着這身體奮鬥，

留着這身體向共產黨和土豪劣紳報仇！給我那溫暖可愛的家園出口氣，給我這次的冤枉出口氣。……

老郭也站起來，對我走着，陡地撞我一下。幾乎給他撞倒了。這傢伙！

『爲什麼你要撞我？』

『要撞你，怎樣？……撞死你這土豪劣紳！』——他又用右肩撞我

一下。

「你爲什麼不講理呢？」

「你們土豪劣紳對農民不講理，我們農民對你們土豪劣紳也就不講理。……我們有我們對你們的理——哪！」

一拳就往我右額角上打來。

「打人？」

「打死你？」

我給他們打到了地下，鄭七跨到我旁邊，臉對大家：

「那個時候他們打我是這樣的」，他在我額骨上一拳。

「你真的打人？」

「這是革命的敬禮。」

我要發狂，我要殺人！我要把這些暴徒剝成肉醬！

爬起來，手撐着牆站着。臉上好疼：拿手去摸——摸——一個老大
疙瘩！

「我要報告所長！我要報告所長！」我跑到門邊，兩手拉着門上的鐵柵子。恨不得拉斷這門跑出去，拿幾十桿馬鎗來打他們。恨不得拿個炸彈來炸死他們。恨不得……可是跑不出：別人把我當共產黨關在這里！拉着叫着，喉嚨都叫啞了。

一個所丁跑了過來。

「什麼事什麼事！」

「他們……他們……那些傢伙。……」

「什麼？」

「他們……他們打我……他們……你看……你看這里……他們打的。……」

可是鄭七說是我要打他，打個空，撞在牆上撞了個疙瘩。所丁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都證明鄭七的話對。

那所丁向我翻着白眼：

「自己撞的還冤枉人！誰叫你打人的！」

老天爺，老天爺，這真是！

「我……我。……」

「不許嚷！……再嚷就處罰你？規矩都……」走了，下面的話聽不見了。

真不知道要怎樣才好。腦袋會裂開。胸口會裂開。全身發冷，打寒噤。眼花。世界在打旋。要嘔吐的樣子。

靜靜地坐了一會，用手撐着臉。不靜靜氣是不行的，不然嘔也得嘔死。身子頂要緊。這麼要緊的身子，去嘔瘋狗的氣！——我真傻呀。

攻 反

可是老這麼下去不是個了局：好漢不喫眼前虧，得對他們表示那個點兒。他們恨的是土豪劣紳，其實我也恨土豪劣紳。他們錯看了我。我得詳詳細細對他們說一下。我告訴他們：我當縣黨部委員的時

候抓了許多土豪劣紳，抽大煙聚賭的都不客氣地懲辦他。土豪劣紳包辦的漁稅——說是辦地方公益的，其餘上了他們的腰包——我們就拿過來做縣裏的教育費。我個人家裏還喫過土豪劣紳的虧的：劉家坪幾個劣紳帶嚇帶騙地詐了我們許多錢財。我這次喫官司也是他們害的。

「我自己當然不是土豪劣紳。我同土豪劣紳有不共戴天之仇。……至於共產黨，我當然也不是。我有我的立場。我有我的路。……我並不是什麼偵探，我不過是一個縣黨部的執行委員，你們用不着疑心。……說我是土豪劣紳自然更加不對，我已經說過了，是不是。」

他們瞧着我。鄭七舐了舐嘴唇，捲着大舌子說：

「不過我總是認識你的，我在劉家坪就認識你了。」

十七日

真可怕，真可怕！所裏的犯人一個個提去了，說不定會提到自己。……

房間裏的提走了兩個，吳柁也提去了。吳柁和他們握握手，說了聲『死是很平常的。』他向我瞧一眼，點點頭，似乎說『再會，』可是沒握手。他昂一昂頭就跟着提的人走出去。接着過道裏喊起反動口號來。

徐紹良他們談着吳柁那兩個人一輩子的事。

『我們靜默五分鐘。』

『成業恆，我們靜默的時候你如果哼了一聲，我們就斫下你的腦

袋！」

『我當然不會的囉！』

下午就寫了封信給老許：我實在太怕了。說不定會提到我……冤裏冤枉死去真不甘心。要是真那個，可就死得太糊塗，太冤枉。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十八日

老許叫人送來了五塊錢，並且叫我別多慮：我決死不了，我的案情很輕。

可是還提心吊膽。過道裏步子一響，全身就一戰，怕有鬼尋着我似的。真的有點怕鬼了。半夜裏看見吳柁。嗤嗤！幹麼要尋着我成業

恆呀？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過道裏有步子響。……好像還看見劉家坪的劉

明。……

要生病了吧。平素是不怕鬼的呀：在縣裏還打過城隍廟哩。

不得了，再住下去會發瘋。……別瞎想了吧。……

時常覺得有人要來提自己。到了法場，就有個人拿張紙念一念。

後來呢，後來大概有一桿馬鎗——對着我的後腦。旁邊也許有個軍

官。鎗一扳，響也不聽見響一聲就……

血。腦漿。灰色的眼珠。血模糊的窟窿。灰色的臉。

這就是——就是——成業恆！……

一定會發瘋。別瞎想罷。唔，靜他一靜。老許不是說決不要緊麼，我的案情。……靜一靜罷。……

總而言之，一切都是土豪劣紳陷害我的！

二十六日

再也忍耐不住了：老關在這裡怎麼辦呢？

寫個條子要求見所長。

「有句話要報告所長：我既然不是共產黨，老關在這裡是什麼意思呢？……看見他們一個個提了出去實在害怕。……我簡直要瘋了。」

所長取下眼鏡瞧着我。

『你當然不要緊的，』他慢慢地說，『我也曉得。提出去的人都是有憑有據的，有些是直供不諱的。你呢，當然不要緊，不過上頭還要。……』

『既然曉得我不是共產黨，就該釋放！』

『我只是執行上頭的命令，我沒有權限釋放人，這你當然明白，呃，是不是。至於我對你的案件是……』

『我曉得：說是要查』查。哪，這是我帶來的許多文件，一看就可以證明我不是反動分子。哪，在這里。請所長轉呈一下。』

他戴起眼鏡，把這些文件翻了一下。

『不過……』又把眼鏡取下了，『不過上頭沒有招呼過，我不便轉

呈。……』

真沒辦法。可是無論如何要和他談到底，弄個結果出來才好。和他吵了點把鐘，一定要他想個法子。他爲難起來：用長指甲搔搔頭，在房裏踱着。

『這樣罷：算是我私人替你幫忙，你去寫一篇文章給我，我來想法子。警備司令部許處長託我照拂你，我就私人給你設法。你去寫篇文章。』

『文章？』

『唔。講到共產黨的那些文章。我替你拿去找這裏的熟人，然後找省黨部省政府正式保你，看看行不行。』

好極了！

可是文章怎麼寫呢：共產黨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有朱毛，有區委，有書記，有農民協會。他們叫我們叫『白軍』，叫『匪軍』先生。』他們毀了我的家，燒了我的房子。他們說我是土豪劣紳，又疑心我是偵探，打得我臉上一個老大疙瘩。此外就很難明白。譬如，馬克斯是哪國人呢？我只知道他是個共產黨。

『馬克斯是哪國人？』——問問他們看。

徐紹良瞧了我一下就扳着臉說：

『怎麼，你想要警備司令部去抓他麼？』

『笑話，我不過隨便問問。……怎麼你們總疑心我是偵探呢——』

偵探還坐牢？」

「他在德國，你去抓罷。不過他已經死了好多年了。」

「呃，說正經話罷。真的，他是德國人麼？」

漸漸地老郭和徐紹良就對我談起來了。不但知道了馬克斯是哪國人，連馬克斯的老婆也知道了是叫什麼名字。

「你問了這些做什麼？」

「不過隨便談談。哪里要做什麼。」

「唔。……你可以去報告的。不過我還要告訴你一句：馬克斯的老婆也是死了有好多年了的。」

「我知道，我知道。」

謠言非常多，真可怕。我一定會發瘋，一定會發瘋。

那些暴徒都哇哇說起來，唱起來。他們——應當寫做『牠們！』說他們的匪隊要打來了。鄭七舉個拳頭在我眼前幌了幾幌。

『我們的軍隊來了，第一個殺掉你！』

『爲什麼殺我？』

『你是土豪劣紳？』

他們就唱起他們的歌來——他們那些暴徒！他們簡直變成了瘋狗，到處咬人。動不動就打我罵我，『你這個土豪劣紳！』

『我們的軍隊明天就可以來了！』

『小心，別叫成業恆跑了！』

『成業恆，第一個殺你，第一個！』

鄭七伸開手掌，在我頸上就是一下：

『哪，這樣一刀！』

『呃，不要開玩笑罷：好不好？』我說。

『開玩笑？要鎗斃你！』

『爲什麼要鎗斃？』徐紹良反對他。『我們軍隊的子彈很要緊的，

爲一個成業恆耗一顆子彈？』

『砍頭？』

『噯，對啦：砍頭。』

『哪，鄭七又在我頸上一下，『這樣子呀。』』

我避開他。我不開口。這批瘋狗！這批暴徒！

要是真像他們說的那樣：明天……

這一定是謠言，是謠言吧：希望這是謠言才好。……簡直見了鬼似地怕。聽見一聲響，就疑心是什麼地方放礮。誰大聲說了句話，就當是暴徒打了進來。……一定會瘋。……怎麼，我冤裏冤枉地就得在明天死去麼？

全身是軟的。滿手的汗。

突然——有個瘋狗叫：

『只有七十里了！』

我幾乎倒下地去。耳朵給震得嗡嗡地叫。眼睛發黑，什麼也瞧不見。只是些什麼東西在打旋。「明天……」是他們說的。「第一個先殺你！」是他們說的。明天要變成什麼樣子呀？天是昏的，地是黑的。共產黨那批瘋狗軍隊衝了進來，紅着眼睛，把成業恆一把拖住：

「他是土豪劣紳！」

把我綁個大花結。在「面旗子上寫着『土豪劣紳成業恆一名……』」

一把大刀在頭上舞着：這是鄭七！察！——血一冒，滾下一個腦袋。

剩下一個尸身：這是成業恆！……完了！家給毀了，自己給砍下了腦袋。……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靈魂呀？……

他們唱着歌。他們叫着反動口號。暴徒！瘋狗！

說不定他們得剝我的皮，血淋淋地。……他們也許會拿一根鐵絲把我肩膀上那根骨頭串起來。……

別想了罷。不會的，不會的。……簡直會瘋。……

五日

他們沒有來。這一定是謠言。可是看守所裏的空氣還是那麼……他們還是唱歌，還是叫反動口號，還是——

「第一個先殺掉你！」

再也不能忍耐了。不給他們殺死也得氣死：腦袋，肺，肚子，都像馬上就會爆破似的。他們簡直成了野獸。他們橫着眼瞧着我，彷彿怕我逃走。他們對我……

「聽——」老郭陡地叫。

沉默。可是我耳朵嗡嗡地響着。

「鎗聲！」

「哈，更近了！」

突然間——他們三張瘋狗的臉對着我！

我全身彷彿——像放在火上面的洋蠟似的，漸漸軟下去，漸漸軟

下去，化成了水。

是不是鎗聲？可是什麼聽不見，只是嗡嗡的叫。

要怎樣才好呢！就這麼完了麼？……救救我，救救我，老天爺！

……不甘心就這麼死去呀；不甘心給我的仇人斫死呀！……老天爺，

老天爺！……我這條命呀！……

鄭七又在我眼前幌着他的拳頭。……

究竟怎麼回事呀，就這麼完了麼？……土豪劣紳說我是共產黨陷害我。共產黨說我是土豪劣紳要砍我的腦袋。我夾在兩種仇人中間！我逃到哪里去？我命怎麼這樣苦？……可是我就得被瘋狗斫死，老天爺，老天爺！……怎麼能甘心呢，老天爺，沒有痛痛快快報一報仇就死了麼？——我有兩種仇人。我給夾在兩種仇人中間！

腦袋一定會爆破，一定會！……

身子化成了水。……

前方的武裝同志，努力罷，努力防守着別叫萬惡的共產黨瘋狗竄

進來呀！

老郭他們對我冷笑着。……

一定要想個法子。我不甘心就這麼死去！……再見！見所長罷。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再也。……」

「你爲什麼變成了這樣子？」

「他們要殺我，他們！……我會瘋……他們說第一個要殺我！……

……所長你知道的，他們……他們……簡直是一羣野獸，他們！他們

說……」

「誰呀，他們？」

「共產黨，瘋狗……他們……我不甘心就死呀。……」

『你靜』靜罷，靜』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頭腦子發脹。手發抖。我把那包文件交給他：瘋狗要是一來，見了這些剿匪文件一定要給我苦喫的。我不甘心就死。我無論如何要求所長要放我出來，不然……

『你放心，』他說。『共產黨離這里還有七十里，前方我們的防禦工作做得極好，陣線極其堅固，兵力也很強：不怕的。你不要亂想，不要。……』

『萬』……假使……所長救救我罷，所長救救我罷！……到那時候你們都跑掉了，我就冤裏冤枉……』

『笑話！我們職責所在，無論如何不會跑掉的。』

我坐到一張椅上。摸摸額頭——開水似地燙。

『不要怕，』他用手輕輕地拍一下我的背。『你那包文件可以暫時放在我這裡：我替你保管。至於共產黨是，無論如何不會打進來的。這我當然比你明白。你放心。』

眼花着。我手扶着桌沿，用一用力才站了起來。

『那麼請所長把我另外押到一個地方，不要同他們……不要同瘋狗押在一處』。

『哪個瘋狗？』

『共產黨，那些真的共產黨。他們簡直比野獸還……還那個。我實在受不了。』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真的他們打不進來麼？……

可是我又看見自己的血，腦袋，尸身……

三日

今天他們解我到反省院來了。

這里不會像在看守所裏那麼受罪，那麼受瘋狗的欺侮了吧。

四日(註)

重見天日！

(註)原作者告訴我，這一段日記與上面所記的相距有一年的時間。這中

間的日記，還存在反省院，只好將來有機會再補。——天翼。

交了兩年幕庫運，倒了兩年楣：土豪劣紳說我是共產黨，共產黨說我是土豪劣紳。兩邊都是我們的仇敵。我就給夾在兩種仇敵中間，走頭無路哉。

現在我可重見天日了！

可是得打打主意哩：到哪里去？做什麼事？

不錯，得找個職業。故鄉是不願意回去了，即使回去也沒辦法。得找個職業。別的暫時不去想牠罷。得找個職業。去找找某公看，他和我談得來，他相信我的：找到了他一定有點辦法。（註）

（註）這下面本來還寫好了幾行，但都塗去了。這里所謂「某公」，想當是那封信上所提到的「潘公」，這「潘」當然是依原作者的意思改成的，原來不是「潘」——「天翼」。

反 攻

先把主人公介紹一下罷

三十三歲。中等身材。姓名：成業恆。

衣裳穿得很隨便。所謂隨便，當然是一種上流人的隨便：一件藍布袍子。

永遠挾着一個皮包，就是到門外去買一盒烟，他也得把這個長方形的扁東西帶着。你一瞧見他，你待當他是個公務人員，只是沒一塊證

反

攻

章。他沒有證章。

「要是我也掛一塊證章就好了。」

這就是說。他還沒有職業。

他眼睛有點大。右手臂上——可是這還是不說出來的好：一個故事裏的主人公不一定要有特點的。我即使告訴了你——他右臂上有幾

塊青疤，這跟這故事有什麼關係呢？

得了，就這麼着罷。

沒有漏了什麼要交代的麼？

不錯，他還愛喝酒。我老看見他喝酒。我問：

「你每天非喝不可，是不是？」

『心裏很難過，吃了酒舒服些。』

他可有許多心事。他常對朋友們說着他的家鄉：那些樹，那些竹子，那池塘。可是他已經沒有了家：共產黨到了那地方的北鄉，他的家就不是他的家了。父親也沒了下落。縣城裏還有他許多對頭：他不能回家鄉。他還慮着在這兒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個吃飯的地方。

『其實要怪我自己不好，』他噓口氣。『那時候我要是肯收他們的錢，我生活早解決了。』

『誰的錢？』

『土豪劣紳，』他微笑着瞧着天花板。他在追戀從前的事哩。『我成業恆就把眉毛皺一下，笑一笑。』

是老革命。現在可什麼都灰了心。什麼事都沒有意思：人只能活幾十年，那樣認真幹麼——北京兒的話：「幹麼呀」。」

他笑。

「那時候我是真革命的：打土豪劣紳。那時候我是我們那縣的縣黨部委員。他們運動我們，出了很多的錢：這是賄賂。嚇，我們講真革命的肯受賄？不要。後來懊悔也來不及。那時候假如收下來。現在就什麼也不怕，也用不着找人寫信看人臉子。不是吹牛，當時肯要的話，萬把幾千塊可不難到手。單祇李天君就送八千洋錢。……」

「李天君？」大家都吃一驚。

「是呀，就是那個李天君。」

話鋒可轉到李天君。

『嚇，了不起，』成業恆提高了嗓子。『說是太上老君的后代。這把李天君的交椅是世襲的。這就是我們那縣的特產。李天君住在一個叫鳳凰山的山地上。以前皇帝都得尊敬他：皇帝不過是天子——天的兒子，他是天君，你想想！』

接着老羊用閩南腔的官話說他們家鄉的人花上許多錢去求李天君畫的符。

『他畫的符魔力真大。爲什麼大家都很相信他呢？真奇怪。』

『李天君在我們廣東也很了不起，』老椒調着普通話說。『無論哪個，只要有一張李天君的符就什麼都不怕了。』

我從小就知道有個李天君：舊小說裏常有他，許多人常談起他。我在小學校的時候，先生也說到過李天君的，那是講了破除迷信那麼一課書之後。

『迷信當然要破除，』先生高聲說着，不過有些事真不可解。譬如李天君，他畫的符的確很靈。李天君是一代傳一代的，李天君如果有許多兒子，其中就有一個，手掌中間有個印記——生下地來就有的，有印記的就傳這天君位子。這也是一樁不可解的事。』

可是成業恆否認這回事：

『沒有什麼印記。李天君是傳長子的。』

成業恆把黑鑊子裏的五茄皮酒全倒在茶杯裏，吃着花生米，就拿

這李天君做題目談了下去。

李天君住的屋子叫「天君宮」。還有個「天君府」，住着李天君的兄弟什麼的。天君宮有七千六百畝田，天君府有六千五百多畝田：這萬多畝田都不用完錢糧。

「他還有許多「天官」，給他管一切的事情。天君宮簡直是個大衙門。那房子造得比皇宮還講究。」

「你當然見過李天君的吧。」

「怎麼沒見過。」

成業恆就站了起來，兩個手在腦袋上裝着樣子：

「李天君頭上戴着」頂古怪帽子：有五個角，五角都朝天。跑出來

來老是坐十六個人抬的轎，屁股後面跟着許多天官。只要他一出來，嚇，老百姓都爬在地上燒香磕頭。……」

他喝了口酒，

「你們還沒看見他吃飯哩：嚙，他媽的，花樣真多！一吃飯，他就戴着五角朝天的帽，穿着大袍子，走到飯堂裏去。後面幾個娘兒們抓着遮蔭扇跟着。還奏樂哩。達達帝！他就這麼擺一步。夠夠吡！他又這麼擺一步。到了飯桌邊，他還要捻一回訣。吃飯只有一個人吃。桌子旁邊恭恭敬敬站着一圈許多天官。桌子上擺滿了菜。他用的菜碗和我們的不同：那些碗有三個脚的，像一隻鼎。吃完了又是——達達帝！夠夠吡！一搖一擺地出去，後面兩把遮蔭扇。嚇！……李天君我

怎麼沒有見過。他是我的死對頭。我當了兩年多共產黨兼土豪劣紳就是他們害的。」

「什麼？」

「他們冤枉我是共產黨，我坐了兩年班房。在班房裏那些真正的共產黨說我是土豪劣紳。」

「你坐過兩年班房？……李天君怎麼冤枉你來了？」

成業恆笑了一下，他說這裏面有個故事。他就很快地打開那個皮包。

「還有許多文件哩。」

朋友們都要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哦，」成業恆孩子似地笑着，「他們真厲害。」

他掏出皮包裏的文件。他說他那時候在他們那縣裏當縣黨部的委員兼工人部長，他們黨部裏……

不，這麼着可說不明白。非得從好幾年以前說起才行。就從好幾年以前說起罷：

那時候北伐軍還沒有到

太陽落到鴨嘴山西邊。三個人影子拖在地上有丈多長，滑過田塍，到了成業恆家裏。

成業恆一瞧見那三張慌張的臉子闖進屋子，嚇了一跳。

『有什麼？……』

『成先生你快走。他們要……他們說你同王伯陶是叛黨，他們……這是獨眼龍打聽出來的。你問他。』

成業恆張大了眼瞧着那位所謂獨眼龍。

『她媽的我打聽得明明白白，』獨眼龍把腦袋湊到成業恆臉跟前，拚命放低着聲音，可是並不低。『那些忘八兒子養的都知道你要打倒軍閥。』他們要抓成先生。我獨眼龍是講義氣的，我馬上找了史二跟有才……』

『什麼，要抓我？是哪些人？』成業恆的嗓子打顫。

『還不是錢叔和那些忘八兒子養的！……我一知道了，我馬上跟

他倆來找你：我講究的就是義氣，是不是，有才你說？」

那個有才點頭。

可是成業恆沒有工夫管這些。他低聲問：

「那怎麼辦呢？」

獨眼龍使勁在自己胸脯上一拍；不怕：

「有我！我送你到劉家坪去躲一會。別怕，成先生，我獨眼龍給你成先生保鏢！」

成業恆瞧瞧獨眼龍，又瞧瞧史二，就把眼睛釘到有才的那張黑臉上。他楞了會兒：他一下子想不起得帶着什麼走。他腿子有點發軟。

史二很急地催他：

「成先生，要走就快走！」

「唔唔。」

可是成先生總得料理些什麼。得告訴他父親，還得隨身帶點衣裳什麼的。他自己的床邊翻一下褥子，趕緊又把眼睛向書架找着什麼。

那三個人的眼睛跟着成業恆忙了那麼三四分鐘，就瞧見成業恆從抽屜裏偷偷地拿兩包粉紅色的東西，往衣袋裏一塞。

「好，走罷。」

他們三個上了路：沿鴨嘴山的小路往東。

史二瞟着成業恆那個隆起的衣袋：這總是革命黨裏的祕密東西。

究竟是什麼呀，那粉紅色的兩包？

『成先生這件夾袍的擺太小了，』史二肚子裏說。史二是本地人的裁縫，裁衣的本事比誰都好。

獨眼龍可跟成業恆談到了革命黨。

『成先生，革命軍打來了就是你我的天下，操你媽，把軍閥跟那些忘八兒子養的殺個乾淨！』

『呃，說話小心一點。』

『怕誰聽見？』獨眼龍拍一下胸脯，翹起大拇指。『我獨眼龍可不怕。成先生你知道我那些徒弟個個都會來幾手的。嚇，誰敢惹我！……成先生你知道我獨眼龍頂重義氣：我獨眼龍給你保鏢——他媽的，我說的，天聽見的。』

那位成先生瞧他一眼，微笑着。心頭輕鬆了點兒，腿子也有了點勁。

太陽掛在西邊，像個鷄蛋黃。那些東一堆西一堆的茅屋上出着烟，扭着身子升到紫色的天空裏。

成業恆長長地嘆口氣，從袋子裏掏出那粉紅色的包子：那是兩包大英牌香烟。

「我還當是什麼東西哩，」史二接過一支烟來。

成業恆刮一根洋火可是給風吹息了，他回轉身來拿脊背擋着風。

「有才你真很革命，」他吹了一口烟。

有才雖然是成家的佃戶，可不和東家鬧盤扭：他現在是成業恆的

身邊人。成業恆感到得意：瞧瞧有才那副結實的胸脯，打算對他還說些什麼，可是一下子想不出一句話來。

這種人總得緊緊抓住在自己身邊。成業恆對有才親熱地笑着：

「我們一成功，你們也有好處……」馬上又覺得這麼措詞不大好。

「成功……我們革命一成功，你們也有好處的。革命是大家的事，也是……」

突然——成業恆臉子變了色。

「那是什麼，你們看！」他指着前面的大路上。

那兒有許多人打着燈籠，擁着兩頂轎往南。

獨眼龍滿不在乎地望一下就用鼻孔笑一聲：

「這是復縣的王知縣。他得住在錢叔和家裏。……」

「他來做什麼？」聲調有點不自然。

「他要見見李天君哩，媽的！」

成業恆敲着腮巴子吹了口氣，放心地說：

「李天君也是要打倒的。我們應當破除迷信。」

停一下他又咕嚕了一句——

「嚇，李天君！」

王知縣一想到就得拜見李天君，興奮得臉發紅。

「叔老，李天君肯見我麼？」他問錢叔和。

他和錢叔和在前清時候就做了朋友，可是現在他覺得錢叔和偉大了起來：錢叔和是李天君的徒弟！

「不要急，」錢叔和伸直着左手打手勢，「李天君會派劉真人來傳話的。」

「劉真人？」

「唔，劉真人。他是天君宮裏的一個天官。」

錢叔和把打着手勢的手拿起水烟袋來，在房裏一上一下地踱着。他常偷瞧王知縣一眼，老是和那個的眼睛一遇着，他又瞟了開去。他想問王知縣打算花多少錢去見一見李天君，不過這些話不容易開口。他抽着水烟，紙楣的灰驕傲地飛到地下，飛到空中，還飄到王知

縣的瓜皮帽子上。

『這件事總得要請叔老……』

王知縣怪謹慎地瞧着叔老的臉，還瞧瞧那些紙楣灰。他知道紙楣灰落到了自己帽子上，可是不敢驚動牠。做了錢叔和的紙楣灰也就夠資格驕傲：錢太爺是怎麼的人！全省誰也知道這位叔老是李天君的徒弟。地方上什麼事也得請教這位叔老。全縣的老百姓誰也怕這位叔老。自己一站在這位叔老跟前就顯得那個：渺小得可憐。知縣算什麼！

『只要見到李天君一面也就……』

可是李天君派那位劉真人來了：

『李天君傳諭：要見可以。但是王知縣前生是一條蛇；要見，就得預備七七四十九擔草，王知縣要伏在草裏見他。……』

『草？……』王知縣嗓子裏響着這個字。

他前生是條蛇，說不定還是個蛇精。李天君收服過成千累萬的妖精，也許會……

王知縣打了個寒噤。

錢叔和可想到了一件事：

『在什麼地方見？』

『天君宮的頭山門，』劉真人挺着肚子說。

第二天的正午，王知縣見着了李天君。王知縣打算瞧瞧天君的天

容，還想當面向李天君求一道符，可是都沒辦到——他伏在四十九擔草堆裏，眼睛給草擋住了瞧不明白。他只知道山路傍邊有許多老百姓點着香燭跪着。他覺得草堆裏有些小蟲子爬進他衣領裏爬進他的袖子裏：全身癢得長鷄皮疙瘩，可是不敢動。這麼伏着兩個鐘頭，山上有人叫：

『天駕——出宮！——』

喇叭和鼓鈸什麼的都響了起來。

旛。旗。吹鼓手。一行穿黃色道袍的天官。於是——十六個人抬的轎子。遮蔭扇。這行列大概有七八十個人。

王知縣心狂跳起來。他知道李天君的轎子停下了。他知道李天君

搖擺着下了轎，坐在一張大椅子上，那些天官和旗子什麼的都排在兩邊。李天君帶着閃光的五角朝天的帽子，穿着黃道袍——上面鑲着許多珠玉什麼的，還掛着些金條子銀條子似的帶子。手裏捧着一柄三尺來長的玉如意。個子不大。背有點駝。聳着肩。臉子可沒瞧明白：王知縣的草堆離李天君的座位怕有兩丈多遠哩。

一個天官在王知縣後面贊禮：他叫王知縣對李天君拜七七四十九拜。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五叩首。……』

一個當知縣的人當然沒運動慣：這腰部運動就夠王知縣受的。到『十二叩首』他眼睛發花額上淌着汗，腦袋脹得差點兒沒爆破。可是還

有三十七叩首！

李天君靜靜地坐在那兒。……

還有三十七拜哩。我們先去訪問錢叔和老先生罷。

錢叔和那位劉真人在天君府的一個精緻房間裏。他倆躺烟榻上談着成業恆。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在給錢叔和燒烟。

「老劉，這件事包在我身上，」錢叔和怪勇敢地說。「成業恆他們……成家那次賣田的事，吃了我同劉自安的虧，成業恆這小子要報仇哩。」

閉了一秒鐘嘴，他把聲音放低：

「成業恆他們說：將來他們要是坐了天下，一定要做掉我們。怕

我們再叫他們吃虧。他們還……」

劉真人用兩隻手墊着腦勺，仰天躺着：

「劉自安辦事不行：還說細到哩，可是給成業恫他們逃了。」

「那是……聽說獨眼龍護着他們逃的：這些流氓真可殺！……如今我……」

那燒煙的女人在錢叔和臉上輕輕拍着。

「看看你這神氣！」她說。

「呃呃，不要鬧。說正經話。呃呃，三妹，不要鬧。」

她是李天君的妹妹，前年死了丈夫，嫂子們都希望她再嫁，可是她不。

劉真人打了個呵欠，橫了三妹一眼，她可沒瞧見，只一個勁兒對錢叔和含笑無窮地微笑着。

「老錢」，劉真人坐了起來，一臉正經勁兒，「這件事無論如何要請你辦才好……」

「唔？」

「成業恆的事。」

「唔，當然。我要同劉自安切實談一下。……這只怪劉自安：他的民團太不行，好好地讓那些小子逃走……其實呢，他也不會不出力的——成業恆也是他的對頭。……」

劉真人站了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像個大人物口氣似地說：

「唔，那就好。」

他走了出去。

錢叔和瞧着劉真人的背影，肚子裏有點不服氣：憑什麼劉真人要對我那麼大的口氣！

可是他不能得罪劉真人。劉真人是李天君跟前頂厲害的天官。劉真人無論怎樣總得發了財：李天君家裏只要佃戶出六成租穀，可是他叫佃戶出七成五——他在中間獨得一成五。嚇，算一算罷，只是穀子就可很那個，放的賬還不算。

錢叔和站在劉真人跟前可顯得渺小了點兒。……

「怎麼，發什麼獸呀！」三妹叫起來。

他突然醒過來似的一把抱住她的腰，伸出左手在她全身上摸着扭着。她格格地笑。

『癢……』她翻個身站起來，就對男的報復：她也在他身上扭着。他兩手把她一把抱住使她不能動。

『三妹，你同老劉有沒有一手？』

『呸！』

『真的，三妹，我問你一句正經話。……』

『說呀。這許多人裏面誰頂過勁？』

『唷，我還當是什麼正經話哩。你這殺頭的！』——一面她在想：

『他在那里吃醋，這蠢貨！』

可是蠢貨又往下問：

「同你那個過的有沒有五十個？」

女的把男的一推，走了開去。他一倒，煙盤裏的煙燈倒了下來，豆油慢慢地往盤子裏流着，像散步似的。

錢叔和笑着拖她回來。他知道她生了氣。可是生什麼氣；誰不知道她有五六十個人。嫁可不再嫁；娘家有的是家私，到了別人家裏沒這麼舒服。

「三妹生氣了麼？我一定來賠個罪，像大前天晚上……」
她嗤地笑了出來。

「老錢，你以後知趣一點就好了。」

「呃。你現在……」

一個青年的天官闖進房裏打斷了他的話：

「天駕在五太太房裏，請你過去。」

錢叔和在衣襟上抹了幾下，搖擺着走出去。他走過一條長廊，跨進一個大廳。

大廳上有許多人。劉真人坐在一把太師椅上，有幾個田夸老跪在他跟前。

「這些小事我不管，」劉真人對跪在地下的一個老頭兒說。「你去問章師爺。我不管你好歹，包定了的七十擔穀一粒也少不了的。」

老頭兒磕着頭，苦着臉：

『今年真是……請你老人家開恩……』

『你去同章師爺說去，我懶得來……』

『章師爺叫我到你老人家面前……』

『走！』

那個磕着頭還想說什麼。可是給別人一把拖開了。

劉真人轉向跪在第二個的，細着臉：

『你是……唔，有人告訴我說你要退租，有沒有這回事？』

『我……我……』

『什麼！……我告訴你，劉真人這里叫了起來，唾沫星子四面濺

着。『我告訴你：替李天君種田是不作興退租的。你看馬老大，你看

看他的結果就曉得！李天君要收服天下的妖孽，你不要太使性子。你老實告訴我，你是不是想退租……。」

『不敢……』

這些錢叔和對牠可沒什麼興趣：他瞧慣了的。他穿過這大廳，一直到了這個所謂五太太房裏。

李天君和剛才的錢叔和一樣他躺着抽煙，五太太給他打火。

李天君穿着平常人的衣裳：淺藍色大綢夾襖，焦黃的線春夾褲。人是個瘦小個子。額骨很高。臉上黃得發光，還帶點兒青色。鼻子大得像他見王知縣時候拿的玉如意。一開口，一排稀稀朗朗的黃色牙齒就露了出來，彷彿是些瑪瑙。

他一瞧見錢叔和，就微笑一下，拿右手示意叫別人坐。他似乎想說什麼，可是別放過這口煙不抽；他怕別人會搶去似地趕緊一口咬住煙槍。肩聳得更高，兩片腮巴子深深地凹了進去：一口氣把那顆煙泡抽完，不叫漏走了一絲煙。房裏只有煙槍裏發出的急促的叫聲——噉噉噉噉……

錢叔和和眼睛釘着五太太那雙手——比三妹的胖，並且也白嫩點兒。可是她臉子比不上三妹。五太太的屁股倒大得夠瞧的。脾氣——也比三妹容易對付。

李天君拿起煙盤上一把小銀茶壺，對着壺嘴子喝幾口，就拈起一支老礮台煙捲兒抽起來，閉着眼。

「老錢，打仗的事怎樣，現在？」

「看樣子是我們這邊打了勝仗。」

「唔，」李天君拼命抽了一口煙。「不過還聽說南軍很利害哩。不要緊吧。」

「當然不要緊。大帥親自出馬，還怕什麼？大帥這一向有信給你老人家沒有？」

「上個月裏有過一封信，還派個副官送了兩盆珊瑚。……大帥人倒是個能幹人。不過打仗的事情說不定的。要是吃了敗仗，南軍打了過來，那我們都會遭殃。……」

這裏李天君把眼睛張了開來：似乎要瞧瞧到底有沒有吃敗仗。

可是錢叔和怪堅決地說南軍成不了什麼事。

『南軍一打來，就是成業恆那批傢伙的天下。那遠成個世界！……從古以來，沒有聽說那一批乳臭小子得天下的。……成業恆他們都加入什麼國民黨，將來又是一塊黨人碑。這批傢伙會成事麼！……我們是……我們都能夠……』

五太太插了進來：

『他們說謝軍長給打死了哩。』

『沒有這句話吧。』錢叔和的眼睜得大了點兒。

『我聽見人說的。我聽見……我不記得聽見那個說的了，他說是

五太太眼只瞧着手裏滾着的煙泡：她用一種怪熟練的手法把牠裝上煙斗，就拿煙嘴那頭塞進李天君的嘴裏。

錢叔和瞧着女的那雙手，嘴裏說：

『成業恆那些傢伙，總要想個法子一網打盡他們。』

李天君可又專心在那口煙上。什麼烏王知縣要見他，見了那麼多時候，叫他好大一會兒工夫沒抽着煙。

『那個什麼王知縣，』李天君一肺的煙忍住了好一會兒，帶着煙嗓子說，他叫做什麼呀，『他叫做？……他要求我賜一道符是可以的，不過他還得送八百塊現洋來。』

『唔，是的。』

錢叔和瞧着李天君，又加了一句：

『他還想你老人家在大帥面前提拔他……』

『他能出多少？』李天君用長指甲彈彈煙捲的灰。

那個把食指和大拇指伸得長長的。

『唔，』李天君用鼻孔說。『不過大帥忙得很，不便寫信去。……』

『不過——』把腦袋湊到煙榻那面去，彷彿要親五太太的手，『不

過拿了他孝敬的錢再說，也很……』

『也好。叫他再加一點。』

『這倒好像……』

『怎麼？』

『好，我去同他說。』

『老實告訴你，這回見他是你的面子，他送的這五千花邊我真不希罕他的，我是……我很……』

忽然一個小丫頭開開一半房門，把腦袋伸了進來：

『天君娘娘來了！』

五太太咬着牙，把手裏滾着的煙泡子拿到了煙盤上。錢叔和站了起來，四面瞧着，不知道要怎麼才好。李天君下了煙榻想走出去，可是一個個女人的聲音嚷着進來了。

『我今天一定要同那個死不要臉的娼婦拚命！自己有了十來個野老公還不夠，還要把李天君勾到房裏。……娼婦，爛婊子！……』

反

攻

天君娘娘這麼嚷呀嚷呀的就衝了進來。她兩個太陽穴上一邊貼着一塊頭痛膏藥。腳裏得技巧很好，像兩隻粽子。用足跟着路，把腮巴子上的肌肉就震得一盪一盪的。

「你來做什麼！」李天君睜着眼。

「哼，我不該來。你該來！……一天到晚同弟媳婦鬼混，倒偏偏是有理，我不怕，我偏要……」

五太太跳了起來：

「你說誰，你說誰？」

「說你！娼婦！爛婊子！臭貨……！」

「你才是臭貨哩！——臭貨！爛婊子！娼婦！……跟六老爺不乾

不淨的是誰！跟六老爺偷偷摸摸誰不知道！……劉七那回爬窗子的事還當我不知道！臭貨！——臭到外面去了，臭到劉家去了！還那麼神氣哩，哼！叫大家評評看，誰是爛婊子，誰不要臉！」

「你怎麼……你你你！……」

她們倆就一直吵着。五太太的理由是：家裏人媽糊點兒倒還不在乎，偷到外姓的人可就是爛婊子。天君娘娘意見不同：天君娘娘有天君娘娘的身份，天君娘娘不能讓她的丈夫給弟媳婦勾勾搭搭的。

李天君叫了些話：可是他的低中音給那兩個的高音壓了下來，誰也聽不見。

錢叔和腿子發抖，咕嚕着：

『糟了糟了！』

他想逃出去，可是前面兩位太太擋着去路。

突然——

『呸！』天君娘娘嘴裏射出一大堆唾沫到五太太臉上——緩緩地從腮巴子流到下巴：大部份滴到了地下，其餘一小部份在半路裏有彈性似的縮了回來，掛在下巴尖上。

五太太衝了過去，一把扭住天君娘娘的衣領。

兩位太太打了起來。

李天君要去拖天君娘娘，可是拖不動。錢叔和知道天君娘娘沒對他自己動手的意思，透過一口氣，肚子裏說：

『天君也打起娘娘來了：兩個打一個，不算好漢！』

可是放心：別瞧天君娘娘腳小，她倒有幾手『國技』的。不知道怎麼一手掌，五太太給打得蹣倒了。天君娘娘就跨一步到床邊，拿起鴉片煙槍往李天君腦頂上打下去。

『你這不要臉的！你這……』

李天君縮成一團，手捧着腦袋，煙槍可打在指節上。

『呃，娘娘，呃……』錢叔和嘟囔着。他想勸開娘娘，突然一隻手把他推開兩尺遠。

『今天我……』娘娘還打着。

被打的退到床邊，再沒有地方可以退却。陡地一下子被打的人不

見了：他躲到了床底下。

五太太哭着罵着，拿些花瓶茶壺什麼的摔過來。……

於是天君娘娘和五太太又扭在一塊兒，掐着，咬着，揍着。

『娼婦！爛婊子！嗯！打死你這爛婊子！』

『臭貨！嗯！你這個……』

兩個人的陣線移到了牆邊。錢叔和趕緊走出了房門。

『呼，』他透一口氣。

他還聽得見房裏那兩位太太在咬着牙打着罵着。他腦筋很亂。可是怎麼，錢叔和不是挺有本領的麼。得把心靜下來想點重要的事呀。

他放慢着步子，手摸着臉。他想到李天君，想到王知縣那幾千塊現

洋，想到大帥，想到前方的戰事，想到成業恆他們，雖然他不相信會有成業恆他們的天下，他可也打了個寒噤。

『唔，不可不早爲之備。……抓起他們來……』

可是還沒抓着，成業恆他們就『得了天下』，因爲

北伐軍到了

反

『打倒腐化分子！』

『打倒軍閥！』

『打倒土豪劣紳！』

『打倒列強！』

攻

「懲辦錢叔和，劉自安！」

「槍斃李天君！」

小校場裏幾千個腦袋攢動着，幾千隻手臂舉着，幾千張口喊着。

「肅清軍閥走狗！」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除軍閥，除軍閥！……」

「擁護革命同志！」

獨眼龍舉起一條右臂，大叫着：

「擁護成業恆！擁護王伯陶！」

大家就跟着叫起來：

「擁護成業恆擁護王……」

「擁護胡澄！」

「靜！靜！有人演講了。」

「擁護！……」

「不要叫！聽成委員演講。」

「成委員……」

成業恆上了台。臉給太陽晒得紅紅的。額上沁着汗。他瞧瞧拍着手的幾千人，就拿一個喇叭筒兜住嘴：

「各位同志，各位同胞！……現在這個這個……我們看見光明了。……我們以前受這個這個……這個軍閥的壓迫，受土豪劣紳的壓迫。」

迫……」

「打倒土豪劣紳！」

「是的，我們應當打倒土豪劣紳。土豪劣紳壓迫我們民衆，無惡不作。譬如兄弟，這個這個……兄弟就被他們壓迫過的，這個，兄弟家裏有的一筆田……這個……那筆田等於是搶去的——土豪劣紳用陰謀，用壓迫手段對付兄弟……」

舐舐嘴唇又往下說：

「我們非打倒土豪劣紳不可，我們要……」

他左手拿着喇叭筒，右手握着拳。他反復地說着現在是土豪劣紳的末日，本縣的老百姓得過點好日子了。他還敘述了一些事：李天君

和錢叔和他們勾通軍閥，壓迫革命同志，對鄉民作威作福。他長長地伸出拳頭，奮激地講着，大聲叫了幾句口號，在雷似的響應裏退了下去。

獨眼龍又叫着『擁護成委員。』

成業恆掏出手絹來揩着汗。瞧着那矮小的胡澄同志上去演講，他全身就震了一下。

『伯陶，』他小聲叫。『小心胡澄的話。我們不能叫我們的人相信他。他是……』

『懲辦所有的土豪劣紳！』台上胡澄同志在講着。『有土皆豪，無紳不劣！……』

王伯陶輕輕把頭搖一下。成業恆壓着嗓子叫：

『混蛋！』

『抓盡土豪劣紳！』

『打倒……』

成業恆瞧王伯陶一眼，擠到了有才身邊。

『有才，打倒他，打倒胡澄。』

『爲什麼！』那個似乎嚇了一跳。

『唔，他……他他……』

跟有才說理可說不明白的。

下午一點，幾千人到了錢叔和家裏，可是主人跑掉了。獨眼龍帶

着十幾個徒弟把錢家的箱子全打開，撈出許多衣裳古董什麼的。桌子椅子給搗得粉碎。

『他媽的，這才是我獨眼龍的出頭日子！』

第二天劉自安家裏也這麼着來了一次。劉自安沒給找着：說是跟錢叔和一家人同跑掉的。他們的大門口貼着農民協會第幾區分會的紙條，穀倉封上農民協會的封條。

當晚李天君派劉真人到縣黨部去找成業恆和王伯陶。

『天君對於你們二位是很……是很……以前劉自安要捉你們二位，天君在暗中救了你們……』

『坐下來談罷，』成業恆張大眼睛。『什麼事？』

『天君有封親筆信。』

劉真人的眼睛釘着成業恆和王伯陶：他們兩個腦袋湊在一塊看着信，接着他倆互相瞧了會兒，王伯陶就舐一舐嘴唇，瞧到了劉真人：

『這是這樣的：懲辦土豪劣紳的事都由常會裏議決來辦，我們不能作主。要捉什麼人，也都是會裏議決的。』

『天君很佩服你們二位。天君過幾天要親自來拜訪。天君的事……』

……

成業恆打個手勢叫他別多嘴：

『我告訴你，我們要辦的是土豪劣紳：你們只要問問自己，你們平素有沒有豪過劣過。不豪不劣的儘可以放心。』

『是是是，』那個臉上堆着叫人瞧不順眼的笑。『天君平常對於地方的事是很熱心的，請你二位……天君孝敬你們二位一點小意思，過幾天天君要親自來拜訪二位。……』

『怎麼？』成業恆眼睜得更大。

『這是一點小意思，是我們天君對……』

成業恆可楞住了，那隻搔着頭皮的右手就停止在腦頂上，老半天沒下來。他不知怎麼辦好。

『唔，這得商量商量。』

他瞧王伯陶，把嘴對房門那一撈，他倆就走了出來。

『你看怎樣？』

『有志氣的青年能受賄麼，嚇！』

『李天君那「小意思」倒並不小，就是再多要點兒都行。一個人活不到一百年，奮鬥了一輩子爲了些什麼呀。』

『可是——』

『我們一收下來就得幫他們說話，他們還能保存他們的勢力。這麼着他們又得作威作福，給我們虧吃。』

『唔，而且……而且……我們要是把他們家產充了公……』

『對呀。』

挺着胸脯回到房裏，成業恆就對劉真人叫起來：

『你想賄賂我們麼……豈有此理！就只這件事我就可以把你拘留

起來，……公事公辦：是土劣就不客氣，不是土劣的儘管放心。我們要一個個地來查。你就這麼去告訴你們那個什麼李天君。……今天饒了你：下次再想用賄賂就對你不起！……」

『哪里敢用賄賂，不過天君的一片……』

『走罷走罷走罷！』

那個長長地作一個揖。出了房門，掉過身子又作個揖。很吃力地笑着，三遍四遍地說着：

『少陪。天君改日要來拜訪。……』

房裏的人瞧着劉真人背影在走廊裏漸漸不見，成業恆大笑起來。

『伯陶，吃酒吃酒！』

『我們剛才說錯了話，知道吧。』

『怎麼？』成業恆倒着酒。

『我們那麼一說，李天君就會跑掉的。』

成業恆端一茶碗酒放在王伯陶跟前。到書架上拿下一個餅乾罐子，他抓出一把花生米。王伯陶瞧着他等他說話，他可還在忙着找東西：抽開三個抽屜，在第三個抽屜裏翻出一個紙包。

『嚇，』他叫，『都是螞蟻！』

『這房子太潮濕，』王伯陶隨便地說。『呃，我們剛才的確說錯了。』

『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呈請省黨部清查他呢？』

『知道當然不知道，不過……』那個啜口酒，皺一皺眉。『不過他聽我們的口氣……唔，說不定李天君會跑。』

成業恆趕緊吞下口裏的酒，把手裏的茶碗在桌子上一頓：

『哼，跑，唔？跑得掉麼：我已經叫獨眼龍放了步哨。除非李天君真正神通廣大，他真會土遁才能那個。』

停停又：

『伯陶我真快活。從前只有李天君他們的勢力，我們受他們的擺佈，他們……他媽的，哼，那樣下去我們家裏的產業全得給他們盤去。他們……嚇，現在……嚇！』

『現在我們反攻。』

『對呀，反攻：現在他們由我們擺佈了。』

『不過……不過……不過還有一班人，我們要注意的：胡澄。』

『那，唔，那不怕。我有法子降服他們。我們的人胡澄可拉不去，我倒能拉他的人過來。』

兩個人都笑起來。

不知道是因爲燈光的原故，還是渴了酒。成業恆臉上更紅了點兒。牆上映着他手臂的影子像個大起重機，老在那兒動着：上呀下的，上呀下的。王伯陶嚥一口酒，皺一皺眉，老把花生米的皮掉在酒裏。

他倆談着要清查李天君家產的事。成業恆說了好幾遍：

「省黨部總會准的吧，是不是。省黨部總會准的，唔？」

「不會不准……我們可以拿天君宮的房子來辦個中學。」

可是忽然省政府來了個代電，還給了縣政府一個訓令：叫縣政府和縣黨部會同清查李天君的家產。

縣黨部的人吵了起來。

「省政府想要把李天君家裏的產業清查了解到省政府去，做建築公路的費用哩。」

「那不行！」成業恆尖聲說。「我們要辦中學。」

婦女部長楊同志把短髮抹了一下，用高音發表她的意見：省政府管不着縣黨部。

「然而縣政府憑了省政府給牠的訓令來同我們接頭了，怎樣……」
「不睬他！」

矮小的胡澄同志挺挺胸，這麼着他可就高了點兒。他舉着右手，說是等省黨部的指令來再說，

「對的？」王伯陶附和着。「我們回答縣政府一個公函：告訴我們們已經向省黨部請示，看省黨部的指令來了怎麼說。」

「我們非辦中學不可。省黨部一定會准的。」

就這麼辦：一心等省黨部的答復。他們談着省政府：準是牠知道了這兒有公事到省黨部呈請把李天君的家產充公辦中學，牠就趁省黨部還沒表示的時候先出頭，想把這筆逆產拿去做省路的經費。可是定

得等着省黨部的……

唔，過了這麼一個星期，省黨部的公事來了。

『怎麼，省黨部要派人來？』

『省黨部要把這筆逆產解到省黨部去哩。……逆產清查委員會？』

……』

省黨部馬上得派人來，和縣黨部組織一個逆產清查委員會來辦這

件事，可是李天君那些哄老百姓的天君行頭，先把牠抄出來。

『好呀，去拜會拜會李天君罷。』

成業恆覺得滿身都有了勁，他用力拍着史二的肩：

『史二你叫獨眼龍小心，不要給李天君跑掉。』

星期日天氣怪好的；沒一點兒風，太陽晒得不頂厲害。他們到了天君宮。

鳳凰山的楓樹葉子染着紅色，鮮明地站在那些柏樹堆裏。

「這是土豪劣紳的大本營，今天我們反攻！」

獨眼龍帶着他們徒弟們頭一個衝進去，把桌子上一些骨董玉器什麼的掃了下來。

天官們都着了慌！

「幹什麼？」

「幹什麼，我獨眼龍出頭的日子了！打你這忘八兒子養的！」

劈！——一個嘴巴，那位有鬚子的天官給打得退了幾步。

成業恆性地搖着手：

『呃呃呃呃！』

『怎麼，我們不革命麼？』

『呃呃，不要動！我們先拿公事給他們看。……我們奉到命令！』

來抄查你們的……』

他四面瞧瞧，指着手裏一張紙告訴那些天官。他演講似地說了李天君欺騙老百姓，還談到迷信之害，等等。

李天君來不及穿上道袍就馬上從天君宮五太太房裏趕着來了。他對成業恆他們作着揖，怪恭敬地彎着腰，背就顯得更駝。臉上笑着，讓那排黃牙齒站了出來。

「我有一句話，我有……我請你們各位聽我一聽，我有一句話，我……」

「好，你坐下來說罷。不要那樣拜——這是封建餘毒，這拜是。」
「是是，」李天君把屁股坐到一張椅子上：只坐着尾閭骨。「我對老百姓，我對地方上，……各位都是好心腸……請各位休息一下，請各位商量一下……」

縣黨部那些同志們彼此瞧瞧，又掉轉腦袋瞧瞧後面幾個保衛團的武裝同志。史二對獨眼龍裝了個鬼臉，笑一笑。

沉默了一會兒。只有誰咳了一聲兩聲的。

「各位都很辛苦，都很……」李天君怪不流利地說。「我想捐幾箇

錢給地方上……」

怎麼，當着許多人面前行賄賂！

成業恆皺着眉毛，瞟了保衛團幾位武裝同志一眼。

「看管他！」成業恆把胸脯挺了起來，瞧瞧大家臉上的表情。「革

命青年還受賄！」

他們一窩子人走了進去。

屋子高得真像宮殿。可是光線不好。正房上都掛着匾，寫着什麼

宮什麼宮。

「他媽的他在這兒多舒服！」

史二好奇地四面瞧着。一走進一間屋子他就得伸一伸舌子。他細

細地去摸那些牆上掛着的字畫，看牠是不是凸出的。

成業恆和王伯陶說着這間屋子將來可以做教室，前面那什麼宮呢——大福堂。一面忙着叫：

『蔣同志，你同康同志把這些記下來。這是他那個如意。這是什麼？——鼻煙壺，是不是？伯陶，李天君的寢宮將來可以做女生的廁所。……這是什麼？……嚇，這許多寶貝！……』

獨眼龍老想一個人先闖進別的屋子裏去，可是老有人跟着他。

『他媽的我獨眼龍這趟不是白來了麼？』

『這許多戳子！』

一塊八寸見方大小的玉印。兩塊小點兒的。

還有六塊印是金的。那些上面都是篆字；彎頭孔腦的誰也不認得。此外還有四百多顆木戳，都是——「李天君印」。

牆上掛着一排一排畫符的筆，刷子似的。頂大的兩尺來長，筆桿子有酒杯那麼粗。

成業恆笑：

「史二，我拿這枝筆替你畫道符，蓋上那顆大玉印，包你百病消除。」

那個勉強笑一下：他覺得這麼說總有點兒罪過似的。

「嚇，這都是別人送的，這些寶貝。……」弟子張宗昌敬獻。

「袁世凱贈」。「如弟端方……」端方？——那個做制臺的端方麼？「宣

「統八年愛新覺羅溥儀」……」

「都登記好了沒有？」

「登記好了。」

他們進了「伏魔殿」。

這間屋子更黑。中間牆上掛着一幅丈把長的中堂，畫着一道符，上半截隱在黑暗裏瞧不見。他們一踏進門，給裏面的陳列嚇了一跳。

「這是什麼？」

一排一排地放着五六百個黑瓦罐子，像我所說成業恆喝五加皮酒的那個黑酒罈。口子上都封着一張黃紙：一道符。

「暗，還有字哩。」

符的旁邊寫着字——像八九歲的小學生寫的：「光緒十六年六月十四午時，天君在江北揚州府寶應縣收狐狸精於此，」崇禎元年正月初一子時，天君在南海收蟹妖於此，」民國乙丑年十二月初三日卯時，天君在杭州府玉皇山收桑樹精於此，」餘類推。

成業恆對這些字楞了什麼七八秒鐘，拿起一個罐子來。一位天官慌着臉色：

「不能動，不能動！老爺，千萬莫去動牠！」

「怎麼？」

「這裏面關的是妖精，李天君畫了一道符鎮壓住了。一打開就不得了。」

『爲什麼？』

『一打開那些妖精就會跑掉；立刻就有大火大水，或者有什麼瘟

疫。宋朝有一年……』

『我不信！』成業恆笑。可是他抓着罐子的那隻手有點不自然起

來。像有股冷氣從手臂通過了全身，他打了個寒噤。

史二對着他耳朵謹慎地說：

『放下來罷，成同志。放下來罷。隨他去。』

沉默。

打碎牠，試試看，怎樣？

『一打碎馬上就有大火大水麼？』他瞧着那位天官。

『馬上就……馬上我們這裏的人，都會遭殃。』

成業恆瞧瞧王伯陶：他希望王伯陶在這里表示一下叫他別打碎，可是那個沒什麼表示。怎麼辦：要不要摔下去？你敢確斷一句：世界上並沒有妖魔鬼怪的麼？頂妥當是放下牠：打碎原是不必的，而且假使，倘若，如果，要是，萬一，或者，萬萬一真的有什麼……

又打了個寒噤。

大家都瞧着他。他手裏有了點兒冷汗。他怎麼下台呀，他是個新青年，他是革命的。他的人都在面前。而他剛才不是說過的麼——『我不信！』

『破除迷信，管他娘的！』

他顫着手舉起那罐子，閉着眼，橫一橫心，把牠使勁往地上一摔。

拍喇！

聲音並不怎麼大。可是誰都給嚇了一大跳。那位天官手捧着臉。史二臉變了色。獨眼龍張大了嘴，手抓着拳。

誰都在等着那馬上就到來的災害。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那位天官等不着那災害，儘捧着臉也捧得無味起來，他慢慢放下了兩隻手。成業恆睜開了眼睛——

「哈！」他叫。『我到底不信。』這只能騙鄉下人，到底騙不過我。

大家醒過來似的瞧到地上：瓦罐子給打得粉碎，破片中間有一堆東西：黃泥，炭屑，煤灰。這就是罐子裏給鎮壓着的妖精。連這位天官也張大了眼睛驚異着。

成業恆像卸下幾百斤擔子似地輕鬆。透過一口氣挺一挺胸脯，他又拿起一個罐子來：

『哪，這裏——是烏龜精，烏龜忘八的烏龜：我們看看這烏龜精是什麼樣子罷。』

拍喇！——黃泥，炭屑，煤灰。

誰都笑了起來。

獨眼龍和史二他們用腳掃着那些瓦罐子，滿地的黃泥，炭屑，煤

灰。

鄉下的老百姓知道了這回事，都到鳳凰山來瞧：天君宮貼着縣黨部的封條。

『李天君是很有法力的呀，怎麼讓他們這樣……』

『是呀，李天君爲什麼不同他們鬥法呢？』

李天君和劉真人可給關到了公安局裏。李天君沒有拿出法力來，只是哀求別人：

『要什麼都可以，坐班房太難爲情了。老爺，老爺，請各位老爺顧顧我的面子。……』

成業恆大笑：

「怎麼，你是李天君，你是有本領的呀。坐班房怕什麼，你用一用你的法力就逃出去了。」

史二想到李天君往日是什麼個勁兒，他覺得怪痛快。可是好像總有點兒對不住李天君似的。他還有點奇怪：他從小到長大，老當李天君是個了不起的活神仙，能叫雷公打雷，叫老天爺刮風下雨，皇帝老子也得巴結他。可是這回把他的法寶貝全給——毀的毀了，抄的抄了出來。就這麼沒事了麼？

史二會裁衣縫衣，可不會想透這回事。他一路搔着頭皮走到成業恆房裏去。

「成同志爲什麼那樣膽子大？他好像比李天君還……」

走到窗子跟前他就站住了；他聽見成業房裏有女人聲音。並不是婦女部長楊同志。誰呀？——史二從窗口上張望裏面。

「甯，李天君的三妹！」

忽然房裏成業恆大聲叫了起來：

「噫，你不要對我使美人計！你能勾得上我麼，嚇嚇。老實告訴你，像你這樣的女人來一打兩打也不相干，我一點不希罕。你這樣美人計是白用的。……公事公辦，李天君得吃一點王法。……你們的逆產也要清查，將來辦個中學，到那時候你要是再來個美人計，那我或是媽媽糊糊會陪你一晚。哈哈哈哈哈，哈哈……」

史二也在窗子外面笑。

「李天君用美人計也沒有用。還得抄他的家私哩。」

可是抄李天君家私的事還有點問題：究竟是辦中學，還是給省政
府修公路，還是解到省黨部去？這件事就延宕下來，中學一直沒辦
成。接着有更重要的事把這攔下了：那是縣黨部自己

內部鬧整扭

反
改

「這真是豈有此理！」成業恆一拳打在桌上。「有田的人都是土
豪，這成什麼話！胡澄就是這種主張：他說『有土皆豪』。他說要把所
有田主的倉裏的穀都封起來，由農民協會來分配，這非對他……對他
……他老實把……譬如我家裏罷，他難道也把我家裏當作土豪看，把

我家的穀子封起來！……」

同志們的臉子都緊張着。大家腦子裏浮着矮小的胡同志的影子！

——那傢伙可不容易對付。

王伯陶煩躁地摸着臉，咬着嘴唇，老半天他說了一句：

「農民協會要自由行動是不行的！」

「姓胡的要是煽惑農民，就先把他抓起來！」

「然而所有的田夸老都受他的愚弄哩，有才他們也……」

「鎮壓他們這種暴行！」

「兵呢？」

沒有兵。只有縣政府的保衛團。

事情一天一天鬧大了起來。在鄉下的保衛團抓了幾個農民協會的人，和梭鏢隊衝突。保衛團沒有一點用：給梭鏢隊繳了械。城裏緊急戒嚴。成業恆家裏給當做土豪把倉庫封了起來。成業恆的父親逃到了城裏。

有才是這批暴徒裏的重要分子，這也許是因爲上個月有才要求成業恆減租，成業恆沒答允，就有這麼一個結果。可是成業恆喊他來對他說過的呀：

「哼，你們這樣來待一個同志麼！我是你的同志呀，不是土豪劣紳呀。你們應當跟着我去打倒土豪劣紳的。你們是革命的，你們就不應跟同志開這玩笑。爲什麼無緣無故提出這無理要求：減了三成租，

我還有什麼呢！』

可是現在竟有這樣的事變！

成業恆拍着桌子罵胡同志罵有才他們，可是沒辦法對付：要是那批暴徒在城裏就好了。

『非嚴辦不可！……我們應當打電報到省裏去！……他們把我們家裏也當土豪！……』

史二慌張着跑來找成業恆。

『成同志……成先生……成……』他那麼一急，不知道要用什麼稱呼才好。『你家裏……呃，他們梭鏢隊要攻城哩，他們……他們他們……』

「攻城！」誰都給震了一下。

「保衛團打死了他們一個人，他們要……還有獨眼龍也跟着他們

……」

獨眼龍也跟他們混。他拍拍胸脯，告訴別人他是革命的。

「不革命的不算好漢。不革命的是忘八兒子養的。他媽的成家裏要衝破牠，有才你說是不是。」

他帶着徒弟們亂打，搶東西，可是梭鏢隊打了他一頓。

「該打，該打！」成業恆咬着牙齒叫。「還該槍斃！他叛變，他倒戈，他……」

王伯陶家裏也和成業恆的一樣，而且還糟些：他伯父給戴着高帽

子拖着遊街。

「這樣下去怎麼辦呢？」王伯陶低聲說，嗓子打顫。

「等省裏的回話，」成業恆拼命鎮靜着。「這簡直是反動！……黨的紀律……」

忽然他大笑起來，那個給嚇了一跳。

「笑什麼？」

「獨眼龍……」又笑。「獨眼龍……革命……搶東西……人家打了他一頓……哈哈……說不定還拘留起來了哩。……他的革命！」

——搶東西給打了一頓！……」

他捧着肚子笑，王伯陶可笑不出來：耽心地瞧着他。成業恆老笑

着：要是沒有兩個人闖進來，還不知道得笑到哪一天哩。

那闖進來的兩個人叫他們吃了一驚。——怎麼，李天君和劉真

人！

的確是李天君和劉真人。

『你們……怎麼，你們……』

李天君和劉真人一個勁兒對他倆作揖。

『有話稟告你們二位，』劉真人彎着腰，用了相當的低聲很精明地說着。『現在鄉民簡直反了，他們要攻城……』

『唔。怎樣？』成業恆張大了眼瞧着他。

那個向前跨了一步，把腦袋湊過去，聲音放得更低：

「如今只有天君可以收服他們。」

「可以收服他？」——瞧瞧李天君。李天君在陪着笑：黃牙齒排在紫黑色的嘴唇下面。

「可以收服，」劉真人用了一種叫你不不得不相信的有把握的勁兒。

「天君能夠指揮一班有力量的人，叫他們混進梭鏢隊，叫他們破壞他們……」

「破壞誰，破壞他們這些暴動分子麼？」

「唔。」

劉真人瞧着那兩個年青人，閉了會兒嘴又把腦袋湊過去：

「還有獨眼龍……」

「獨眼龍！」

「唔。獨眼龍給農民協會關起來了，我們那裏可以放他出來叫他

反水——破壞農民協會。」

成業恆和王伯陶懷疑地瞧着劉真人。劉真人馬上接一句：

「你們各位要是一答允，馬上我們就能夠辦到。」

「能夠辦到自然好，不過……」

「一定辦得到。天君是來向你們各位請示的：只要蒙你們各位准

許了，天君就去那個。不過……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劉真人努力想笑得可愛些，「這是大家的事。天君

還有件事要同二位商量的。」

唔，有條件。劉真人拱着兩個手說了那條件：請他們把清查李天君家產的案子撤銷，天君宮起封——鄉下的暴動平定之後李天君仍舊回到鳳凰山去。

「自然我們先要把破壞暴動的事辦成了，再來請……請你們各位起封。不然現在這局面天君也不能回宮去。撤銷那個案子的事……至於要辦中學，天君預備將來拿出一筆錢來捐給公家辦。」

「但是這是省裏的命令。」

那個笑出聲音來：

「你們各位只要報告省裏：李天君並沒有魚肉鄉民，事出有因！

查無實據，「這樣就可以……」

成業恆瞧着李天君起了兩種感覺：討厭，可憐。他不知道應當恨他還是同情他。李天君現在能鎮定鄉下的騷動，可是李天君在以前待他們太……

兩個年青人面對面楞着。

反
「我們少陪，」劉真人知趣地。「請二位斟酌一下，天君，後天親自來討回話。」

那兩個一走，成業恆叫了起來。

「噯，我們忘記問他們怎樣跑出來的了：他們關了起來的呀。」

「我覺得李天君有點可憐：處處討我們的好，你還……」

「怎麼，」成業恆大聲說，「我現在沒有對他不起呀。……不過還有點討厭：那口黃牙齒……這種人用處倒很有用處，而且……總有點人性，我以前當他們是一點人性也沒有的傢伙哩。」

他們和幾位同志談到半夜。

突然什麼地方響起了槍聲。

「什麼事！」誰都喘起氣來。

城外開了火！這麼着就開始了

不安定的一年

城裏的人都緊張地等着城外的消息。

「究竟什麼事？」

「省防軍要開到縣城裏來，剛剛遇到一支軍隊，打起來了。」

「誰的軍隊？」

「怎麼曉得呢！」

「勝還是敗？」——不知道誰勝了才有好處，就這麼含糊着問。

「一點也不曉得。」

槍響了一夜，省防軍退了，打勝的一營兵進了城。縣長給拘了起來。還得抓成業恆他們。

獨眼龍對農民協會的人嚷着：

「我獨眼龍是革命的。他媽的我一定把成業恆他們抓送到營部裏

去槍斃他。」

可是成業恆他們和李天君一家人都逃到了復縣。

過了這麼半個多月，忽然鄉下的梭鏢隊放着步哨，那營兵在鴨嘴山架着兩挺機關槍。於是又打仗。駐着的一營兵往南退，進來了一團兵。

抓住了好些人，解散了農民協會，城裏城外貼着新標語。

『打倒反動分子！』

『打倒搗亂分子！』

『歡迎成王各委員回縣主持黨務！』

被歡迎的人們回到了縣黨部。

「伯陶，我們對他們反攻的時候到了。……把所有的反動分子都抓起來，政治才上得了軌道。那姓胡的煽惑農民，要密令通緝。」

傍晚時候有個小個子很急地走出南門，突然後面有一隻手拖住他。

「胡同志，慢點兒走！」

「哪個！」——回過腦袋來。

「哪個？」他媽的我抓不到你的話，我獨眼龍也不算好漢！」

「好同志，有話請你好好地說，你是……」

「媽的誰跟你是同志！——你是反動分子。走！」

第二天獨眼龍找着了成業恆。

『我獨眼龍總是擁護你成委員的。革命就全靠義氣，媽的我獨眼龍就只有義氣。成委員，』他很響地拍着胸脯。『那個忘八兒子養的要擁護你，就是我獨眼龍的死對頭。成委員你相信我；我給你保鏢。他媽媽的。』

接着逮住了好些暴徒，有才是一個。

『好，』成業恆說，『把有才交給我，讓我親自辦他。』

什麼事都順利起來，縣裏駐着一團軍隊，局面穩定了。錢叔和劉自安回了自己的家過端午。天君宮由縣政府起了封，讓李天君回去，不過知照了縣黨部一聲。李天君知道省黨部早已經改組換了人，什麼清查逆產的事件，得攔一下，就一個勁兒去準備在端午那天舉行

驅除五毒的儀式。

「我們在這個時候最要注意，」成業恆用食指敲着桌沿說。「對於土豪劣紳我們還是不能放過。土豪劣紳不能讓他們有政治勢力。我們不要讓他們再去魚肉鄉民。只要他們不豪不劣，自然可以相安無事。其實他們也豪不起來，劣不起來，我們在這裏。是不是。」

夏天一過去，全縣的人可又緊張起來：又到了什麼軍隊打退了駐軍進了城。

成業恆他們跟着打敗了的一團軍隊走了。

李天君和錢叔和都跟新來的軍隊混得很好。劉自安又着手辦民團。

可是第二年春天，

局面又一變

錢叔和用一塊摺成長方形的手絹揩着額上的汗，拖住一個天官

問：

「天君在哪裏？」

「天駕在議事堂。」

「議事堂，」那個嘟囔着。他不耐煩似地皺皺眉，向東邊一條長長的廊子走去。肚子裏像在埋怨着，可不知道是埋怨誰。『二月天氣就這樣熱！』

所謂議事堂裏有着許多人。李天君高高地坐着，穿上那件高袍，戴着五角朝天的帽子。他左邊站着劉真人，那邊是另外一位天官。前面兩排旗子旛子什麼的，站成八字形。地下跪着七八個女的男的。

錢叔和站在議事堂門口張望着。

『那個雌頭的背影倒不錯，』肚子裏說。

想瞧瞧『那個雌頭』的臉子，可是她臉向着李天君那面跪着。

劉真人扳着臉，背書似地大聲說着：

『好了，你們不必說了。李繼禹同李大娘子通姦，事情已經明白白：叔嫂通姦，這是辱沒祖宗的醜事。』

『冤枉……』跪着一個三十上下的人叫了起來。『冤枉……』

「你還不服？」

「冤枉……」

「好，那就請天君問太上老君。天君的指甲浸到硯池裏的硃砂裏：如果指甲染了紅的，就沒有冤枉，如果有冤枉，天君的指甲就染着了黑色。」

李天君就閉着眼，把指甲放在硃砂裏去。旁邊的喇叭和鑊鈸吹打起來，到李天君從硯池裏收回了手才停住。

嚇，一點兒沒冤枉：指甲是紅的。

謝真人舉着一個右手：

「沒有冤枉：大家看見的。現在請天君判刑。」

又是吹打。李天君閉着眼，兩個手儘動着：十條手指做出了許多花樣。這麼着過了兩三分鐘，突然張開眼睛，把一個什麼東西在桌子上——拍，那些吹呀打的就陡地打住。

『李繼禹，李大娘子，』李天君拚命要把聲音提高，可是提不高，『剛才太上老君顯靈對我降諭：李繼禹同李大娘子叔嫂通姦，罪大極惡。應打男女各三百鞭，罰七百塊現洋繳到天君府。如不願受鞭刑折成三百塊現洋。……』

『天君，我實在沒有錢……』

『准你們先繳一百，其餘每月繳一百，准你們展期繳的那筆錢要算利息的：每元月息三分。』

反

攻

「天君我求你……」

錢叔和臉上閃了一下微笑，走了開去。他俯着腦袋瞧着自己的脚尖：鞋子上有了點灰，他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揮掉牠。

忽然他想：這麼一雙腳還能在這麼一個地方走多少次？世界變了樣子，鄉下老百姓都不識高低，連李天君也不相信起來。天君宮和天君府也許有一天真的會變成什麼學堂。錢叔和自己說不定有一天會……

「噉！」他在嗓子裏叫。

他加快了步子，還把肚子挺了起來。別灰心：事在人爲。誰的命裏總得有不順斂的時候，得遭小人。唔，別怕，走去就是！

於是他走到了三妹房門口。

門關着，敲門。

「哪個？」

「我。」

「唔，老錢。你明天再來。」

她不開門。

錢叔和站着聽了會兒：房裏有叫人脹氣的男人笑聲。

「哼，娼婦！」戶外的人拔腿就跳。

他覺得命裏又多遭了一個小人。他想到成業恆那批小伙子，想到獨眼龍，想到剛才的李天君，想到自己，想到鄉下老百姓現在的囂

張。

「三妹房裏的那個說不定是個共產黨」，他胸部輕鬆了點兒。「自己真蠢，同一個共黨吃醋！」

可是總還有點不舒服，像癩子醫好了之後留下一個疤。過了兩個鐘頭在五太太房裏和李天君他們談着正經事的時候，這個疤還在逗得他難受着。

「五太太比三妹好多了，」他想。

五太太挨着李天君坐在床上，殷勤地問李天君要不要再燒一個煙泡。

李天君搖搖腦袋，就很有精神地和錢叔和談着。

「你這句話是真的，很的確？」他問錢叔和。

那個在瞧着五太太的手發楞，李天君的話使他嚇了一跳。

「唔？唔。呃，呃」錢叔和把腰板伸直一下。「這是獨眼龍說的：這裏的軍隊要退，成業恆他們從省裏要回來——仍舊是什麼委員！他們還……」

「獨眼龍是不是造謠的？」

「造謠？他造了這種謠沒什麼好處。」

「他或者是想向我們敲……敲……」李天君記得有句術語：騙錢叫做敲什麼——下面一個字可想不起來。

「敲詐？——那他不會。現在他每個月拿我們一二百塊花邊，他

同他那些徒弟倒是真的替我們出力。」

劉真人把一雙腿子疊起來，右手在膝下一拍：

「先下手爲強：我們到省裏告成業恆他們是共產黨！」

「唔。但是……但是……好的。不過要快。我去……我們馬上……」

……

要把那批小夥子一網打盡才有安靜的日子。他們得把全縣的大好老團成一氣，聯名告那批傢伙。

幾天來錢叔和儘忙着。幾天來錢叔和的心很亂：「歡迎黨務整理委員成業恆王伯陶」的標語，打倒土豪劣紳的喊聲，三妹房裏那叫人脹氣的男人笑聲，全給搗成亂七八糟的一堆。還不知道自己命運怎麼

着哩。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這世界！

那批小夥子又得了天下，告到省裏去的那些公事沒回音。

「我們要想個更進一步的辦法。成業恆他們又呈請省裏要抓我們哩，聽說。」

接着來的是更糟的日子：共產黨打進了北鄉，駐軍去剿匪。城外常有槍聲，算不了一回事。成業恆家裏也給弄毀，成業恆的父親沒了下落。

成業恆跟着軍隊去剿過匪，可是對李天君他們也不放鬆：他常說現在他們有兩大敵人。

「同志們，大家要努力剿滅共產黨。但是土豪劣紳也要懲辦。……」

……共產黨可以說是土豪劣紳製造出來的。所以我們有兩大敵人：土豪劣紳，共產黨！」

李天君和錢叔和他們可聯合着全縣的『大好老』，不斷地告到省裏去：引了許多理由說成業恆他們是共產黨。

到了要過舊曆年的時候，省裏派了路委員來查這件事。路委員在聚興酒樓把成業恆和錢叔和雙方的人都請出，說了這樣的話：

「現在你們雙方有點誤會：這方面說那方面是土豪劣紳，那方面說這方面共產黨。其實呢，你們雙方都是爲了國家，不過政見不同。錢先生劉先生他們爲了地方上的事是很出力的。成同志一方面，還親自跟軍隊去剿匪，這精神很可佩服。……如今共產黨鬧得這樣兇，你

們雙方應當消除這種隔閡，一致保衛這地方——不要被共產黨蹂躪，對於無知鄉民，尤其要注意他們不要被共產黨利用。你們雙方有了誤會是很容易給共匪一個搗亂的機會的。……現在這樣：不努力剿匪的，或者給共匪一個利用的機會的，那就是共產黨。……如今兄弟代表省裏請你們杯酒言歡，你們雙方握起手來。來，敬祝各位一杯！……』

可是幾個月一過去，縣裏傳着一種謠言：成業恆王伯陶他們勾結共匪。

縣黨部的人又貼起打倒「土豪劣紳」的標語來。在三月十二日的紀念大會裏舉行植樹的時候，成業恆甚至於當着幾千人說要槍斃土豪劣

紳！

錢叔和於是又忙起來：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把那批小伙子一網打盡，不過要——

馬上動手

劉真人和錢叔和一走進五太太房裏就楞住了。

天君娘娘和五太太又在拼命。李天君拉不開她們，只咕嚕着：

「像什麼樣子！像什麼樣子！」

五太太的辮子髻散了下來，一條不到一尺長的辮子斜在肩膀上。

兩綰假髮掉在地下，給脚踹得全是灰。天君娘娘的髻給扯斷了繩子，

頭髮披到了肩上。她嘴裏罵着：

『臭貨！把天君迷住……把……把把……爛婊子！騷貨！臭

「——」——末了這個字怕觸犯出版法，作者不便寫出來。

『你才是婊子，你偷到外面去了！爛婊子！爛……！』

錢叔和趕緊把踏進了房門的一條右腿收了回來。他瞧瞧劉真人。

那個可一點兒不着慌：叫了些老媽子和丫頭來把天君娘娘拖走。

『娘娘，有話回頭再說，娘娘！』劉真人也拉娘娘的膀子。

『好呀！連你也同這騷貨打在一起來同我作對了！死沒良心！……

……男人都沒良心！……你同這臭婊子一定也有一手！……不要拖我！』

娘娘使勁抽出右手劈！——給了劉真人一下耳刮子。

劉真人笑着：

『好好，我不是，我不是。……有話回頭再說。娘娘，娘娘！』

『不要拉住我！』娘娘尖聲叫，推開劉真人的手。『以後你不許碰我一下！……死沒良心的！——同臭婊子聯成一氣對付我！我認識你了，你這……你這……』

十來隻手拖開天君娘娘：她雖然有幾手『國技』，可也對付不了。她拖了出去。她一路罵着。聲音漸漸遠去，漸漸遠去。一直到聽不見。

李天君透過一口氣來，摸摸臉坐到太師椅上。五太太伏在他肩上哭。

「我這日子不好過，我這……我這日子……她……她她……我……她……我我……你要有個交代，你……」

她腮巴子破了：三條平行的紅線。眼角上一塊青。下巴上給撕破了一塊皮口，頭髮裏冒着熱氣：桂花油和抹桌布似的味兒就充滿着這屋子。

錢叔和佩服似地瞧着劉真人。劉真人瞧了五太太一眼，提高着嗓子對天君說：

「那件事情辦好了。」

「唔。那是……」天君聲音還發顫，把一排黃牙咬着下唇。

「縣長那裏五千。常營長那裏一千五。常營長答應趁旅長沒回來

之前辦好，不然旅長回來要干涉：旅長是贊成成業恆他們的。」

「這五千的一千五的都送去了麼，都……」

「送去了。」

「他們什麼時候動手去？……」

「馬上。」

五太太等了老半天沒人理她，老哭下去可沒多大意思，她就走到梳粧台旁邊，對着鏡子理頭髮，叫丫頭打洗臉水。

李天君噓一口氣，順着這口氣輕輕地送出一句話：

「弄掉了他們才有日子過。」

「當然，」錢叔和等到了機會馬上插進來。「我們現在是大舉反

攻。」

他自己認爲這句話很俏皮，再三地說着：『反攻，反攻，大舉反攻。』他格格地笑起來。可是別人並沒笑，他就挺直了腰板鄭重地加一句：

『我們的確非大舉反攻不可：有我們就不能有他們。』

李天君拿小指的長指甲掏了好一會鼻孔，把掏出的東西送到鼻孔跟前聞聞，然後用大拇指的指甲把那東西彈去：畢剝畢剝畢剝！

『不過有一樁難處，』錢叔和瞧了劉真人一眼，賣弄地說。『憑空是不能夠抓他們的。不過呢，不過這個……這是……這樁難處已有辦法。』

他瞧着李天君，想等別人問他，可是別人在『已經有了辦法』那麼一句上放了心，想到了五太太和李天君娘娘的事上去。

『已經有了辦法，』錢叔和大聲地。『這已經有了辦法：我們先抓個不相干的人來叫他供成業恆是共產黨。……』

李天君醒過來似地——

「啊？」

劉真人把這辦法敘述了一遍。接着錢叔和就說這辦法是自己想出來的。

『我看是，非用這個辦法不可。』

『不過……不過我……我……』李天君想了一想，覺得自己並沒

有什麼了不起的意見，就沒說下去。

於是他們安心地等着反攻勝利的消息。他們想現在獨眼龍總已經動手了。

對的：動手了。獨眼龍和兩個保衛團的兵到史二家裏。

「就是他！」

「六隻手」把抓住史二。」

「獨眼龍你做什麼？」史二叫。

「你是共產黨！」

「我怎麼是……！」

「別說啦：我獨眼龍什麼都明白。他媽的你還賴！」

「獨眼龍你同我無仇無怨，爲什麼冤枉我是……」

「我獨眼龍不是要跟開玩笑，你是共產黨就得抓你，他媽的我獨眼龍誰不知道是個好漢，好漢就得抓那些忘八兒子養的。朋友是朋友，可是你是共產黨就得對你不起。」

「你爲什麼憑空來……」

「廢話少說。走！」

「你……你你你……」

「走！」

史二給關在保衛團裏。

「你爲什麼要去當共產黨？」

『我不是的呀。我是……』

『我們曉得你的確是共產黨。你招出來：成業恆王伯陶他們，縣黨部那批人，是不是你的同黨？』

『都不是的。成委員是待我們很好的。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他們都很……』

『不招？』

問了幾次還是不招。於是抽了兩百皮鞭還押，史二脊背上屁股上都刻着一條條青的紫的，血沁到了衣裳上。他伏到地上躺着，抽抽咽咽哭起來。

第二天一大早，獨眼龍來找史二，拼命地拍着胸脯：

「他媽的我獨眼龍是講義氣的，我來救你，史二！」
那個像孩子似的哭着。

「別哭哇，史二！你依了我的話你就得沒事，還有許多好處。我獨眼龍要冤你就是忘八兒子養！史二，你依不依？」

「依什麼？」

獨眼龍笑一下，低聲叫他在公堂上一口咬定成業恆他們是共產黨。

「你依我的，伙計。這麼着就沒你的事，李天君還得給你五百塊現洋。伙計，就這麼辦，行不行！你只要聽我獨眼龍的話，包你沒錯兒。」

「我怎麼能夠說成先生他們是共產黨呢，冤枉好人。」

「不依？」

「我……」

「好，瞧着罷。」

第二次提審，老爺給史二一張紙，寫着三十幾個名字，頭兩個是

成業恆，王伯陶。

「你只要招出來，就沒你的事，而且還要……」

史二不招。

「踹槓子！」

槓子在史二膝腓灣裏那麼一壓，史二尖叫了起來：

「啊唷老爺！啊唷，老爺老爺，啊唷！啊呀老爺老爺！我我我……
啊呀老爺！老爺老爺老爺……」

史二昏了過去。

提審三次，踹槓子三次，史二依了獨眼龍的話招了。可是將來他還得做證人，現在一下子不能放出來。每天吃的飯菜可怪好的。獨眼龍送來了李天君的五百塊錢：到史二手裏的是三百五十塊，那一百五十獨眼龍扣下了做回扣。

金縣長找錢叔和商量：他覺得抓起三十幾個人來準得引起地方上的反感。

「如果鬧起事來……叔翁看如何？」

唔，這總得小心從事。

「只要把姓成的姓王的——他們兩個是爲首的：擒賊先擒王。……」

……

「今天馬上去……」

錢叔和記起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是禮拜，恐怕捉不到。走漏了風聲反而無從下手。」

「是的是的。」

「明天他們要做紀念週，明天上午……」

兩個人會心地笑起來。錢叔和掏出那塊摺成長方形的手絹擦擦臉，一個勁兒要留縣長吃便飯，拿出金縣長上月送他的兩瓶陳十年白

蘭地來款待金縣長。」

金縣長得意地想：別人到這兒當過縣長的都發牢騷，認爲李天君和那些紳士難對付。可是他跟他們混得挺好，這縣長椅子坐得穩着。

「一個人做事總要看風轉舵，」肚子裏說：「明天替他們辦好這件事，他們對我就更那個了，更……更……」——他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字：太把自己說低了也不好，太把自己抬高了也不好。金縣長連對自說話都這麼老到的。

找不到適當的字眼不要緊，總而言之事情是向好的一方面走：進行得怪順利的，派去的幾個保衛團的人，一到縣黨部就瞧見成業恆在做紀念週。

嚇，全在這兒！可惜一下子不便抓那三十幾個人，不然的話——
哼，抓三百個也不難。

來的幾個人在大禮堂門口喊同志：

『成同志，縣長有要緊事請你去！』

成業恆穿着一件藍灰色的自由布棉袍：雖然是春天，雨那麼一下，可還有點冷。他站在台上，手撐在桌沿上，慢慢地說着：

『……今天的政治報告，這個……這個……分兩部份：一部份是國內的，一部份是國外的。國內的這個這個……』

禮堂裏闖進了四個保衛團的武裝同志打斷了他。

「什麼事？」

「不曉得。縣長說有緊急的公事要請成同志過去商量。」
全堂的人都瞧着那四個走進來的人。

「那麼等我報告完了就來。」

「頂好請你馬上就去，」陪笑着說。「縣長很着急。大概總是很機密的急事。」

「成業恆躊躇了會兒。」

「好罷。」

他把政治報告的事託了一位同志，就走到自己的房裏。

「王同志呢？」別人問。

『金縣長也要找他麼？』成業恆一面在床下找着什麼。『他有點事到第二小學去了。』

『縣長也請他。』

『請坐一會。讓我穿好套鞋同你們去。……咳，我的套鞋呢？……』

……老鄭，老鄭！把我的套鞋拿來，老鄭！』

外面下着細雨，所謂毛毛雨。

四個保衛團的人低着腦袋跟成業恆走，有一個小聲兒唱着：

『毛毛雨，下個不鳴停。 微微風，吹個不鳴停。

吱吱啲…… 吱啲吱啲吱啲， 一個兒龍東鏘！』

『唱錯了，』成業恆笑。

那幾個也笑起來。可是那位唱的人不服：

「唱片裏是這樣唱的。」

「笑話！你是把……」

一陣風把雨絲掃到成業恆臉上，他趕緊一閉嘴就把話打住了。

風頂着雨傘，走着很費勁。成業恆的棉袍下半截全是濕的，還沾着許多泥漿。

「噁，這天氣真討厭……縣長叫我什麼事，是不是省裏有電報來？」

「不曉得。見到了縣長就會……」

「那自然。還用你說。……多半是省裏有電報。」

完全不是。

金縣長見到成業恆第一句話就——

「你是共產黨吧。」

那個大笑：

「你這句話就像剛才那位同志唱的毛毛雨一樣。……要你才是共產黨哩。……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金縣長把臉一綳：

「成同志，我不是同你講笑話。許多人告你說你是共產黨，而且還有……」

「什麼？」他叫。

「還有一個共產黨供出了你。」

「笑話，我是共產黨……好好地在那裏做紀念週給你打斷，同我說這麼一句話！」

「人家招你總是真的。」

「這真太滑稽！我親自辦了胡澄謝有才他們，我親自去剿了匪，我跟共產黨是死對頭，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麼，倒說我是共產黨！」

兩個人的話愈說愈盤扭。金縣長表示了點兒抱歉的意思：既然有人告，還有共產黨招了出來，總得查一查。成業恆堅持着說非放他回去不可。

「你簡直是輕禁我，那還行！你縣長有權拘捕我麼！你先到省裏

取消我黨部委員資格再抓我不遲！」

可是不放他走。到十一點鐘左右，連王伯陶也給抓來拘禁着了。

成業恆知道是史二供的，從看守人那兒知道獨眼龍常來找史二，他想到了是怎麼回事。史二給抓來坐班房的事他現在才聽說。可是史二幹麼要胡說八道地亂供？想到史二，想到獨眼龍，他感到心臟什麼地方一陣酸疼。

雨一直沒停過。天上厚厚的雲，像一口鐵鍋嵌在腦袋上似的叫人氣悶，他坐在桌邊，手托着下巴，瞧這間屋子。房門外兩個看守的兵在交互着打呵欠。

屋簷滴着水，很勻稱地，一聲一聲，聽來比沒有聲音還寂寞。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他反對土豪劣紳，可是那年農民協會把他家的倉庫封了起來。家給共產黨毀了，父親沒了下落。他對共產黨報仇：抓共產黨，親自殺共產黨。可是今天給當做共產黨軟禁在這兒！

他想到這回有沒有危險。他打了個寒噤。

『呃，鎮靜。』

於是他靜靜地聽着雨聲：偶然給風一刮，雨就沙的一陣響。他覺得那些雨絲和黑雲把他的嘴呀鼻孔的都塞住了，透不過氣來。他行着深呼吸，他鼻尖子發着酸。他想到他的命運和這天氣一樣難受。

我要找點書報看，可是沒有。紙上印着字的東西只有牆上那份日

曆：他發現了一個寶貝似地瞧着牠，一個字一個字地念看：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大，十九日，星期一。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大，十九日，星期一。』

他翻開那張日子瞧紙的反面：他希望那反面寫着了幾句話——一個笑話，或者是什麼常識，或者有幾句格言。可是反面是一頁白紙。

輕輕地呼了口氣，他又返複地念：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大，十九日……吃了兩種敵人的虧……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大……星期一』

從這麼一天起他坐了班房。

許多人跑到旅部裏和縣政府裏去要求釋放成王兩個委員，像那些

商民協會學生會什麼的那些團體，都貼着標語，喊着口號，拿着小旗子去請願。縣政府嚴厲地告訴他們：袒護共產黨也是有罪的。錢叔和他們也去請願，給用茶點招待着，請他們儘量舉出成業恆他們反動的證據來。牆上同時貼着『槍斃成業恆』和『擁護成業恆』的標語。

可是沒有用：成業恆和王伯陶給解到了省裏。

成業恆就這麼着坐了兩年班房。

得了，這故事到這裏可以

告一個結束

『就是這樣，我冤冤枉枉地坐了兩年班房，』成業恆說。

「李天君呢？」我問。

「那位天君還在鳳凰山，不過沒有從前闊氣了：相信他的人沒有從前那麼多。……天君，嚇！……你叫做天翼，同天君是「天」字排房哩。」

大家笑了一笑。

成業恆喝了一大口酒，又說了下去：

「後來那旅長回來了，聽說把那位拿了一千五百塊錢的營長處罰了一頓。……史二後來死在牢裏，真可憐。我倒不怪他：他是給逼得沒辦法，在看守所裏他向我們哭過好幾回。他老婆聽見他死在牢裏，她去投了河。……只有獨眼龍我永遠記得他！」

他眼睛瞧着窗外，似乎想起了什麼。他自言自語地：

「總而言之是我自己倒霉；共產黨說我是土豪劣紳，土豪劣紳說我是共產黨。我吃盡了虧。做人真是麻煩！……土豪劣紳真厲害，嚇！……家就沒有了家，自己還坐了兩年牢。我現在還是不能回我們縣裏去，一回去他們就會……唔，在這裏還不曉得找不找得到一個飯碗哩。……呃，媽的，不管牠！還是吃酒！天翼，你吃一杯麼？喂，老羊，我同你乾一杯！」

停會兒他放低着聲音：

「那年李天君他們要送我的那筆錢我沒受，今天想起來真是懊悔哩。要不然生活總解決了，是不是。……呃呃，吃酒呀，吃呀！……」

今朝有酒今朝醉；把這一瓶吃完牠！」

脊背與奶子

—

鎮上的人大家都談着一個新聞；任三嫂在莊谿。

『是不是她野老公那里？』

『唔。還生了一個女兒哩，』低聲說。彷彿一說得大點兒就造了口孽似的。可是在他丈把遠以內的也還聽得見。

『她給任三生的那個兒子怕也是野種吧。』

大家對這問話的小夥子瞧了一眼，又說到這消息是該祕密的。

「喂，莫走了風。任三家裏打算捉她回來。」

「長太爺不曉得要怎樣發脾氣哩……族裏出了這樣……這樣……」

呢，這樣那個的女人，呢？」

那個小夥子就把下嘴唇往外攢了一下：

「哼！」

「長太爺是，」裝着很知道的勁兒，「他是……他很……」

有幾篇嘴唇扁了一扁，嘴角往下彎着。一些話就給關在了嘴唇裏

面。只得用鼻孔——

「唔，唔。」

大家就回去等着：有戲着。你瞧着，長太爺準得有一手。

長太爺真在打算着「手」。

「哼！……」

過了會兒：

「唔。……」

你要是和長太爺「混熟」，你就得知道他現在正生着氣，也在打着主意。

他左腿疊在右腿上。右手的小指忙着剔牙齒。臉上像塗着蠟，一線陽光斜到他右邊腮巴上，顴骨那兒就像個玻璃瓶似的放亮。

這件事到了他長太爺手上！

「疊着的腿子」上一下地抖了起來，大襟上沾着一片瓜子壳就簸動

得像大洋裏的小划子。

真不懂任三嫂跟上了莊谿那兔崽子有什麼鳥好處。他想着這件事。頂好把那個兔崽子也診他一診，給他點兒王法。可是別人姓劉，他長太爺可管不着。

右手剔牙剔得更起勁，彷彿要給自己的牙齒一點兒王法什麼似的。自己聽得見指甲割着牙齒響——戛，戛。唾沫沿着手心流下來。

「哼！」

聽說莊谿那野老公不過是個田夸老。可真怪，任三嫂可跟上了這麼個傢伙。可是也許那劉的有點什麼長處，一些騷貨特別喜歡的。

腿子抖動得幾乎跳起來。那片瓜子壳子在大襟上站不住，給弄得

東奔西奔的，一個不留神就給摔到了地下。

任三嫂一找回來了，準得打爛她的脊背肉。……

你說他又得『哼』了吧——他生了氣？

不。

倒是——他全身軟了一下。

任三嫂那身肉可經不起打。她那身肉——其實說『肉』是錯了的，應當說是芡實粉，再不然就是沒有蒸透的蒸鷄蛋：手指點一點就得破似的。

子——
長太爺噓了口氣。任三嫂那身肉真可禁不起打，單止她的腮巴

她的腮巴子是怎麼個勁兒，長太爺那隻剔着牙的右手頂明白：牠扭過牠。

「臉子一天到晚日晒雨淋的，還這麼嫩，別的地方不知道要怎樣嫩法哩。」

可是任三嫂並不因為長太爺讚美她她就高興。她有點整扭勁。她把那雙漆黑的眼瞪着，叫了起來：

「做什麼？」

「不要假正經，曉得吧。……任三吃你不住我是知道的。他是不是很……」

那隻留着長指甲的右手又對她突出奶子的胸部伸了過去，可給任

三嫂一手打開了。

「青天白日裏你調戲人……真不要臉……」

「青天白日調戲不得，晚上就好來那個。……任三你是不過勁的，唔。我同你……」

「滾，滾！」

「爲什麼要這樣兇？」長太爺差點沒給她推倒。

「死不要臉的！老不死的！虧你還是族紳——任家族上真倒盡了楣！……」

長太爺可就有點兒不高興了：

「說什麼！」

『你不要仗着你是個族紳，你不要……』

『你再說，你再說！』搶一步上去。

瞧瞧四面。

沒有人。只有趙老八家裏那條花狗沿河岸跑着，把泥地上印着一路的梅花印。狗是不會說話的。

他打算一把抱住她。他想在那兩片活動着嘴唇上咬一口。他得把她吃下去：單止那兩塊紅紅的腮巴子就夠多好吃，不說別的。他眼睛塗上了千把根紅絲，額上的青筋突出得兩分高。

可是任三嫂跳開了。

『畜生！老狗！強盜！雜種！痞子！任剝皮！……』

這一大串噘噘刮刮的話他並沒聽見。

「好嫂子。你不要太……太……你不要那個。……你要什麼有什麼。你依了我，唔，唔，你依了我……」

「滾你娘的臭蛋！……死不要臉的老畜生！……——還是族紳，還要管地方上的事！……死不要臉的……」

長太爺這回動了火。

「你不要太得意！……不識抬舉的傢伙，我好意要抬舉……要……要……要……」

「哪個認得你這臭瘟蛋！……仗着有錢有勢，大太陽底下調戲人！……」

『你再說！』

『怕你！……你這畜生，任剝皮，瘟傢伙！』

『哼！』長太爺手指有點打顫。『哼，哼！你小心！你！』

『怕你什麼：我隨便告訴哪個，族紳調戲人。』

『這瘟女人真厲害！』

生氣管生氣，任三嫂那身子——單只是腮巴子，就簡直是芡實粉，是沒蒸透的蒸雞蛋，這可是真的。她那雙眼珠會飛，會說話。那兩片彎得怪勻稱的嘴唇一動，馬上就露出一排發光的牙齒來——整整齊齊地站着。

這麼兩片嘴唇，今天罵了他。

女人的罵和男人的不同。唔，罵幾句沒屁關係。就是給她用那對棉花的手打幾拳都不在乎，只要她肯那個。

「唔唔。」

長太爺在打主意。

他可不能威脅她：弄得不好她真去對別人說長太爺調戲她，可不大好。他不能太性急：女人的心眼兒他挺知道——心裏想的是一回事，嘴巴裏的又是一回事。你瞧焦四姐，不是麼，到頭來還是跟上了他。女人總是女人，任三嫂總不會老是那麼……

得，就這麼着。第二天太陽快下山，長太爺拿着一個玉圈子到河邊上找着任三嫂。

「喂，喂。」

沒理他。

「是不是生了氣？」他笑。「還是那麼假正經？……喂，你看看。」
別人一個勁兒淘着米，腦袋也不回一回。

「哈，怎的——不回過——臉兒來——」調着腔，扭扭腦袋，擎着玉圈子的手在紫灰色的空氣裏畫了個圈。

不成，他媽的。

「哼！」他說。

可是不能就這麼丟了手。他那隻扭過她臉子的右手在——癢不像癢，麻不像麻的。一扭，那片腮巴子就扭成白色，手一放，才慢慢

地回到紅色。這麼一張臉子他可不能就丟了手。

可是主意還沒打定，任三嫂可逃到了野老公那兒。

『哼，這騷貨太不識抬舉！要是找到了她，總要結結實實給她一頓……』

這回可就——哼，她原來在莊谿。她罵過他。她不依他。她跟上莊谿那姓劉的小子。好，你瞧着！

祥大娘子來告訴長太爺她兒媳的下落。

『你老人家看怎麼個辦法……』她什麼都得和長太爺商量，不僅因為他是族紳，他還對任三好：任三借了他的那筆錢一直沒還他。

『抓她回來！』長太爺拍一下桌子，把手心都拍紅了。淫奔！』

「任族上的面子掃盡了！抓她回來，我給她一點家教！……」

「我先到她娘家去告訴一下，你老人家看是……？」

二

任三嫂給抓了回來。抓個把女人是怪輕鬆的事，而且這兇到莊豁去也很近，不過四十來里路。

怎麼樣個抓法我可不大明白。讀者諸君要是想知道一下，那我得請你上得意樓茶店，聽一聽繆白眼老闆的敘述。

「祥大娘子到長太爺那里請了示，就去找福來七娘……」

「福來七娘？」

「任三嫂的親生娘呀，」繆白眼像怪這問話問得不懂事似地對那

個把斜視眼一瞪。可是視線斜到了一個黃鬍子臉上。黃鬍子就趕快表示懂事的樣子說：

「任三嫂是應福來的女兒呀。」

「對啦，應福來的女兒，」繆白眼接了下去。「祥大娘子自然要同應家的人商量一下的。……長太爺說要抓來辦，福來七娘拘得他過？女兒跟上了野老公，應家裏也沒面子。好，辦！哪個叫她做出這些醜事來！……」

「任三嫂還認得幾個字哩。」

「怎麼，認得字就不偷人麼；越是女學生越會偷！……長太爺說的要整頓整頓風氣，不要再有人做出這種混賬事來。……」

繆白眼起了勁，捲起袖子，站了起來。他瞧了瞧大家的臉，看別人可是在注意地聽他。

『哼，他們就到莊豁去：一個任三，一個祥大娘子，一個應福來，一個福來七娘，還有那個男子。……』

他打着手勢往下說。他像親眼瞧見了的。他說他們帶着繩子什麼的找到莊豁那個野老公家裏。野老公是個田夸老。任三嫂正在那里煮飯。

反

福來七娘先進去。

野老公一瞧見她來就着了慌，紅着臉子來招呼丈母娘。可是丈母娘劈口就罵那位野女婿。

改

其餘的人躲在門外。約好了的：「等福來七娘大聲說話，他們就擁了進去，把任三嫂一把抓住——

拳頭。繩子。

「你這死娼婦，今天要辦死你！……細回去！」

任三嫂腮巴子泛上了白色，可是沒有怕的勁兒。

「我死不要緊，宜妹子一沒奶吃就活不了。」

她還生了個女兒哩。

「好，小孩子也帶走罷。」

這麼着就七手八腳把她抓了回來。

「細豬樣的就細回來了，」繆白眼翻一下眼珠子，結束了他的故

事。

「如今祥大娘子在敦太公的香火堂裏請酒哩。」

請酒是請族紳，請任三家裏的親房，請福來兩個。

可是得意樓裏談着這些話的時候，香火堂裏已經散了酒席。

「任三還是捨不得那個女人，」繆白眼加一句。「他還是要她。」

「怎麼的？」

怎麼的，他們不知道這是長太爺的主意，長太爺只是想要懲辦任三嫂的不識抬舉，可不願任三把她趕出去。

「唔，不能趕她出去，」長太爺剔着牙，在喉管裏說着。把她放在這兒，她總得有一天要識抬舉的。

長太爺把任三叫了來問他。

「這女人你還要不要？」

可是不等回答就又：

「還是辦她一頓叫她以後上規矩好了，唔。你看如何，唔？至於

……至於……如果趕她出去，則又……則恐怕……一趕她出去。她在

外面的醜事……說起來總是任家的媳婦。……家醜不可外揚，辦她

頓叫她改過就是了。懂不懂，唔？」

任三楞了會兒。他得相信長太爺：長太爺待他好，還借過一百四

十塊錢給他。

「怎樣，唔？」長太爺把一雙細長的眼睛釘着任三。「如果趕走，

將來鬧出大笑話，更要敗壞任家族上的家聲。你能答應，我不能答應！」

「是。」

「好了，就這樣。」

辦總得辦一辦：他們在香火堂裏吃了飯，開始審問。

許多眼睛都釘着長太爺。長太爺和長房裏的二老爺嘴挨着耳朵說了會兒，就和福來夫婦讓起位子來。

三

排列着祖宗牌位的神龕子都給打開了門：讓那些寫着金字的老祖宗們瞧瞧這次的事件。桌子上擺着一個茶盤，放着一片紅綢子，稍爲

有點兒風一刮，紅調子就不安地一動。桌子下面堆着些鎖練，繩子，筋條（註）。

長太爺坐在靠着桌邊的椅子上，好幾次想要拿右手去剔牙却給制住了。他揚起一雙細長的眼睛瞧瞧旁邊坐着的二老爺，又瞧瞧板櫬上的福來夫婦，他把自己的腰挺了一挺。

把眼睛向對面掃過去；一排任三家的親房，凹凹凸凸地列着各色的臉子。門邊斜着一張板櫬——祥大娘子和任三對長太爺他們作了個揖就一屁股坐上去，再把眼珠子溜過去——

註：這是四五根竹梢，用繩繫成一根的一種刑具。竹節當然不削去，因

爲這麼樣打起來方過勁。

一堆灰實粉，一堆沒蒸透的蒸雞蛋，那不識抬舉的傢伙！

她站在祥大娘子的後面，地上倒映着個模糊的影子：轉一個灣拖到牆上。

長太爺瞧瞧她，又瞧瞧別人。過一會又瞧到她。他的眼睛不知要放到什麼地方好。不知不覺他的右手慢慢地要伸到嘴裏去，可是一下子意識到什麼，馬上把一雙手筒到袖子裏關着，怕牠不聽話又去剔牙。

大家也把眼睛偷偷地往任三嫂身上溜，看看她是怎麼個勁兒。一些親房裏面的男人更是溜得挺起勁，可是又怕長太爺瞧見了會罵人。可是長太爺已經明白，對他們結結實實瞪了幾眼——

『哼，不知廉恥的傢伙！』肚子裏說。

任三嫂什麼表情也沒有，只是咬着嘴唇。她臉色發白。她比兩年以前瘦了點兒，可是瞧來還是怪豐滿的。她眼釘着地上。她彷彿什麼都已經決定了似的，一點不怕。

祥大娘子在數說着任三嫂的罪狀。她用了許多重複的句子，一直說到把任三嫂抓回來。她要請族人當了祖宗的面公斷。

大家的眼睛轉到了長太爺的臉上，只是任三嫂的眼珠子沒動。

『舍下祥大娘子已經說了個明白，』長太爺帶了七成鼻音，『唔，親家如今也在這里，只看……只要是……如今看你們廳屏上主不主張辦，是不是要……』

『她做出這種事來自然應當辦，我不縱容女兒，這是……』

『唔，』長太爺咬一咬牙。『你們應府上也是明白人，你們不縱……』

……我來問她自己。我來……』

長太爺就把那雙細長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任三嫂，你出來！……你自己有什麼話說？』

不言語。什麼都啞着。

『怎樣，唔？』

沉默。

『說呀！』

過會：

「叫你自己說呀！」

「我沒什麼說的！」她動也不動地說了一句，叫大家都嚇一跳。

「哼，你不說我們也明白！」長太爺尖着聲音。「大家自然很明白，唔。應府上……我們也領到了應府上的……親家太太的話……」

我們商量一下……」

長太爺和二老爺嘴挨着耳朵囁咕了會兒。

誰都正正經經坐着，連呼吸也不敢叫牠大聲點兒。他們瞧着長太爺和二老爺那兩個擠在一塊兒的腦袋：長太爺的腦袋在讀詩似地畫着圈子，畫呀畫的就離開了那一隻腦袋，移到桌子邊了。

「這樁事情大家都明白，」長太爺兩隻手抽出了袖筒，挺着腰板

子。「唔，這種事情是丟我們先人的醜！……我一定要整頓整頓這風氣，給那些相信邪說的無恥之徒看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椿都不講了，這還了得……！淫奔——萬惡淫爲首，今天這萬惡之首的……這萬惡的……今天這……這這這……還了得，丟盡任家族上的臉！……非嚴辦不可！……跪下！」這裏重重地搥了一下桌子，那放着紅綢的茶盤就一跳。「任三，剝了她衣服。打一百！……」

長太爺瞧着任三脫她的衣褲：她那野老公這麼給她脫衣褲，抱她在手裏的！長太爺的額骨發了青。……要是任三不留神，連把她裏衣褲也脫下來了可怎麼辦？那可……唔唔，呃呃，哼哼。

可是這當然不會。雖然大家都想看看任三嫂光着屁股是怎麼個神

情，可是大家都知道廉恥，知道這是傷了不少的風化的。

於是她全身給留着一身白大布小褂褲。奶子高高地突出：隔了一層衣，可還瞧得出奶嘴子在什麼地方。這對奶子給那田夸老的野老公摸了多少次呀，媽的。任三剝下她的夾襖，還聽見一聲洋錢響：這是野老公給她的三塊花邊，被抓的時候給匆匆忙忙塞在她手裏的。她玉圈子不要，要花邊，哼！

她對上面跪着。福來七娘和祥大娘子拖住她的手。

任三對手心吐口唾沫，拿起筋條。

『這娼婦！』

嘩！——一下抽在她脊背上。

接着第二下。任三咬着牙。手臂上突出隆起的肌肉。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筋條加速地運動起來；嘩，嘩，嘩，嘩，嘩……

筋條的梢頭飛了開去，只剩下結實的粗枝子。

任三嫂那蒸鷄蛋似的脊背肉變成了怎麼個樣子是瞧不見的：隔着一層大布衣。看看筋條的勁兒，任三的發火，聽聽嘩嘩嘩的響，可以想像得到她脊背肉的變化。嘩一下，就在白白的皮肉上突起一條紫色疙瘩。再幾下，疙瘩破了皮，血沁出了白大布衣。

她不叫，也不哭。她緊緊地咬着牙，緊得幾乎把牙咬碎。她並沒有掙扎，可是一筋條下來，就無意地把身子讓一讓——當然是毫不相關，她的兩隻手給拉住，身子的左右是自由不了的。她閉着眼熬住。

在眼角上擠出了一粒淚顆子。每逢任三一舉起筋條，她並不望他下來得輕些，只是希望別打在打破了的肉上。不過這可說不定的，總之別人是對着脊背打；在完整的皮肉上抽出疙瘩，在疙瘩上抽出血。在打爛了的紅肉上面，深深地烙着竹節的印記。

白色大布衣上糊着紅色的血。青色的筋條上也塗上了一段兒紅。嗒，嗒，嗒，嗒，嗒。

一百。

任三喘着氣，拿袖子在額頭上揩着汗。

長太爺的腮巴子在抽動着。

『好，你以後還到不到莊去？』他聲調有點不自然。大家瞧任

三嫂。任三嫂短促地呼吸着，閉着眼。

「問你呀，福來七娘對着女兒。」

「你以後要是能改過自新……」長太爺鎮靜地說。

沒答。

「問你怎麼不開口！」

「說呀，說呀，福來七娘顫着聲音。」長太爺問你還到不到……」

「我……我……」

全世界都啞着，靜靜地等着她下面的話。

「我……我……」呼吸促得說不出。

「你怎樣？」

『莊豁我還是……我是……我要去的……』

雖然她說得那麼小聲兒的，可是比一聲地雷還驚人。大家彼此瞧瞧，睜大了眼，張大着嘴，彷彿有個什麼有力的東西，打得他們發暈。

長太爺額上的青筋瞧着瞧着高起來，臉發青。哼，這媳婦！——就只讓莊豁那田夸老把她摟在手裏！她不識抬舉。他丟了面子。他把桌子拚命地一拍，把全肚子裏的氣都叫了出來：

『再重打！——結實打！』

筋條又在血肉模糊的爛脊背上抽了上去。

她的頭往下垂，身子抽着痙。嘴裏吐白沫。

『她暈了！』

忙着給她噴冷水。

『醒過來再打！』長太爺叫。

衣上褲上全是血。福來七娘手發抖，眼淚湧出了眼腺。

『再問你：還到不到莊谿去。』

又回答長太爺一個沉默。

福來七娘的眼淚洗着腮巴子。

『你就說一聲不去罷，親孩子，你就說一聲……』

任三嫂仰起滿着眼淚的臉瞧着娘：

『不怕……媽媽，我要……我要……媽媽，我要去……我要……』

長太爺的肺臟差點兒沒給爆破，他嘎着嗓子咆哮：

『再打！』

任三嫂又暈了一次。可是她不肯說不到莊豁去。她熬着疼，讓自己全身流着血，只是不肯說那句話。她希望任家的人沒辦法，趕她走。這長太爺很明白，他只是氣，可不說攆她出去。哼，這麼迷着那田夸老，總得打醒她！

『還是要到莊豁去？』他濺着唾沫星子。『再打！——非打得她回心轉意……』

她全身沒一片完整的肉。那身小褂褲成了紅的。打六次暈六次，香火堂上的人許多閉着眼不敢瞧，有幾個偷偷地揩着眼淚。應福來把

手捧着臉。福來七娘抽咽起來。祥大娘子霎着淚眼，搖着頭。任三手打顫，連筋條都抓不住了。

『怎樣？』長太爺的聲音不像是長太爺的聲音。

她眼睛張開了小半。她全身發麻，不住地抽着瘧。

『怎樣也要去……我……我……』

長太爺恨不得把一切都毀掉，他跳着，槌着桌子。

『再打再打！』他喘氣叫。『再打！……任三，打！……怎麼，我

叫你打呀！』

任三右手提着筋條只是發抖。

『打呀！』長太爺拍一下桌子。

福來七娘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把身子一倒就跪在長太爺跟前。

『我討個保，我……這孩子……這孩子很……』

『老爺也出來說：看樣子不能再打了，還是……』

『那麼關起來！』長太爺說。

大家都噓了口氣。

四

來。
田野裏的樹葉全落了。山成了焦黃大土堆。風刮到身上冷了起

兩個月裏，長太爺對任三嫂怪注意的。一瞧見任三就問：

『三嫂怎樣？』

「聽話倒還聽話，只是不開口。」

「唔，要提防她逃呀。」

「是。不過看樣子不會逃。」

「她那野孩子呢？」

「丈母娘把她送回莊窰她爺那裏去了。」

任三嫂對什麼人也不開口。長太爺有幾次在河邊上瞧見她淘米洗菜，不好對她說話。說不定她還恨着他哩。可是她到野老公那兒去是該打的。

「唔，慢慢來：欲速則不達。」

她不會歡喜任三。他簡直是個草包，那任三。只要她漸漸忘了那

野老公，什麼都得有轉機的。

過了什麼上十天，真有了轉機。可不是像長太爺希望着的轉機。

她突然開了口。她像從前一樣有說有笑，跳跳蹦蹦的。對祥大娘子特別會巴結。她而且還搽水粉，每天把髻梳得光光燙燙，任三一閒下來，她就偎着他，扭扭他的大腿，到他耳朵邊小聲兒說話——誰知道她說了些什麼！總而言之她說了就對他斜着一雙眼，格格格地笑着。任三就——

『這騷貨！』笑嘻嘻地低聲罵她一句。

可是祥大娘子很不放心：這麼一下子改了樣子，總得有點蹩扭。一等任三他們倆上了床，她就把房門鎖了起來。

這消息給長太爺老大不高興。

『任三倒偏生有豔福，這膿包，這蠢豬，哼！……一朵鮮花插在牛屎堆上！……』

任三嫂像以前一樣那麼孩子氣，跟人有說有笑了。慢慢和她談上勁，她許會識抬舉的。

長太爺眯着眼笑，把那個玉圈子套到手上。不過——

『不過滿喜歡花邊，唔。』

太陽快要沉下去，長太爺帶了五塊花邊駛到那河邊上。

任三嫂淘完了米往家裏走。

『忙呀，』他說。

『哦，長太爺，』她笑。

他向她走近一步，她可沒避開。可是他想不出一句話來。他想：應當莊重一點呢，還是應當隨便一點？他楞了會兒，結里結巴地說：

『如今……現在他……唔，如今……唔，任三如今在家裏麼？』

『你老人家要找他，是不是？』

『並不找他，唔，並不找他。……呢，不要找他。沒什麼事……』

呢，我問你：你……』

那個笑着瞧着他。他想扭她一把。可是該說些什麼呀？

『你……你不要不要花邊？』突然說了這麼一句，小聲兒地。

任三嫂一媚笑，低下着腦袋。接着她把嘴堵得高高的：

『任三曉得了又會要打我……』

長太爺希望能夠一把抱住她，抱她回去那個：摟着她，輕輕咬着
她，撫摩着她。任三敢打？

『怕他？——有我！你……』

他向她跨進一步。他手搭在她肩上，一把一把扭着，從肩膀一直
扭到手臂上。她讓他扭。這是他生平第二次扭到她的肉。這回扭着她
的是左手。右手抽不出空兒來哩：右手拿着五塊花邊。

於是這五塊花邊送了過去。……

不。他覺得五塊這數目似乎太……唔，他就丟兩塊在自己荷包
裏，把三塊送過去給她。

她又是一笑，可不接。嫌少麼？

不。她兩隻手都提着籃子呀。

長太爺把那三塊花邊塞到她衣袋裏去。經過她的胸脯，就在她奶子上捏了一把。這是第三次扭她的肉。這回可又是右手。

「呃，正經些，」她瞟他一眼。「人看見！」

他格格地笑起來，露出一行歪歪倒倒的牙齒。犬齒上黏着一塊醬色的什麼東西，大概他吃過晚點之後還沒剔過牙。

「不要怕任三，他是個膿包！……我自然要想法子。……我們……

……」

「過幾天我來回長太爺的話。」

一跨腿就跑了。

『唔，』長太爺微笑着，把腦袋畫了幾個圈。『唔唔，唔唔。』
可是今天不能那個。

『嚇，恨天不與人行方便！』

瞧瞧天，真的像在恨牠似的。

天是一抹橘黃色的天，綴着些破碎的雲塊。

五

反
政

長太爺一面剔着牙，一面和一個人說着話。那人不住地霎着那雙斜視眼，似乎怕長太爺的唾沫星子濺到他眼裏去。讀者諸君認識那人的：唔，繆白眼。

『你去對任三說，他那筆錢月底一定要還，唔，還個對開。你去說，唔，我這筆賬不能再展期了，他已經……他已經……』

右手又伸進了嘴，話就給打斷了。

繆白眼一直瞧着長太爺。

『他已經欠了半年多，』手一抽出了嘴馬上就往下說，『唔，三月半，三四五六七八九，唔，半年多。兩次展期。這回你去對他說，我

自己要用錢，唔，我不能……你聽着呀！』

『我聽着的，』那個眼睛一動也不敢動地。

『聽着的！——我對你說話，你眼睛看着別的地方！』

『我是看着你老人家的呀。』

「唔。那麼聽懂了吧。」

「不過我看任三還是還不出。」

長太爺躊躇了會兒：那句話要不要對他說？長太爺知道任三還不了賬。可是正要他還不起。這筆賬可以拿人來作抵。長太爺始終沒機會和任三嫂……

繆白眼笑着，到長太爺耳朵邊搗了句鬼：

「我叫他把任三嫂抵給你老人家，等到他還這筆……」

那個一驚。嘴裏可罵着：

「放屁。這成何體統！」

「叫任三嫂在上房裏伺候伺候……」

『我不管你對他怎樣說，總而言之這筆賬我要收……』

『任三還不起就叫他把任三嫂來押着，你老人家看……他自然是還不起的。把任三嫂……』

閉了會兒嘴，長太爺就像不答允又像答允了似地——

『唔？唔，唔唔。』

繆白眼走的時候長太爺又叫住他：

『你不許在外面瞎說我的什麼話，懂吧。你要是……你如果說了什麼，你的店別想開得成！……』

『哪里……自然……』那個陪着笑。『我是你老人家一手提拔的，你老人家待我比親生爺還好。……我報恩……你老人家問問人家就曉』

得，我是……你老人家叫我死都可以的。……」

「唔，我自然相信你。……你出了力我自然曉得。」

可是任三聽了繆白眼的話很着急。

「那什麼都完了！」——任三還不起這筆賬。

繆白眼笑一下：

「其實法子多得很哩。」

「再加兩分息……」

「不是那回事。長太爺是一定要收回這筆賬的，」繆白眼裝了個鬼臉。他知道長太爺的心事。這回他要是辦成了，長太爺準得更看得起他。

『我自己去求求長太爺……』

『那不行，』繆白眼張大了眼。『長太爺的脾氣你是曉得的，說一是，說二是二。……你這筆賬是我做的中人，你不要給我苦吃。……』

任三真是個膿包。他簡直要哭了出來。

『這怎麼辦呢？』

『拿一個東西去作抵呀，』繆白眼瞧着任三。

『你看看我可有半件值錢的東西？』

『人也一樣呀，董舉人不是……？』

董四太爺拿人家的媳婦抵過賬的。

任三透了口氣：人有的是！把任三嫂去押給別人真算不了一回什

麼。可是——

『長太爺肯麼？』

『蠢豬！』繆白眼在肚子裏罵。嘴裏說着：『去求求情。』

『你陪我去。』

『唔，也可以。你約個日子：哪天去？』

六

鎮上又傳着一個消息：

莊豁來了一個叫化子，帶了一張紙條給任三嫂。任三嫂認識字的。她也寫了個條子給那叫化帶回去。

『她還給了那叫化兩塊錢哩。』

祥大娘子一發覺這件事，那叫化可已經跑得遠了。

這消息叫兩個人着急。

長太爺還沒上手，不能讓她逃去。他給過她三塊花邊。他望她慢慢兒回心轉意。可是她拿了他的花邊給那叫化去和野老公通消息，媽的！

『哼！』

可是別着慌。任三嫂總是個女人，不會和焦四姐兩樣。只要到了手裏不怕她不識抬舉。只要別給她逃了。

任三想着長太爺那筆賬。老婆一逃，到月底還不了這筆錢他只好上吊。老婆就是那筆錢，不能吃她跑掉。他得依了繆白眼的，趕快

去求長太爺，押個人來抵賬：借據一銷毀，她跑了可就不關他的事。
趕快去求長太爺呀，他媽的，趕快呀。

『你老人家那筆賬……』

他就這麼着在長太爺面前吞吞吐吐說了起來。他老瞟過眼睛去瞧他旁邊的繆白眼。繆白眼對他裝裝鬼臉，似乎——「說呀，說呀。」
楞了好會兒，他才結裏結巴吐出了他那主意。

『……叫她來……叫她伺候……在上房裏她可以……』

『放屁！』長太爺绷着臉。『我要她伺候什麼！……成何體統！……她是淫奔之婦，她……她她……！伺候！……真是荒謬不經！……這筆賬我無論如何要收回的，唔，你早早準備！……』

任三全身給掉在冰窖裏。繆白眼不是說長太爺一定會肯的麼。他只希望一面交人，一面毀了借據。

任三嫂是芡實粉，是蒸鷄蛋，不錯。可是長太爺把芡實粉蒸鷄蛋一撈到手，就丟這一百四的一筆賬，可不上算。他只要拿任三嫂來展期。還有，任三嫂一押到自己家裏來，地方上可就得有閒話。

長太爺剔着牙，讓對面那傢伙去苦着臉。

『展到年底。加你老人家三分息。』

『不行！』——走進了後房。他不能和任三談個明白。他對繆白眼丟了一下眼色。

『怎麼辦呢？』任三拖着繆白眼。

「我給你去說說，」一轉身跟長太爺進去。

任三在冰窖裏楞了七八分鐘，繆白眼跳了出來。

「好了好了，」繆白眼拖任三走。

「怎樣？」

「出去說。」

任三快活得腿子發軟。

「長太爺答允了麼？」

「這樣的——」繆白眼輕輕說。他電扇似地霎着眼睛，伸出一個食指打手勢。他叫任三隨便一點，讓任三嫂伺候長太爺。可是要任三嫂還是住在自己家裏。長太爺一要她伺候，就來告訴她，伺候完了還是

回來。

『你可不能對人說出半個字，一說你就沒命！』

『自然不說，』任三很快地答。『那筆賬呢？』

『展到明年端午，不要你再加息——本來是四分息還是四分息。

……不過你對什麼人也不許提起。』

『自然自然。』

當天晚上就叫任三嫂去伺候。任三嫂和長太爺很有點兒什麼：在河邊上給他捏過奶子，還拿過他三隻花邊。她很識抬舉，只要任三肯。

『唔唔，』長太爺忍不住笑。

這晚上她得到長太爺家裏來。摟着，扭着，咬着，怎麼着也可以。長太爺叫任三送她到孝子橋，長太爺自己到孝子橋去接。沒人伴着她走怕她逃。叫別人伴着怕漏了風。叫繆白眼伴着呢——他媽的這白眼靠不住，給他揩了點兒油去可不是勁兒。

東邊掛出了大半個月亮，像一瓣橘子。長太爺在孝子橋邊踱着。突出的顴骨在月光下一閃一閃地發亮。他覺得一切的景物都可愛起來。那些乾枯的瘦樹彷彿很苗條。前面那灰白色的山似乎在對他笑。墳堆像任三嫂的奶子。

『唔，奶子……』

不過這可有點兒不大對。墳堆是硬的。

他望西瞧瞧：還沒來。

任三嫂可還怨不怨他？——「任三曉得了又會要打我，」嘴那麼一堵，媽的。她只怨任三。她給他扭。她對他那麼一笑。她只是怕任三。可是今天——

「唔，唔唔。」

今天得把這蒸鷄蛋吃下去！

他踱起來。右手剔剔牙，又抹抹臉，手上的唾沫就給勻在臉上。什麼地方脚步一響，他心就一跳。

向東踱了兩丈遠又轉身向西踱着。影子在不平的地上畫過去，就一扭一扭的。

對面有兩個人走來。

這冤家，他媽的！三十里以外也認得出是她！

他興奮得幾乎站不住。她是他的。她今晚隨他怎麼着。他得……

唔唔，呃呃，哼哼。

等任三一轉身，他就去捏她奶子。

「忙什麼！」她格格地笑。

「你的親太爺等了一萬年，等不住了。……走罷。」

「等」等。」

「好嫂子……」

「讓我歇」歇。橫豎今天是……」下面用一個媚笑來補完這句話。

她微微地喘着。

『真古怪，今天你這樣細嫩起來了，走這一點點路就那樣的……』

她瞧瞧她來的這條路任三走得瞧不見了。她又瞧瞧四面：靜悄悄的。月亮照着她那會說話的眼珠子。長太爺瞧着她那紅紅的腮巴子。他扭她的肩膀，奶子，肚子，大腿，還有別的什麼地方。他眼花着，身子發軟。他希望他能夠土遁，一步路也不用走就到了自己房裏，在那張寧波床上面。他腦袋覺得怪沉重。

『走罷，走罷，我實在……』

那個不言語，只四面瞧瞧。

長太爺一把撲住她。

突然——他覺得有炸彈爆炸了似地一聲大響，他臉上吃任三嫂打了一拳。他搖搖地退了幾步，鼻血直冒。

『怎麼!』

『怎麼，我怎麼也要到莊豁去!』她拔腳就過橋。

長太爺彷彿做夢做醒了似地，跳起來拖住她。

『任剝皮! 瘟族紳! 畜生!』她槌着他的腦袋。『今天我叫你上當，叫你曉得厲害，你這瘟豬，瘟傢伙，臭蛋!』

她把他使勁一推，他給摔倒在爛泥裏。她四面瞧瞧，就過橋往北跑去。她跨過田，跨過小河，爬過山，對着莊豁的方向走。她不走大

路。

任三嫂逃了。

這里的人發覺了去追，沒追上。到莊豁也找不着任三嫂和那野老公。聽了那邊的人說，知道任三嫂沒天亮就趕到，門一打開，野老公和她帶了他們的宜妹子，捆了個包袱就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到哪兒去。

『哼，哼！』長太爺咬着牙。他臉上青着腫着。『萬惡淫爲首！這淫婦！她又淫奔！。任三放她逃走，非嚴辦不可！……』

他又叫繆白眼去催任三那筆賬。

『告訴他：非還不可，哼！……不還就把他吊起來！』

鎮上的人大家都知道長太爺要辦任三。

『說任三嫂是任三放走的哩。長太爺要辦他。』

『長太爺要整頓風氣；要給任家族上掙點家聲，任三倒放她走！

……』

『長太爺是頂講老規矩的。』

『長太爺臉腫着哩。』

『繆白眼說是氣腫的，族上出了這種事，長太爺自然生氣呀。』

豐年

掛鐘用了怪沒勁兒的聲音敲了幾下：一，二，三。三點了哩。
這要算是明天的上午。

老爺和奚先生在專心抽呂宋煙。他們那四隻眼睛送走了陳七，聽見陳七順手把房門帶關之後，他們拿陳七做題目談了起來。

『你那鏢師叫什麼呀？』奚先生正要把手裏的煙送上嘴。

『陳七，』老爺眼釘着房門，嘴裏長長地吹口煙，一直滾到奚先生臉上。

過會兒又——

「打得一手好槍靶：百發百中。」

奚先生小小心心把煙灰拍到煙缸裏，瞧着煙灰微笑：

「哦，不錯。上次比槍，劉太太的就是陳七代的，是不是？」

「就是他。上次劉太太是第一，是……」

「唔。」

老爺拿三條手指在椅圈上彈了什麼分把鐘，站起來在房裏踱着。

「近來我這位鏢師很閒，」老爺站在奚先生對面，臉上掛着笑。

「年年要照今年這麼着，鏢師都得挨餓哩。」

奚先生仰起他那搽了粉似的臉，把老爺瞧了會兒，怪聰明地說：

『因爲年成好，是不是？』

『當然。米一便宜，連工潮都少鬧許多。危險也少了——交關交關。』

老爺調着腔學了一句上海話，就微笑起來。

那個不笑：他想起一句正經話。

『不錯，錢二爺什麼時候來？』

『我不是告訴你明天來麼。』

『有電報？』

『唔。』

奚先生站起來走到那架鋼琴旁邊靠着。

「你究竟準備多少錢去屯米？」

老爺伸出五個手指。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頭又問：

「錢二爺一家的米麼，不是吧。」

「當然不。不過是他經手。不過他的米最多。我們要是不問他們買米來屯，他們就不得了。這也是一件慈善事業。……還有那個……」

「呃，你說我這筆買賣……你覺得……」

「當然好買賣。明年——不到夏天就包你漲價。」

「看情形，」老爺自言自語地。「也許我還多屯些。屯得越多就漲得越快。而且我……我看是……」

反

攻

「真是的。買什麼」二十萬擔米屯着，真是好利息，假如我有這筆錢的話，我就得……」

「年成好，什麼人都有好處。」

奚先生用中指在鋼琴一個C鍵上打了一下，嘴裏叫着：

「啊——」

嗓子是嗷的。

那個笑着：可不知道是笑年成好，還是笑他那嗓子。

「啊——我嗓子行不行？」

「行。怎麼不行。」

「我這種嗓子有名目的。譚叫天也是這麼一付嗓子。這種嗓子叫

做……」

房外脚步響。

「外面是誰？」

「我。」

「陳七聽着我們談他哩。」

的確陳七在房門外聽着，一直到奚先生溜起那嘎噪子來他才抽開腿子走下樓。

反

剛才——「年成好，什麼人都好。好處。」老爺他們的話陳七都聽得復明白。可是陳七有點糊塗：什麼人都好？好處？長根可不是爲了年成好遭了殃，跑到這兒來找着他麼？

攻

他一步一步走得怪沉重的。兩三盞電燈把他在牆上畫了兩三層影子，懶懶地斜移下去。『奚先生的那』啊——』就愈過愈小，一直到聽不見。

跑進自己的房門：根生睡在牀上不動。

陳七怕吵醒根生，輕輕地走。可是根生抬起頭來。

『怎麼，沒睡着麼？』陳七吃了一驚。

一個在鄉下種田的，說是到半夜三點鐘還沒睡着，可真奇怪。可是根生這幾天都這麼着。

『你跟老爺說過沒？』根生小聲兒問。

陳七把那雙濃濃的眉毛皺了起來：

『沒呀。那姓奚的小子在那兒，不便說。』

他聽得見根生輕輕歎了口氣。根生是想在這上海做做工，或者叫陳七跟老爺說一聲，請老爺賞他一碗飯吃。可是老爺把這些忘了。陳七想再跟老爺提一提，今天可沒這機會。

『根生，根生。』

『唔？』

可是陳七忽然想不上要說一句什麼。他楞了會兒。

『別乾着急呀，』陳七瞧着根生那張黑得發光的臉。

根生對陳七忠厚地笑了一下，把臉側過去對着牆。他懊悔自己太規矩。像陳七從小就在外面混，現在可混好了：你瞧瞧，別人多闊，

當老爺的鏢師！

那個老覺得對根生不起；他舅舅待他好，現在舅舅在家沒飯吃，老表到上海來找他，他總得……可是媽的，來得不巧。

「根生，」他坐在牀邊，瞧着老表。「你來得真不巧，我要是沒欠老王七百塊錢債……」

「我知道。你說過的。」

「他媽的我真荒唐，欠下這些錢！」

「你押了些什麼？」

「押了些什麼！欠的是老王的呀，」陳七把腰上的手槍皮袋解下來。「老王是管賬的，我的錢是歸他發，要壓什麼。他媽的他儘在我

的錢裏扣，扣得老子一個銅板也沒有。……真糟糕，他媽的，七百塊錢賭賬！……真賭不得，我前幾天……」

房裏關了燈。月光從窗角上溜了進來。

樓上有老爺的笑聲。接着是奚先生的「啊。」

陳七又輕輕地叫：

「根生，根生。」

根生其實沒睡着。他想着許多事：一家人等着要飯吃。他媽的他們運氣真不行：去年發大水沒收成，今年收成太好穀子賣不出價。

他噓了口氣。

「沒睡着麼，根生？」

「你看看我有沒有法子想？」

「稍爲等幾天看。」

可是陳七在肚子裏替根生着急：做工，好容易！無論做什麼，先就得學幾年徒。

月亮射在根生臉上，根生就把臉移一移避開月光：有亮光他是睡不穩的。

陳七過幾天可以給他想法子，可是這幾天他一家人得有吃的。……
「根生，」陳七打個呵欠，含糊着聲音。「老爺還說：這樣好年成，什麼人都有好處哩。」

「穀子一塊八角一擔，「什麼人都有好處」！」

他媽的好處！一塊八角一擔，不夠本，還不了債，流到了這鳥地方來，還是好處！搬禾時候大家那種高興勁兒，根生一想起就得感到有難把他心臟挖去了似的。

要等幾天才有辦法呢？

二

陳七要跟老爺出去。他照例跟根生說一遍：

「別亂跑呀，上海這地方不是好地方。」

「我知道。你說過的。」

「到晚上更不能……更其……冷靜點兒的地方有人剝豬糞，知道吧，剝豬糞？」

「我知道。你說過的。」

陳七就搔搔那光頭：

「今天我一定跟老爺說。我有了一個主意。」

他這天真對老爺提起。

「老爺，我有個老表……」

「你又來了！」

「回老爺，他實在太……」

「叫你不要拿這些毛細的事來纏！」

老爺要跟別人說話，張了張嘴可沒聲音出來。老爺點着一支呂宋

煙，又把臉轉回陳七這邊。

陳七舐舐嘴唇，眼釘着老爺。

老爺想了什麼一會兒，嘴角上閃一下微笑：

「你那老表想要……？」

「求老爺賞他一碗飯吃。……借幾個本錢做做小買賣……」

「好主意！可是這是老王的事。唔，你去跟老王商量，我答允的。」

反

陳七癩着一張嘴不敢再說。什麼事一到老王手裏就得糟的：老王這忘八羔子是他的對頭。

這晚回了家陳七不睡：等着。二太太是好人：她許肯幫忙。他靜靜聽着汽車叫，瞧瞧牀上的老表——睡不了什麼兩三分鐘就得翻個

改

豐
身。

汽車牛似地長叫一聲。開大門響。

二太太！

陳七衝了出去。二太太把這條水門汀的路都洒香了，陳七的鼻尖子像給誰刺着。

『二太太。』

『誰？』

『陳七。』

『唷，嚇我一跳！』二太太愛笑不笑地把嘴裂開一小半，嘴像破了皮似的紅。『幹什麼？』

「您是好心人。我那老表……」

「又是老表。不用說了，我知道。可是這幾天我自己要錢也要得緊。過幾天罷。」

二太太拔起腿來要用狐步舞的姿勢跨進門，可是又站住了，把頓子扭着瞧着陳七：

「鄉下人可憐我是知道的。我挺同情他們。可是這幾天我也怪困難的。過幾天我再來慢慢兒想法子。我是挺同情他們的。」

各篤，各篤，各篤——走了。

房裏的燈光透穿綠色窗檯鋪到陳七的臉上。你就瞧見陳七在張大了嘴，睜大了眼，小小心心在呼吸，把二太太留下來的香味兒往肺裏

送。

他是在驚異。

二太太說了些什麼呀，剛才，咕哩咕嚕地那麼一大堆？

「媽的！」

陳七笑了一下走進自己的房。

電燈一開，他瞧見根生又仰着頭，用眼睛問他『今天呢？』

他告訴根生：錢二爺來了，再求錢二爺叫想個法子。

根生像給人在胸脯上刺了一刀。

「錢二爺我認識，他是……」根生的話聲在喉裏響着。

錢二爺是他們縣裏的大人物，出名的善人。

第二天根生在一扇窗子外面，攀着窗柵子往窗子裏張着。他瞧明白錢二爺抽完了大煙起身，他就顛着足尖走到房裏去。門一扭開，他摔交似地跪了下去，對着錢二爺磕頭。

「二老爺。」

「你是什麼人？」錢二爺吃了一驚。

「我是錢根生，二老爺還認不認識……？」

錢二爺楞了會兒。

「唔，錢根生……你怎麼也到了這裏。你是在……」

根生淌了眼淚：

「要請二老爺給根生想個法子。穀子不值價，賠不起。……一家

人……一家人……」

「起來起來！」錢二爺皺着眉。「穀子賣不起價錢，我也一樣遭殃。……我現在正窮得慌。……你娘呢？」

「娘在舅舅家裏，」根生聲音打戰。「娘病着。……娘跳過井。」

「……家人……現在……二老爺設法……」

「可憐，」錢二爺認真地歎了一口不短的氣。「可是我自己也」
籌莫展哩……」

覺得自己這句話太文雅，就又補一句：

「我自己也沒有法子。穀子賣不出價錢。我跟你都是靠穀子吃

飯。我們真不得了！」——「我們」兩個字說着特別着力。

這就是說錢二爺幫不了忙。

走出了房門，根生覺得自己的脚比一擔穀子還重。他沒命地咬着牙，咬得太陽經發脹。

一家人都等着吃。他媽的真麻煩：沒吃的就活不了。一畝地差不離出了三擔穀，還是沒吃的。娘說不定又在跳井，說不定……

根生全身發一陣顫。

自己的老婆在城裏的媒行裏等主僱，也得要房錢飯錢。

招弟和占求……

總而言之誰都張着嘴等着根生。

「上海是這樣的！」

大家都想着一到上海就不怕，不說別的，祇是每天逛逛大馬路，地上隨時就有人扔了錢袋讓你去檢。可是根生一直到今天也還是沒落子。

上海也沒辦法。

上海並且比鄉下還那個：一個人亂跑不得。一個不留神就得有人剝……剝……剝什麼，叫做？陳七說過的，叫做剝……剝……

不過這幾年來鄉下也有這些個玩意。沈三，不是麼。錢二爺家裏去年給搶了一個傢伙，有人說就是沈三他們。阿彌陀佛沈三那麼一個忠厚人也幹這……

根生坐在牀沿上。他想要抽煙，可是陳七桌上祇有花花綠綠的一

個洋鐵盒子裝着的洋煙——他抽不來。

錢二爺那兒幫不了忙。根生知道錢二爺今年不容易過去：錢二爺也靠穀子。

「這年頭！」

他倒了會兒。

樓上叮叮咚咚地響着，一個女人嗓子像奚先生那麼叫着。男的女的笑聲。小姐少爺們在樂哩。

根生跳似地起來，到桌上去拿了一支洋煙點着抽。他像啣旱煙桿那麼啣着把洋煙啣得全是唾沫。抽不上兩口，紙一破，煙絲沾了一滿嘴。

『呸！』吐了一口，把洋煙扔到痰盂裏。他抽不來。可是上海誰都抽這個，連吳媽她們都抽。還有老爺抽的那種煙更古怪：那麼粗，那麼長，可真難看。他媽的上海什麼都弄不來，連拉尿也怪麻煩的：飯桶似的磁桶上面坐着，什麼都不肯出來了。他天天得走到前面轉灣的什麼黑的路上茅房。媽的！

他想到家鄉，可是……

根生又緊緊地咬着牙，噓了口氣。他沒有路走。什麼地方都沒有他的糧食。娘的跳井真是……

全身抽痙似地震了一下。太陽經那兒有點難受，他把兩隻手捧着

到晚上兩點鐘他還不上牀。

皮膚上有點發燙。外面汽車鳴鳴嗚嗚的，根生就動起火來，嘴裏罵了一句別人的祖宗。那些嘈雜的叫聲似乎都戳破他的耳膜，射到他的心臟上。

牠們那麼高興，就爲得年成好麼？

忽然他又彷彿瞧見娘在跳井抽抽咽咽哭着，偷偷摸摸到井邊去。

.....

反

根生發一陣冷，長了一身雞皮疙瘩。鼻孔，嘴，像都給堵住了。他覺得娘這回準又是跳了井，現在來顯靈。

他瘋了似的跳起來，翻着陳七的抽屜，箱子，又四面找着。可是

攻

什麼也沒找着。他才記起他要找的東西是一天到晚掛在陳七腰上的。

站在桌子旁邊楞了會兒，根生就跑了出去，穿過園子，開開一扇門到了街上。

街上冷清清的一個人沒有。

遠遠地瞧見大街上的電燈一會兒紅，一會兒綠。

根生傻了似地站住，摸摸自己的臉。

後面脚步響。

他一回頭，瞧見一對男女挨着走了過去。

『媽的！』根生瞧着他們的背影，懊悔似地。

大街上的電燈照得人行路上一紅一綠，中間幌着他們那一對影子

——愈走愈短小。可是又一個影子愈走愈長，長到挨近了根生的腳。

根生靠着牆。瞧着走近來的那小個子。

『站住！』根生跳了出來。

『我……我……』那小個子站住，把兩個臂膀伸平。

根生掏小個子的衣袋。小個子祇穿了一件棉襖，發着抖。掏盡了

所有的口袋，掏出了三個『廣東雙毫。』

『走！』根生壓着嗓子叫。

媽的祇有六毛錢！這六毛是小個子裏衣的袋裏搜出來的。根生抓

着這三個角子，眼釘着那小個子的背影。

這三個角子還是熱的。

忽然根生一陣心疼。他覺得對那小個子不起。別人祇有這六毛錢。……

還他罷，還他罷。

「喂，喂，站住！喂！」他尖聲叫。

那小個子一聽見叫聲就拼命跑起來：一會兒就瞧不見了。

根生鼻尖發酸，抓着這三個角子楞着。他對人不起。那小個子是誰。姓什麼叫什麼？往哪兒找他？別人這六毛錢也許是他一家買米用的。別人的娘也許會跳井。可是這些錢在根生手裏：還是熱的。他打算追上去，跪到那小個子跟前。可是……

突然——後面有雙手抱住了他的腰。

他一回頭，吃了一下嘴巴，差點兒沒昏過去。

『你是什麼東西，在這裏剝豬糞！』後面說。

又有一雙手掏着根生的衣袋：當然是空的。可是手裏的三個『東雙毫』給抓去了。

根生知道後面的人已經跑開，他才敢回轉身來瞧。似乎是有兩個，跑轉了灣。

別人剝了他的豬糞！可是那小個子總還是丟了六毛錢！

根生趕緊跑進了園門，一手把牠關上。他心狂跳着。

剛才做的那些事像是個夢。可是他左邊腮巴子分明還在發燙。

他顛着脚尖跑進了花園，衝進陳七的房。

陳七一張驚異的臉迎着他：

「怎麼啦！……跑到哪兒去了，臉這麼紅？」

根生可像個孩子似地哭了起來。

「怎麼？」陳七張大了嘴。

那個還抽抽咽咽着：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到底是因爲抓來的六毛錢給搶去了，還是爲了對那小個子不起。

三

錢二爺躺着抽煙。

老爺和奚先生抽着呂宋煙。他們臉紅紅的，都喝過了酒。今晚請過了客，他們都有點疲倦。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頭坐到榻上去：

『二先生這回包辦這許多米，好處是……你別負義忘恩才好，你要記住了我是……』

錢二爺笑，把正要送到嘴邊去的煙槍停在半路上。

『你？』

老爺也笑。老爺把手裏的煙在煙灰盤上一敲：

『二先生裝傻。』

那個想說話，可是煙槍已經戳進了嘴裏。他用眼睛瞧瞧老爺，又瞧瞧奚先生。嘴裏可——絲啾啾，絲啾啾。

別的房子裏闖出大笑聲。接着鋼琴響：這當然是二少爺。他雖然

是法律系的學生，可有音樂天才：不認識五線譜就會彈鋼琴。有人說他彈得跟黎錦暉的一樣好，因為他也会彈「花腔」。

「花腔」的曲子裏雜着女人們的說話，笑。聲音頂尖的是二太太。老爺就癩一癩嘴。

錢二爺抽完一口煙，就預備跳下水去游泳似地屏住了氣：他捨不得把那口煙吹出來。

過了會兒他嚴肅着臉：

「這回什麼好處不好處是不敢說。不過我今年的難關總算打過去了，呃！……這真是好買賣」，他瞧着老爺。「屯不到兩個月包你飛漲，而且……而且……」

『要是我做了你，自己來屯牠幾萬擔，』老爺搶似地說。

『我要現錢用呀。所以穀子不值價我祇有死路一條。』

奚先生倒在榻上，兩手捧着後腦勺，又溜起嗓子來。

錢二爺想起自己有一句話沒說完，就輕聲地：

『這真是好買賣。而且屯得越多就漲得越快，呃？這是一定的。

……我今年可以不至於吃虧了。……這是兩皆有益的事。……近來小

奚……』

奚先生馬上把那付嘎嗓子關起來聽他的。

可是沒了下文。

老半天錢二爺才開口：

「我對於你——」

別的屋子裏一陣大雨似的笑聲把錢二爺的話打得粉碎。

老爺皺了皺眉毛。他眼睛移到窗子。突然他跳了起來：

「誰？」老爺跳似地跑向窗子，一手掀開窗擋。

窗子外面沒有月亮，水門汀路旁兩行黑的矮冬青樹。遠遠的電燈在霎眼。

「什麼！」錢二爺和奚先生都嚇了一跳。

「我彷彿瞧見窗子外面有個人影子。」

「疑神疑鬼！」錢二爺眼睛回到煙泡上。

老爺放了窗擋，踱到桌子邊。心還有點跳。

奚先生想到那天老爺跟他說的什麼——年成好，世界太平，鏢師差不離可以不用。『年成好，什麼人都有好處。』怎麼，還怕是有綁匪？奚先生就叫老爺別多心，一面還打着呵欠。

『神經過敏。……在自己家裏還怕什麼！……而且你還是……你又很……啊——呀嘍！』——又打個呵欠。

老爺跟着打個呵欠，往房門走去：

『早點休息。明天一早還得找明胖子開談判。』

『又是闌北那塊地皮，是不是？』奚先生懶懶地。他幾乎又要打呵欠，可忍住了。『我看闌北是……闌北是不會再……不會……』

可是奚先生說到第一個『闌北』的時候，老爺已經出了房門，又

進了另一個房門。

「怎麼！」老爺一進房就吃了一驚。「你倒先進房？」

二太太把那兩片破了皮似的嘴唇拉開來笑：

「不作興麼？」

「他們呢？」

「早散了。」

二太太瞧着旁邊的唐媽，把笑過的嘴對桌上撈一撈。唐媽把桌上
一個空碗拿了出去。接着二太太就把撈過的嘴高高地堵了起來：

「你一點兒不同情我麼？」

「什麼？」

「早晨說的那個。」

「說就說呀，爲什麼儘堵着嘴？」老爺在二太太腮巴上扭了一把，就掏出一個扁扁的紋皮袋子，數出一疊鈔票。「拿去罷。……真糟糕，贏了算你贏的，輸了可叫我來賠。……」

「這是慈善事業呀。這回你們向錢二爺做了那筆買賣，我還不來……」她瞧見老爺對着窗子緊張着臉，她也瞧窗子一眼：「什麼！」

「沒什麼，」老爺臉上的肌肉一鬆，就把二太太摟了起來。「我先在那邊彷彿覺得窗子外面有人影子。這兒彷彿又……」

「唷，嚇我！」

「真的。……我怕我得生病，」老爺打了個寒噤。

沉默。

似乎全屋都睡了。今晚誰也睡得早：還才兩點多點兒哩。

老爺偷偷地瞧窗子一眼：現在彷彿沒有了那人影子。

「唔，是我神經過敏，其實像今年那麼好的……」

突然房門給很響地一下打開，衝進了一個人。

這就是說，老爺剛才兩次瞧見人影子並不是疑神疑鬼。這人影子在窗子外面聽了好一會，瞧了好一會，就偷偷地溜開，溜到這房裏來。

老爺認得他就是陳七那個什麼老表。

「幹什麼，你跑到……」

「老爺，我要老爺那個荷包……」咬着牙顫聲說。

不對勁！——這傢伙漸漸在走近來，猶惡着臉紅着眼睛，這簡直

是……

二太太尖叫起來。可是那傢伙一把握住她的口。

老爺似乎瞧見那傢伙沒什麼兇器，就對那傢伙衝過去。很快地肚子上吃人兜了一腳，老爺摔到了地上：腦門上磕着桌子角，血沁了出來。

那傢伙撕開老爺的皮袍，掏出那紋皮錢袋，又一把抓住老爺給二太太的那疊票子，射似地奔出了房門。

二太太抖索着。聽見那傢伙跑了，她才想起該怎麼辦：她拉開嗓

子大叫。

『強盜！強盜！……救命呀！……抓強盜！……救命！救命！……』

……強盜！……』

奚先生和錢二爺停止了他們的談判跳了起來。全屋子的人也慌張地衝出他們的房門。關了電燈的房門都亮了。看門的巡捕亂竄着。

『老爺打傷了！』

『關起門來！』

『救命呀……！強盜！……』

陳七抓住手槍就跳出屋子。她正在焦急地等着根生回來。根生今天比往日還慳扭：嘆着氣，苦着臉，一會兒就偷偷地出了門。

「哪兒去？」陳七問過他。

「拉屎。」

「坐抽水馬桶罷。」

「馬桶上面拉不出來。」

「嘿，這麼晚還得到赫德路去上茅房。……叫老應照拂着門，這麼晚了，要是放進個歹人來可不是玩意賬。」

可是這麼老半天根生還沒回來。

「糟！」陳七緊緊抓住槍。他埋怨根生：準是他沒叫老應照拂門，現在放進了強盜。

奚先生推着陳七，溜着譚叫天似的嗓子：

「那個就是！那個就是！」

有一個人，在園子裏跑，奚先生瞧見他從那邊屋子裏衝出來的。

祇有這麼一個麼，怕鳥！

陳七追上去。

「小心他開槍！」

「陳七，小心他的槍！」

那逃着的傢伙一回頭，一隻手似乎對着這邊揚起來：唔，那傢伙

要開槍了！

還沒等那傢伙舉起手來，陳七就擎起手槍，食指在機子上用了一

用力。——拍！

那傢伙倒在地滾了幾滾。

大家向倒了的那傢伙身邊跑去。

陳七一走近，就尖聲喊了起來：

「根生！」

給他打着的是根生。根生腰上着了一槍，冒着血，痛苦地扭着身

子。根生的臉在抽掣。

「打錯了打錯了！」陳七瘋似地叫。

「沒錯……」根生咬着牙哼。

「怎麼，你！……你幹什麼到……？」

「娘……娘……我怕娘跳井……」

陳七手發冷。他當自己在做夢。他楞着。忽然他把緊抓的手槍一扔，蹲下去俯着瞧根生，把根生的腦袋抱起來。

『根生，根生！』

根生是這麼落了氣的。

錢二爺張大了嘴：

『是錢根生！是錢根生！』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頭：

『不是年成好，鏢師都沒有……？』

汽車叫。老應開了大門，讓那楊大夫的汽車開進來。奚先生和錢

二爺趕快跟着楊大夫進去。

楊大夫說老爺不礙事。

奚先生嘟囔着：

「年成好，反而出這亂子！」

「我倒不礙事，」老爺笑着。

錢二爺輕鬆地透了一口氣：

「唔，不要緊。」

「是呀，你也不要緊：今年跳出了難關。」

他們互相瞧着笑了一笑。

一件尋常事

爸爸揪住媽媽的頭髮使勁搖着，咬着牙齒叫：

『你幹麼不死，你幹麼不死，你幹麼不死！……』

嗓子是啞的。

阿全躲在角落裏縮成一團，腿子直抖索着。他臉埋在自己兩條腿中間，把水綠綠的眼睛擱在膝髁上偷着望出去：爸爸掀起睡在床上的媽媽。她上半身給提了起來。她可不能強一強。她的腦袋就像掛在爸爸左手下面似地兩邊幌。

爸爸簡直發了瘋。打着赤膊，沒穿襪子，只着上那雙破了三四個洞的膠底鞋。藍色褲子全是泥。他喘着氣：酒味兒直噴。

『偏偏你不死！你不……你不你……！』

醬油色的膀子儘往媽媽身上送：挨着，擰着，掐着。滿身的栗子肉在一突一突的。

媽媽尖叫着。可是聲音不大。嗓子也不像是媽媽嗓子。

『你揍死我……你殺死我……我願意……我……』

『還不死！……叫我活受罪！……你害我活受罪！』——咚的一拳。『活受罪！活受罪！』——咚！

『我要……我要……我活不……』

她氣喘得說不上來。她躺在床上有了個把月。臉黃得發光。眼眶子一圈青色。嘴唇白得像石灰。

媽媽這回準得給爸爸揍死……

阿全就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幹麼媽媽讓爸爸打？幹麼爸爸從前跟媽媽那麼好，現在天天到外面去喝了酒回來打媽媽？

爸爸這壞蛋！——現在不上工，天天在家裏打人。

外面雨下得發瘋似的，嘩啦嘩啦叫着。屋子裏到處漏着，泥水就從頂上直瀉下來。牆上也淌着水，浸透阿全那件衣。他脊背就彷彿放在冰塊上面。可是他不敢動一動。

屋子裏黑得像晚上。叫人透不過氣來。霉味。酒味。腥味。還有什麼臭味。

阿全的哭聲給埋在嘩啦嘩啦的雨聲和爸爸的叫聲裏。聽不明白爸爸喊些什麼：那聲音彷彿是從老遠老遠的地方發出來的。

像有什麼東西緊緊壓住了阿全叫他難受：他自己也不明白是因為肚子餓了還是因為害怕。

爸爸那隻揪着媽媽的手搖得更用力，似乎想把她頭髮連根拔下來。爸爸眼珠上全是紅絲，臉子鐵青。這麼拼命地揪着搖着，忽然下手一摔。

媽媽的頭就倒到了枕頭上。

她閉着眼。張開一半嘴，性急地呼吸着。臉上抽着經：抽呀抽的突然咳的一聲——吐出一口血。

灰色的枕頭上一堆鮮紅的鮮紅的。

阿全哭得更響起來。

『滾，小鬼！』

一脚踢在阿全大腿上。

『再哭！……還不住嘴！……你再哼一聲！……勒死你這小鬼！……閉嘴！』他用勁地揮着拳頭，膀子就像彈簧似的抖着。『別人死孩子，我的偏不死！你們娘兒倆……你們娘兒倆……你們……』

他沒命地咬着牙，腮巴邊隆起一塊肉。

雨像潑水似地直往地下打。現在全世界總不會有別的地方下雨的，因為全世界的雨全給聚到這兒來了。

嘩啦嘩啦嘩啦！

漏着的地方像開了自來水龍頭。媽媽蓋着的灰黑色被絮，那腳頭讓水注着，誰也不去動一動牠。那條板櫬上希里嘩啦滴着水，水星四面亂濺着。

「媽的，屋子塌下來大家死了可多好！……」

把板櫬一拖，他一屁股坐了下去，有水也不去抹一下。

「偏偏不死！……老子……老子……你們要是死了——老子什麼生意歇了也不怕！……媽的偏偏不死，偏偏！……」

那突出的胸脯在很快地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阿全不敢哭，只抽着氣。偷偷地摩着給爸爸踢了的地方——一塊疙瘩，直恨到心窩裏。臉上的眼淚和泥土糊成一片，只有那雙眼睛分得出黑白。他瞧瞧爸，又瞧瞧媽。她一直閉着眼。

她有氣沒力地呼吸着。她臉上……

忽然她臉子全皺了起來：眉眼和鼻子什麼的都緊擠着結在一堆。她全身那麼一抽動，又嘔出一大口血。

蠟黃色下巴上沾滿着朱紅色的泡沫。枕頭上和棉絮上沾着的，可就顏色黯了點兒。

爸爸一震，把鐵青着的臉抬起來：

「怎麼你……！」

沒答。

「弟弟，弟弟，」他喊她。聲音打顫。

只有嘩嘩的雨聲。

他胸脯起伏得更高。兩手緊抓着拳站了起來。突然他把那雙滿是紅絲的眼睛向阿全瞪着：

「死在那兒幹麼！……！」

打水！阿全腿子發麻。

「快！」

可是阿全捧着那個髒盆子還沒拐到床邊，手可沒了勁兒。他身上

發冷，却淌着汗。他想一口氣走到爸爸跟前。可是在半路上——手一滑：拍喇！盆子給摔下了地。

『媽的！』——爸爸很重地給他一下嘴巴，阿全退到了門邊。

媽媽張着嘴出氣，牙齒是紅的。她靜靜仰着臉讓爸爸揩那些血。

『弟弟，弟弟，』他拚命要把聲音壓低，就有點氣促。

那個張開小半眼睛瞧着他。

他把手巾扔到盆子裏，臉靠近她的臉。

『弟弟，』他喘了會兒氣。『弟弟，我對不起你。』

沉默。

『我對不起你。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對不起你。……』

媽媽把瞧着爸爸的眼睛移開了一點。

「弟弟，我對不起你。……」他輕輕抽了一口長氣。「可是我有什麼法子。……我找不着工做。大家馬上得餓死。……不知道怎麼歪心裏老是怪慳的。我老是要喝酒，不喝就得瘋似的。我老是想殺人。……沒點兒法子。找不到工做：只聽說歇生意，倒工廠，沒招工的。……咱們三口子……咱們這一家……」

停了好一會。

「我老想着你跟我……老想着咱們還是死了好點兒。……挨餓可受不了。……我準得會瘋。……不知道什麼毛病老打你。你不知道我打着你的時候我自己多難受。……」

抓着她的手。她的手只有骨頭沒有肌肉。

「弟弟，你怪不怪我，你怨不怨……你能……你能……弟弟，你

不……」

媽媽眼一閉，眼淚給擠了出來：從眼角淌下去，流到了鬚邊。

他用粗大的手掌抹她的眼淚。

「你怪不怪我？……我心裏真盤扭，老是……老是……」

「我知道，」她聲音小得聽不見。「你只是……你不過有……我

知道你。我不怪。」

那雙粗大的手發起抖來，他老雲着眼。

「往後我不喝酒了。……咱們總得活下去：我得叫永林去託託他

那親戚。老陳也能給我去跟他們拿摩溫說說。……咱們總得……」

可是這全是些廢話：他已經說上了十來天可沒點兒影子。他只是拿來安安她的心。

她沒力氣瞧他一眼，又蓋上眼皮：

「老三我累了你。……」

那個睜大着眼睛，注意地瞧着她那張抽着溼似的臉。他嘴張一張要說話，可給她岔開了：

「我活着也受罪。我快點死了就……」

「瞎說！」他費勁地笑着，可一點也不像是笑。說話的嗓子彷彿是風跟前的燭火那麼搖搖的。「才活到二十八就想死麼？……」

爸爸和媽媽又要好起來了。哼，可是不到明天又得……

阿全把全身靠着門，兩手反到後面撐在潮濕的門門上。門縫裏像箭似地射進水來，阿全可沒理會到。他總覺得怪難受：不像是頭昏也不是像肚子疼。他在想像得有好幾碗紅湯飯，有一籃子燒餅油條。他相信他現在——就是五百塊燒餅他也吃得了。

還有饅饅……

他偷偷地抽一口長氣，瞪爸爸一眼。

爸爸坐到了床沿上。右手撐在床板上，把右邊肩胛上的肉扭成一團。左手還抓住媽媽的。這隻手剛才揪過媽媽的頭髮！

『弟弟……』

他頓了一會。

「你病不礙事。咱們總……你瞧，咱們還……」

又那麼怪難看地笑着。

這麼着哼兒地說了好一會。他叫她別生氣。他告訴她日子總得過去的，不會一家三口子都餓死。

「總得有法子，你別那麼……」

傍晚的時候他跑了出去。他把油布衣披上身，到了門口回頭輕輕地說一句：

「我就回來。我去借點兒……」

門一開一關，雨就洒了滿地。

外面爸爸那油布衣淋着雨，沙沙地響着——越響越遠。

突然阿全一下子仆到媽媽身上，哇的大哭起來。

『爸爸是壞蛋。爸爸是……爸爸是……』

媽媽要去捏住他的手，可是沒力氣，他就把自己的手湊過去。她微笑着：

『你幹麼怪他。媽媽可不怪他。』

『他打媽媽。他……他他……我不讓他打。我要幫媽媽我要……我要……我不讓他打你。……』

『爸爸愛你呀，』她聲音很小，可是她是在用勁地說着的。『爸爸很苦。爸爸找不到工做。他其實……他其實……』

她喘了會兒。

「爸爸愛媽媽，也愛你。爸爸很……」

「我不要爸爸愛我，我不要爸爸愛我！……我只要媽媽……只要
……」

阿全把臉偎着媽媽的手。

媽媽瞧着他：

「媽媽會死。」

「不會死，不會死不會死。媽媽幹什麼要……幹麼……」

「媽媽受罪。媽媽累得爸爸也受罪。要是……」

他跳着嚷着，不許媽媽往下說。他不准媽媽死。他不要爸爸愛

他。從前他愛爸爸：從前爸爸不打媽媽。現在他可恨着爸爸。

屋子裏更黑了下來：黑夜也像雨似地向他們愈逼愈緊。什麼也瞧不見，只有媽媽臉上的眼淚發了一點亮。

「媽媽，別死。……媽媽不肯：別死了罷。……媽媽，媽媽。

……死……一點兒不好玩呀，一點也……幹麼要……媽媽我幫你。……

……

她霎一霎眼：淚水順着淌過的地方淌下來。

有許多話跟河全說不明白：他小了不懂事。他當然怪着他爸。可是她自己懂得他爸爸：幹麼老要喝酒，幹麼老是使性子打人。他一揍她，她就本能地覺得受了委曲，只要他一歇手——她就再不記在心

上。她知道他比她還苦。

要是她死了，他也許可以到別處去找點兒工做做。現在她可眼巴巴地瞧着一家子挨餓，瞧着阿全的爸難受得發瘋。有時候她覺得挨他的打是該的。他受着她的累不小。

可是阿全理會不了這些個。

「媽媽病了。媽媽打不過爸爸了，爸爸就打起媽媽來了。」

天天這麼着：發一會脾氣，又討一回好。

可不是，第二天爸爸把棉襖棉褲上當舖當了三十個銅子，喝了十來個銅子燒酒，回家又使性子。

「死了多乾脆，可是偏不死！」

反

政

訃！——板櫬給一脚踢翻了。

『叫老子怎麼辦！……叫老子怎麼辦！媽的，今天老子磕了頭才當了這幾個子兒，可是……可是……』

他在屋子裏四面走着，不知道要怎麼着才好。

『幹麼你不去跟別人，跟老子來過這些個……這些個……』阿全，滾出來！……縮在那兒幹麼！……媽的！』很命地給了阿全一拳。『好生不生，生給我做兒子！……揍死你！揍死你！』——在阿全背上搥了兩下。

還是下着雨。地上全是泥漿，他走一步就吱喳一聲響。

突然他右手在那張歪歪倒倒的桌子一掃，飯碗茶壺什麼的就摔到

了地上：嘩啦！茶壺可沒摔破。

他眼珠比昨天更紅。青筋突出得可以用手去拿下來。嘴唇也像媽媽似的發白。他露出了牙，四面瞧着，彷彿在找着一個死仇。

阿全想到媽媽床邊去。可是給爸爸擋着路不敢那個。可是爸爸自己一脚跨到了媽媽床邊。

「他又得去揍媽媽，去打……」阿全靠住牆縮了下來。

爸爸一把揪住媽媽的衣襟，咬着牙嚙着，聲音像是從罅子裏發出來的：

「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弟弟！弟弟！……弟弟呀！」
兩手使勁地亂扯亂揉着。

反

攻

阿全連哭都不敢哭，只是怕冷似地抖着。不知道怎麼岔他老覺得有了不起的大禍水就得發生。

「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爸爸尖聲叫。「公司開不了門，連人也找不着。……跑了整天沒落子。……我真……我真……！」

媽媽顫着手向他頭上伸去，到半路上沒了力氣，就攔在他手背上。她輕輕撫摩着他。可是把臉掉向牆壁那邊不瞧着他。

「弟弟，咱們一夥兒死了罷。……我難受！……我得早點兒死，我得……這麼下去怎麼辦！……我……我……」

一下子他站了起來退一步：一腳踹在飯碗的碎片上。

「媽的！」——把碎片踢了開去。

他抓住什麼東西似地曲着所有的的指節，手臂上的肌肉就東一堆西一堆地突出着。鼻孔裏很響地出着氣：呼，呼，呼！

『阿全！……滾出來！……』

可是那個不敢出來。

『叫你出來！……你！你！』

衝到阿全跟前，拿包袱似地把阿全提起來，拚命往地上一摔。

『老三，幹麼呀！……老三！……』

媽媽掙扎着這麼叫了出來，可是已經來不及：阿全給摔到泥地裏在哭了。

『老三你幹麼要……幹麼把阿全……』

「老子要摔死了他！………弄死這小鬼讓他到有飯吃的人家去投胎！………你還不死，還不死！………」

「孩子一點也………孩子他………阿全，到媽媽這兒來。」

阿全滿身滿臉的泥，慢慢爬到媽媽跟前，

爸爸揪着自己的頭髮，瞪着眼，嘴角上掛着些白沫。忽然他嘎得不成聲音地叫：

「好罷，你們活，你們活！老子………」

一轉身把門猛地拉開，關也不帶關一下就往外面衝了出去。

雨橫掃到屋子裏。

「老三！………老三！」媽媽想爬起來可是起不來，兩隻手就在床

上抓着。『老三！……去趕爸爸！阿全，去趕爸爸！到……到到……』
 阿全可沒工夫再恨爸爸，只是一口氣往門外跑。他亂踏着水蕩，
 踏着爛泥，踏着石子。他不敢慢一步。他用盡氣力喊着，用力得全身
 都發抖。

「爸——爸——！……爸——爸——！……」

喊聲給埋在雨裏面。

「爸——爸——！……爸——爸——！……」

滿天的灰色。一帶的矮屋子也是灰色。稍爲遠一點兒的地方就煙
 霧霧地什麼也瞧不見。

跑着。喊着。哭着。

前面隱隱約約地一個人影子在幌着。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趕上了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

「滾！」

可是阿全拖住爸爸的腿子：

「爸爸！爸爸！媽媽……媽媽……爸爸！媽媽叫……媽媽叫……」

阿全倒到了地下可是還不放手。

爸爸站住了。他滿身的水。腦頂上冒熱氣。他把阿全扶起來，緊

瞧着那孩子的臉：一臉的黑泥漸漸給雨沖洗掉。

『你要怎麼着？』

『媽媽要爸爸回去。』

他不瞧着爸爸。他全身用着勁準備着給爸爸打。

爸爸不打，只楞着。突然——把手靠到阿全頭頂上。他很響地抽了一口氣，聲調變成怪溫和地說：

『爸爸怎麼死得了。……總得等媽媽死了再……』

把阿全一把抱了起來，他輕輕地拍着阿全的背。

『我當然……爸爸當然不能死：爸爸死了媽媽怎麼辦。……爸爸總得等媽媽……等她……』

阿全多久多久沒跟爸爸親熱過，沒給爸爸這麼抱着拍着過。爸爸

只是一天到晚發着瘋使着性子。往日他待媽媽挺好的，可是也打起媽媽來。阿全只來得及怕他。現在他這一下對阿全……

像一個夢：以前爸爸跟阿全那種親熱勁兒是個夢，近來爸爸動不動就揍阿全的這些情景也是個夢。

忽然阿全抱住爸爸的脖子傷心地哭了起來。

爸爸滿臉流着水。

「幹麼生到爸爸家裏來，這孩子！……爸爸毀了阿全。……爸爸是壞蛋，是不是。……阿全恨不恨爸爸，阿全？」

「我……我……我……」抽咽着說不出來。

爸爸抱着他往家裏走。雨點像冰雹似的打在身上竟有點疼。

「阿全幹麼要做爸爸的兒子？生到別人家裏……給別人做兒子……你瞧陳伯伯的東家多有錢：他家孩子吃得飽飽的，不挨打，病了馬上請大夫瞧。……他家爸爸媽媽都不用找生意就有銀子錢使，他家孩子也有錢使。……咱們阿全挨着餓，爸爸還使性子……常使性子……」

阿全你可……阿全。」

一進門，就踹了一腳的水：雨打門外掃進來，屋子裏成了池子。

媽媽又嘔過血。

阿全突然記起了什麼似的，回復了先前的感覺：有個了不起的禍水得發生。他發一陣冷。一連好幾天他都這麼着。媽媽只要咳一下，他就給一震。爸爸一出門，他就老跟在他後面，走老遠一段路才一個

人回來。

爸爸還是使一陣性子好一陣。永林伯伯常來勸他，對媽媽說了些好話。有時候永林伯伯問可要錢，十幾二十個銅子地拿給爸爸，還教訓爸爸別喝酒。

「可是我有什麼法子呢，」爸爸抓着自己的頭髮說。「我瞧着弟弟受罪，可是我……可是我……永林你得知道我心裏怪彆扭的。我自個兒也不知道幹麼老使性子。……」

「乾着急有鳥用！」

「可不是。……可是我真……我真……」

「得了罷，」永林伯伯繃着臉。「只是不許喝酒。」你拿這些子

兒去喝酒可不行，知道吧……往常你們兩口多好。……這年頭誰都不容易過活：你心裏慳扭幹麼拿弟弟出氣……她病得這樣！

永林伯伯四面瞧瞧，就把眼睛停到媽媽臉上：

「你別着急。我們拿摩溫說老三等幾天得有生意。」

這些話也是常說的。接着他說爸爸要是找到了工，得請大夫給媽媽瞧瞧。

「你的病不礙事。別儘滴滴着，知道吧。」

老是教訓別人似的，「知道吧，『知道吧。』」這麼着永林伯伯就走了：他睡得挺早的，他四點鐘就得起床。

「永林，」爸爸追到門外，小聲兒說「有法子沒？」

那個不言語，抽了一口氣。

爸爸在黑地裏楞着。

這幾天沒下雨，可是黑雲還那麼密密的一顆星也瞧不見。地上一直沒乾過。那兩個大人踏着爛泥往前走，噤咕着一些話。

阿全偷偷地跟着，一直到永林伯伯家。

漆黑的路。

「弟弟比我苦，倒還是死了免得她受活罪。……可是我捨不得她死。……我真受不了。……我總得……我總得……我可不能比她先

死。永林你想想……」

爸爸的聲音顯得幾乎聽不明白，說幾句就頓一會。

「阿全得給他找個地方：叫他上哪兒去學徒，讓他自個兒去混。

……我等弟弟……我等她……」

「怎麼啦，你！」永林伯伯氣急地嚷起來。「那麼年紀青青的就說死！什麼毛病，這是！」

「這麼着受得了！」

「怎麼也得活着，知道吧。怎麼也得活着。」

停了那麼不大一會，永林伯伯又把這句話說了一遍。

「怎麼也得活着，」他發脾氣似地。「你瞧我：那麼多嘴跟我要吃的喝的，那麼一大串逼着我累着我，可是我……唔，我得活着。誰也得活着。……幹麼暈頭似地——怎麼，想死！」

永林伯伯就罵人似地哇啦哇啦說上一大篇。

爸爸似乎在想着永林伯伯那些話——什麼死呀不死的。他這晚老是楞着，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沒開一句口。

下着細雨。

『我準能找到落子，』爸爸輕輕地對媽媽說，費勁地笑着：要是你仔細一點你還瞧得出他兩個腮巴子在顫動。『永林他們拿摩溫已經答允了我。……你病好了也可以……也得……我去想點兒法子讓你瞧瞧大夫，我去弄點兒……我去……那些用不着的東西拿去那個，拿去……』

她搖頭。淚顆子不斷地滾下來。

「讓我死罷，老三。……我不能叫你……叫你……」

「怎麼你……」他平心靜氣地。可是嗓子裏像給什麼東西梗住了似的聲音。「你埋怨着我，是不是。……弟弟，弟弟。你埋怨我是不是。我對不起你，叫你，……」

她伏在他手上抽咽着。

「讓我……讓我……你們爺兒倆……」

還是那麼一句話：她一死，他們爺兒倆就能往別處去找活做。

「永林昨晚不是說了麼：他們拿摩溫能給我……」

「可是我——」

「別別，別那麼着，……弟弟，弟弟。」他的臉靠着她的頭。

『我去當點兒東西，當什麼塊把錢。……你去瞧瞧大夫。……』

爸爸把他那床被絮和夾衣褲細成一大束，用油布衣蓋着：要是給雨打濕了當店裏可不要的。

『阿全，別亂跑，看着媽媽。』

可是爸爸很久很久還沒回來。

『爸爸還不回來。媽媽今天不能去瞧大夫了。』

也許爸爸帶了藥回家，還得帶點兒吃的。爸爸真的愛媽媽麼？往日他可真是在愛她。

『爸爸是不是好人？』阿全伏在媽耳朵邊。

『你說？』

『從前好。現在……現在……現在我不知道。……媽恨不恨他？』

搖頭。

屋漏的地方滴着水，像五六個石匠敲着石子的聲音。地上給滴成一個個的蕩。

阿全想像着爸爸走在路上：「一身的雨，頭髮裏冒着熱氣。他還揀着些東西——阿全可想不出那是些什麼，總而言之那是挺要緊的東西，那些東西一到家，彷彿什麼都有了辦法，什麼都得好起來。」

他覺得爸爸已經走近快到家了，他就開開門瞧着。

瞧一個空。

媽媽哼了起來。臉上的肉抽着慄。

「阿全……阿全……」

阿全着了慌：

「疼麼？……媽媽？……」

他伸過手去，可是媽把他手輕輕推開。她吃力地哼着。手抓着拳又鬆開，接着又抓着拳。她掙扎了老半天才翻轉身仆着。

「媽媽！媽媽！……」

沒答。只是哼得更急。兩隻手在床上抓着扒着。

忽然她身子打寒噤似地一震，哇的一聲嘔出了許多血。她趕快把頭移向床沿對地上吐，可是床上沾了一大塊，連被絮上也染着許多。

本來的血迹褪成了黃色，新的一加上去，就濃濃淡淡的亂成一起。

又嘔第二口。

阿全跳了起來。他想給她措，又想倒點開水給她，又覺得要找一點兒什麼。他腿子發軟，身子似乎化成了水。他瞧瞧媽媽那張抽痙的臉，瞧瞧床地上的血，瞧瞧那張歪歪倒倒的桌子，瞧瞧斷了一截嘴子的茶壺，瞧瞧流着水的牆，瞧瞧……

屋子裏沒一點辦法！

他用力拉開門往外跑。亂竄着。發慌地哭着。他想找近處的人來一下。可是誰也沒在家，只有小虎子他們在溝旁邊玩水。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爸爸還不回來！

衣裳淋着雨都濕透了，貼在身上冰冷的。

他望着巷子前面。過會又回頭瞧瞧。他兩頭瞧瞧，兩頭跑跑。

也許爸爸已經回到了家裏……

趕快跑進門：一個空。媽媽在小聲哼着。

「媽媽。」

沒答。

阿全拿袖子在自己臉子揩一下，眼淚鼻涕就糊成一片。

「媽媽，」他小心地揩着床上的血。「爸爸就回來。爸爸回來媽

媽就好了：媽媽瞧大夫。……媽媽。」

她臉子全皺了起來。手緊抓住棉絮，咬着牙。

幹麼還不回家，出去那麼大一會了，瞧這爸爸！

爸爸回來的時候是下午兩三點鐘。一脚把門踢開，搖頭幌腦地走了進來。

一股酒味！

紅眼睛。青筋。白嘴唇。灰色臉。急促的呼吸。

「滾！儘瞅着我幹麼！」

反

阿全幾天來覺到的那了不起的禍事彷彿就到了眼前。這時候要是有
有一把刀，他得把爸爸斫掉的。他上半年跟媽媽說上那麼些好話幹什
麼？他幹麼拿他那床破被絮和夾衣去上當舖的？他不是說去當什麼一
塊兩塊的給媽媽去瞧大夫？他那麼老等着，那麼性急地盼爸爸早點

改

回。可是——你瞧瞧！

媽媽上了爸爸這傢伙的當。他自己上了爸爸這傢伙的當。

他像護衛媽媽似地抱着媽媽哭着。

爸爸多壞呀。他怎麼也不能原諒爸爸。他要是知道爸爸那麼急着跑了一個上午的當舖，還會不會怪爸爸？

上當舖的人一口氣跑了十幾家。他跟弟弟說可以當什麼塊把錢，他自己知道只能有五六毛。可是當舖裏的先生站在高櫃台上把那些隨手翻一下，滿不在乎地問：

『你要當多少？』

『一塊錢。』

櫃台上那個腦袋搖那麼三四下，就跟他同夥的拉上了開天。

「先生，你能出幾個錢？」

「一角大洋。」

他一把拿下那捲東西就跑。於是第二家，第三家。一直跑了十幾家。頂高的出到一毛五分錢。

好罷，就一毛五！

想着明天讓弟弟上醫院去瞧大夫的話，想着明天一家子吃的。

「完啦！」他叫。

他在街上走着，穿過一條路又是一條路。不知怎麼岔他不願回家去。他在藥店門口溜着，瞧着那些小抽屜。糧食店門口他來回地踱

着，聽着那些夥計們量着唱着。於是往前走。走過那些什麼大藥房的時候他總得楞一會。他不走人行道。他讓針似的雨點淋着。

「完啦，」他緊咬着牙齒，咬得腮巴子發酸。

瞧着那些店家的玻璃櫃，他想把自己腦袋撞上去。他恨不得把這條路能一脚頓得粉碎。他希望兩旁的店房着火倒下來，壓住他自己。他想打人。他想扔個大炸彈炸毀些什麼，連自己，連弟弟，連阿全，都給炸碎。

一想到弟弟，他五臟都像給誰挖空了似的。

忽然覺得街道打起旋來。他靠着牆站了會兒。

「只有一個法子：叫她死。」

他和弟弟從前的事怎麼也想不上來，彷彿是前好幾輩子的事。他不能叫弟弟病着挨苦。他不能叫弟弟瞧着一家子這麼個饑荒勁兒。他得叫弟弟早點瞧不見，聽不見。……

抽起腿子又慢慢走起來。巡捕們老是結結實實瞧他幾眼。

可是他不敢回家去。哼，家：一進門就是灰白色的弟弟，縮成一團的阿全兩張嘴張得大大的，等着吃的喝的，等着藥來診病。

他的嘴呀鼻子的都像給火漆封住了似地透不過氣來。心臟在發脹。他拼命鎮定着自己：要不然他真得去跳江，去跳煙囪，去拿一把刀亂砍着，然後砍弟弟，砍阿全，砍他自己。……

這麼着他又去喝了三十幾銅子的燒酒，喝茶似地直灌着。

『反正……反正……』

於是歪歪倒倒地回了家。他發狂似地憤怒：可不知道到底是發誰的脾氣。只要觸到了一件事他就得使性子：在路上有個傢伙無意地撞了他一下他就跟那傢伙打起來。一塊破磚像也侮辱了他，他狠狠地把他摔到溝裏，黑泥水濺得好幾尺高。自己家裏的門不叫他進去似地關得緊緊的，他就很命地一脚踢開牠。弟弟在她自己是死了乾淨：應當死，可以死，可是不死。阿全彷彿當他是個仇人似地抱着媽媽哭。這些都跟他做對頭。

阿全可不能懂得爸爸。他滿肚子怨氣着。

『滾！』爸爸尖叫。『還不滾開！』

所有的憤怒都給移到了她娘兒倆身上。他扳開阿全那抱着媽媽的手，往外一拖，那孩子倒到了地下。

他知道她又嘔過了血。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惡毒的咒罵。他不知要怎麼着才好。他吸了一口氣屏着，把臉漲得發紅。嗓子裏嚶嚶的叫着。

『嘔血！嘔血！……幹麼不嘔死！……』

醬油色的膀子在那條裹着媽媽的棉絮上亂揍着：搥一下，嗓子裏就嚶一聲。身上的栗子肉就跟着膀子的上下動着。

『還不死！還不死！……叫我……叫我……』

把兩個手臨着空，沒命地顫着。

「幹麼不死，幹麼不死！」他一把揪住她的頭髮把她拖起來一點，對着她的臉，像要她回答似的。「活受罪幹麼不死！……活着配麼，活着配麼！……」

揪着她頭髮搖着。

「我不能死在你先。……幹麼不死，幹麼不死！死了我可以……才可以……我不能讓你瞧着一家子挨……一家子……」

她嘴裏冒出血來。

他像沒瞧見。他還使勁搖了幾下才放手：讓她的頭倒到枕上。他手上也沾着了血。

「媽的！媽的！」他突地轉過了身。

阿全很快地爬開，可是給爸爸在屁股上兜了一腳。

爸爸嗓子不知摔出了些什麼話。他亂竄着。他亂蹦着。他在屋子中央打旋。他衝到牆邊，把腦袋拼命地往牆上撞着。

『爸爸！爸爸！』阿全尖叫。

可是爸爸坐了下來。嘴角上堆着白沫。發狠地在嗓子裏——

『嗯！嗯——！』

媽媽又嘔幾口血。她很急地出着氣。

『老三我難受，我……拿剪子絞死我罷，絞死我……老三，老三，老三，你……你……快點拿……快點拿……老三，老三，我……我……我……』

停了不大一會：

『我太……我簡直……老三，老三……』

爸爸把兩隻手的指節都彎着，忽然在自己胸脯上搔起來。短衫的扣子掉下了兩三顆，十個手指就抓在胸脯的皮肉上。扒破了皮：肋子骨上畫着一條條紅色的槽。

他還是抓着搔着。黑指甲裏有了紅色。

阿全覺得肚子裏發燙。他忘記了先前對爸爸的那狠勁兒。他只想去拖住爸爸的手不叫他再那麼抓，可是……

『老三你怎麼……老三你怎麼……』

媽媽着了慌想爬起來，可是她那雙蠟黃的手臂怎麼也撐不起她的

身子。

忽然爸爸一跳起身，把紅眼睛瞪得怪大地四面瞧着找着。

那雙眼落到了桌子下面。

他一彎腰，從泥地上拿起一把菜刀——鏽得不成樣子還缺了一個口的。

他手抖索得幾乎拿不住。

阿全像貓捉耗子似地撲了過去，一把抱住爸爸。一下子想不出話來，就一個勁兒嚷着：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

爸爸推開他，他可又抱過來。他怎麼也不放。

「幹麼呀你，」爸爸喘着氣。「你要幹麼？」

「我不許爸爸……我不許你……不許你……」

鑽得！——菜刀掉到了地上。

爸爸推阿全，可是阿全哭着不肯放手。

「放開！」

「爸爸別……爸爸別……」

一會。

「放啊，」爸爸聲音小了點兒。「打水來！」

媽媽抽動着肩膀哭着：

「幹麼不讓我死，幹麼不讓我……不讓我……」

她又嘔了血。她這天嘔得頂多。她哼着，抽勁似地動着，有時候拿手到處亂抓着。一直到晚上她才閉上眼漸漸睡着了。

這晚河全又偷偷地跟在爸爸後面，到永林伯伯家。

他倆似乎在吵嘴。永林伯伯噤聲埋怨似地說上了一大堆，說了十五六個「知道吧，『知道吧。』」

爸爸說他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沉重地說。「可是我並沒發愁，我沒淌眼淚，我只是老要使性子，我只是恨着。」

「幹麼要恨她娘兒倆？」

『沒恨她娘兒倆。我沒恨她們。我疼着她們，可是……』

永林伯伯瞧着爸爸等他往下說。閉了一會嘴。

『永林你知道我簡直……到鄉下去也得挨餓：鄉下要有點兒吃的，我們壓根不會到這兒來。……哪兒也沒招工的。往別處吧，可又

……我走了弟弟怎麼辦。……阿全又……』

他們談到了阿全：有個地方可以送他去做小徒弟。可是這不能讓

弟弟知道：她準捨不得叫阿全去的。

『不能讓弟弟知道。她要是聽說……你別告訴她，知道吧。』

爸爸的臉子皺了起來：

『我想想我對不起弟弟，對孩子也對不起。不知道怎麼回事。心

裏一氣憤，老是使性子打人。」

他閉了會兒嘴，就自言自語地：

「她們娘兒倆並沒害着我，我知道的。我怪疼她們的，可是……可是……真可蹩扭。……她倆比誰都苦。這年頭誰都苦。……大家全走到死路裏。……」

「又來啦！幹麼老是死呀死的。……咱們誰也得活着：死路裏得找出一條活路來，知道吧。」

「唔，死路裏得找出活路來。」

阿全可老在滴溜着他們得送他去做小徒弟的事。他在家裏幫不了媽媽，只能瞧着爸爸喝醉了酒使性子打她揪她。可是他覺得他要是一

離了家，媽媽就沒人保護似的。媽媽也許得更苦，挨爸爸的打也許更厲害。爸爸或者會真的去……

他也不放心爸爸。

爸爸相信了永林伯伯的話：『怎麼也得活着，知道吧。』爸爸也說過：總得活着，那麼年青的一個男子漢想去死——那可真不是個勁兒。爸爸不談死。爸爸想活。可是說不定他一下子又蹩扭起來——灌些燒酒回來鬧脾氣，又去拿那一把缺了口的鏹菜刀。

阿全全身的皮肉縮了一下。

可是爸爸這幾天很平靜。他還是天天出去，可沒喝酒。他像安排好了一些什麼事似的。

雨停了。風刮着雲往東北角兒上飛。太陽一會兒出來一會兒進去，地上的影子就一會兒清楚一會兒模糊。路上冒着水汽。

「阿全，來！」爸爸纏着臉喊他。

他跟着到了門外。

「阿全，明後天你得……你得……」兩隻手搭在阿全肩膀上。

「明後天你得離開這兒，永林伯伯帶你到……」

那孩子哭了起來。

「別哭，」爸爸俯瞧着他。「好孩子不哭的。暈頭才哭哩：咱們

阿全別做暈頭。……阿全，你恨不恨爸爸？」

「我愛爸爸。」

爸爸長長地噓了口氣，可是輕輕地，不叫阿全聽見。

『爸爸是疼着你的。爸爸也疼着媽媽。……媽媽病好不了。她活一天受一天罪。……阿全，咱們怎麼也得活着。媽媽可……媽媽可……』

阿全哇的一聲，哭得更響。

『我不准媽媽死，我不准媽媽……』

『別嚷！』

爸爸停了會兒，嘴唇顫着。

『你乖乖地跟永林伯伯去。爸爸一個人……爸爸等她……爸爸等』

媽媽……你不許告訴媽媽。別讓她知道你去學徒，阿全，唔？』

「唔。」

阿全覺得心裏緊緊的。沒了媽，沒了爸，是怎麼樣一種日子呢？

——他想都想不到。

媽媽準得死去麼？……

可是爸爸跟媽媽說的又是一回事：他叫媽媽寬心。

「弟弟，別着急，弟弟。……全德說他有種藥：吃了就不疼，不吐血。我明天去拿點兒來。我是……我是……咱們總得活下去，咱們還年青，咱們還有……咱們有的是力氣。弟弟你別惦念着我，我有……

……我有……」

「我累着你，我累着你，」媽媽抽咽着。

這晚爸爸一晚沒睡。自己一個人唧噥着。踱着。手撐在下巴上坐着。這麼一晚。

一大早爸爸就出了門，沒多大一會回了家。一句話不說。嘴唇閉得鐵緊。又踱着。又用手撐着下巴上。坐着喘氣。瞧瞧媽媽：她扭着臉在看。

阿全像浸在冰水裏似的感覺。他靠在媽媽的床邊，眼睛溜過去偷偷地瞅住爸爸。

可是爸爸又走了出去。

這回爸爸回來的時候帶着一包紅粉子。還是不言語：他好幾次到媽媽床邊張一張嘴都沒說出一句話來。他嘴唇在抽痙。他臉發青。他

手像沒地方放似的——一會兒抓抓自己的頭髮，一會兒抓抓自己的衣襟。他脚也像沒地方放似的——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跨到這兒又跨到那兒。這麼着來亂了好一會，他可又開開門跨了出去。

阿全站到門口瞧着。阿全不知道要發生一件什麼事。

爸爸在發傻。在路上兩頭來回地踱着。又站住發楞。又走着。又站住。他的腿彷彿怪重的。

什麼毛病，這爸爸？

這爸爸站了那麼分把來鐘，忽然很快地往前面走了起來：走呀走的就走遠了，瞧不見了。

媽媽又嘔血。

『媽媽，媽媽！……』

阿全記起爸爸帶回來的那包紅粉——不知道是不是給媽媽帶的藥。爸爸說也不說一聲地就走了出去。阿全沒了主意。阿全可不敢拿那包紅粉給媽媽吃。

太陽爬出了雲堆，照到門縫裏，屋子裏地上就有兩三條光。可是不到三秒鐘這幾條光又漸漸模糊下去，模糊下去，一直到沒有。

屋子裏霉味兒比雨天更厲害，還夾雜着腥味，跟別的什麼臭味。

『媽媽，等爸爸回來，等爸爸……他給你藥吃。……』

爸爸回來可又帶了酒味兒。

可是爸爸沒使性子。他左手放在自己的額上，右手輕輕推開門。

他像站不住似的。他楞着瞧着媽媽。他又是那麼走着又坐着，坐着又走着。

突然他到了媽床邊。他並不推開阿全。他把臉俯着。

『弟弟，吃點藥罷。』

『我不能再……不能再……』

『弟弟……』

還想要說些什麼似的。可是沒說。他走到桌邊，把那包紅粉全放到飯碗裏，倒上一些開水調着。

他胸脯在很急地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嘴唇發白。臉更青。他瞧

阿全一眼，和氣地說，聲音很尖：

「阿全你走開。」

阿全走開。

可是爸爸還瞧着他。

「阿全你出去。」

阿全出去。

爸爸關上門。阿全不知道怎麼心狂跳起來。怎麼回事呀，這是！

幹麼要他出去？

他顛着腳走到門邊，挨着一條縫往裏面張着。

爸爸拿那個飯碗到媽床跟前。手儘抖索着，差點兒沒把碗摔下

地。飯碗裏的水不安地在搖動，還給潑出了一點。

「弟弟，」他顫得不成聲音。「喝藥。」

左手托着媽媽的後腦勺，把她扶起尺把高。右手怪小心地把那碗藥送到她嘴邊。

他慢慢地把自己那雙眼可怕地瞪大。用勁似地咬緊了牙。他臉子由青色變成了灰色。媽媽喝着藥，他掉轉了臉子不瞧她。

忽然——爸爸臉子緊緊地扭了起來，眼淚直往下滴。

爸爸在哭！

眼淚越淌越多。胸脯像浪似的，不規則地很急地在起伏。

媽媽一喝完，他就把飯碗放到地上，一倒就伏在那條裹着媽媽的棉絮上。

『弟弟，弟弟！……弟弟！……』

他那付粗大的醬油色肩膀沒命地抽動起來。……

到晚上——媽媽死了。

媽媽滾着，嚷着，手亂抓着。嘔着血。爸爸又拼命抓着抓着自己
的胸脯。媽慢慢靜下去，靜下去，就沒了一點聲音。過會兒她又哼起
來，全身抽動着。

『老三我累了你……』

她落了氣。

媽死了！她眼睛只閉了一半：眼珠是灰色的。

爸爸抽咽着，哽聲說：

「你不會再受罪了。……弟弟，弟弟，弟弟……我不能讓你再受罪，我不能叫你……叫你……我疼你。……靜靜兒睡着，靜靜兒……你不再熬着……熬着……弟弟，弟弟……」

阿全跳着哭着，他不知道沒了媽媽怎麼能過日子。

爸爸把媽媽的上眼皮抹下來叫她閉着眼。

「靜靜兒睡着，弟弟，好好兒……好好兒……我們爺兒倆……爺兒倆……弟弟，我們爺兒總得活着。……我不能叫你再受活罪。……」

弟弟，弟弟，弟弟……」

他們爺兒倆摟抱起來。爸爸抱着阿全打盹到天亮。

「阿全，媽媽不受罪了。……媽媽還是死了好：活着太……活着

太……」

「爸爸別哭，爸爸別哭。好孩子不哭的。」

可是阿全自己哇的一聲哭起來。

第二天爸爸讓阿全給永林伯伯帶走。爸爸自己打着包袱也打算出門。

「阿全，讓永林伯伯帶你到你師傅那兒去。……」

「爸爸，爸爸！……」

阿全想要跟爸爸說許多話，可是一句也說不出。

「爸爸，爸爸到哪兒去？爸爸不……不……不……」

「爸爸往別處找活。」

忽然爸爸一把抱起阿全來。

「阿全，爸爸去了。阿全好好兒在……好好兒在……阿全你記着：怎麼也得活着。……永林伯伯說的：「死路裏找活路。」什麼也別發愁，別哭——哭的不是男子漢。……阿全，阿全。……」

停停：

「誰欺侮你就揍他，你可別哭。你得活着。……往後爸爸寫信給你，爸爸來瞧你。你記着爸爸的話。……爸爸去了。永林伯伯很疼你，他得常來瞧你。……」

兩雙眼相對瞧着。

爸爸把阿全抱得高點兒，把自己的腦袋偎到阿全懷裏揉着。阿全

小時候爸爸老這麼逗他玩的。阿全怕癢地笑起來。笑呀笑的可又抱着爸爸的頭哭了。

「阿全別哭呀；好孩子是不哭的。」

可是爸爸眼紅着，眼眶子裏有水。

「爸爸也哭哩，爸爸……」

「胡說八道！」爸爸掉轉臉去揉着眼睛。

爸爸抱着阿全走來走去，拍着阿全的背；爸爸像把阿全當做三歲的小娃娃。

「阿全，記着爸爸的話：怎麼也得活着。這麼着媽媽才睡得着覺。……媽媽瞧我們活着她就樂了。……」

「爸爸呢？」

「爸爸也——怎麼也得活着。……阿全你記着：什麼也別發愁，別哭。……爸爸去了。……你的東西爸爸已經給拾掇好了，在永林伯那兒。那件油布衣爸爸給了你，你得……你得……」

阿全又哭起來。

「再哭爸爸就不疼你啦。……得了，爸爸得……阿全，說再會，說一聲再會。……說呀，阿全。」

「再——會——」

「爸爸跟你說了些什麼？」

「別哭……要活着……媽媽睡得着覺……」

爸爸費力笑一下，眼水滴到了阿全臉上——和阿全的匯到了一塊兒。

這麼着爸爸和阿全分了手。

『阿全，記住我的話。』

『唔。』

『別哭，阿全。……別那麼縮頭縮腦地走！把胸脯挺起來，阿

全！……』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創 作 文 庫

現代文壇收獲的總匯
未來文學史料的初基

本文庫以宏大规模陸續選刊現代名家創作之專集，選集，合集，包括長短篇小說，劇本，詩歌，散文，批評，舉凡文學之諸部門，無不應有盡有。收羅力求其廣，選擇力求其精。一般讀者可以之供鑒賞研摩，青年讀者可以之作國語文範本。圖書館備此文庫，即可打定現代文學類書之基礎；個人備此文庫，即可獲得國內一切名家之作品。各書一律用三十六開本排印，分精裝平裝兩種，既精美悅目，又小巧便攜，現在第一批書業已陸續出版，各書書名及著作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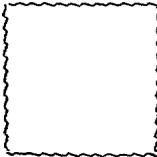
虞	西	將	青	如	痾	旅	小
姪	柳	軍	的	蕤	途	途	坡
陳	集	余	花	集	隨	隨	的
白	吳	一	斬	沈	筆	筆	生
塵	組	作	以	從	巴	巴	日
作	翺	作	文	文	金	金	老
	作		作	作	作	作	舍
							作

編主華東傅
庫文作創
(二)

友及

分五角五價實冊每裝平
費寄加酌準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翼 天 張 者 作 著
店 書 活 生 者 行 發
路 飛 霞 海 上
所 刷 印 活 生 者 刷 印

版初月五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活生



\$0.55